

九之書叢藝文北華

說小篇長

影

著 棠 蔭 趙

行刊會協家作北華

著者其他著作譯作出版目錄

風格與表現

(華嚴書店出版)

桑格夫人示兒編

(北新書局出版)

中原音韻研究

(商務印書館出版)

等韻源流

(北大文學院出版)

父與子

(新民印書館出版)

## 序

前年是文化界集會年，去年是雜誌年。我爲生活所迫，頗想利用雜誌，作些白紙黑字的文章，彌些稿費，以作米鹽之資。不意興趣剛起，南北的雜誌，紛紛地停了刊。唐范液有詩云：「舉意三江竭，興心四海枯，南遊李邕死，北望宋珪殂」。文章憎命歟？命憎文章歟？回憶民國二十年左右，有一時養蜂的風氣非常的盛；養蜂過去，又來一陣養兔。黠者大發財源，笨者賠累不堪。我常笑這些笨人是僅抓住兔子尾巴，甚而至於遭了蜂螫。我平素不事生產，錢到用時方恨無，在雜誌紛紛停刊之際，方舉意浪費筆墨，無異乎抓兔子遭蜂螫之輩也。

在此萬分掃興之際，作家協會繼續出版文藝叢書。開會議定，每部門推荐作品一篇。我很想印一本東西，雖有毛遂自荐之意，却無地痞「這東西我要要的」這種勇氣。柳委員素知我之爲人單純，於是說道：「趙先生何妨湊一本？」我很高興的答應了，並說道：「正月底一定繳卷。」我當時的意思，是預備把寄到各處的文章收回來時集爲一卷。但在此交通不便之時，寄出去的，不是沉於洪橋，便是尙未發

表；看其情形，到正月底，決不能搜集齊全，於是在內心著實起了慌。平素雖愛輕諾，却極不願意寡信也。

初雪之後，獨飲於義溜河沿之小樓楊，正對着雪天冰地發痴，忽然有人向我背後一推，說道：「又在這里構思乎？」回頭一看，原是費村老友。杯酒之下，就敘述起來往事。酒後耳熱，無所不談。他因看見我在南遊偶記中提到南京姑娘，說道：

「你要大膽，應該把北平的花街柳巷着實寫一番。在這里也可以顯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遲至戰爭以後，這種色彩恐怕都要全失了。」

我笑道：

「我沒有經驗，也沒有材料。」

他接着說道：

「設若明天你再請我喝酒，我供給你材料。」

第二日，我先到了，他抱着他七八年的日記，放在桌子上說道：

「這還不够用麼？」

我從首至尾大概的看了一遍，問道：

「這是你的秘密，那能够發表呢？」

「那有什麼關係呢？秘密是時間的，時間一過，就無所用其秘密了。」

我又說道：

「我這放蕩無忌的筆墨，恐怕把你寫壞了。」

「那有什麼關係呢？我這放蕩無忌的人，正要你這放蕩無忌的筆墨來譏諷譏諷。我常譏諷我自己，我覺得是譏諷社會。我們一個人的力量實在渺小的很，也只有在這萬般無奈的情景之下，說自己一點壞話而已。這也是一種立竿見影的辦法。」

他的日記非常多而且亂，我看了幾遍之後，才開始執筆，每晨五點鐘起來，寫到十點鐘為止。兩天或三天寫成一章；每寫成一章，我們必定到小樓楊飲酒一次。他有時讀着笑，有時讀着流淚。因為這是他自己的經過，所以很容易動情。我們愛喝大葫蘆的酒，我每次是抱着酒瓶子去，抱着酒瓶子回家，空瓶子積到八個，我已寫到十九章了。家裡沒錢買酒，我背着他把酒瓶子拿去換酒，一瓶酒價一百一十元，空瓶子每個十四元，因之大葫蘆還倒找聯幣兩張。我很高興。喝罷酒之後，他說：

「我今天要請你去後門橋頭上吃餃子。」

我跟着他走出義溜胡同口，看見一位女子在道旁趁着街台上腳踏車。那女子驟他一眼，他像傻了一樣，好觀了好久。他扭回臉來問道：

「你認識那位女子麼？那就是你所寫的鳳美姑娘了。光陰過得很快，她的兒子現在已七八歲了。還是聰明人有辦法：她有她自己，她認識她自己，並能認識對方。她從良了，她生子了，她很安分的過日期。有一次見她拿了兩個燒餅，在電車上坐着，大概是給她的小孩子買的吧？從西城拿到東城

，我很感動。她比別些姑娘，都有結果。你所寫到的雁冰姑娘，跟着琴師跑了，那是個苦命人。金花呢，因為東四牌樓的賭案，跑到救濟院，跟莫大爺從良了，過了兩年日期，便散了。唉，她是個老實人。從這十餘年的經驗裡，我知道只有聰明人能生活。無論男女，誰痴情，誰執着，誰倒霉。你前幾章所寫的公園野鷄頭老楊，她才可憐呢，在事變之次年，臨死連棺材都沒有，用席捲了！」我們吃着餃子又喝了些酒，他說了許多我所未會敘述的事情。我說道：

「這些事情，本應該添進去。但在文章的連貫與和一的原則上，又不能是那樣辦。也罷，學一學太史公的筆法吧！太史公曰之下，不是簡括全篇大意，就是補正傳之不及。將來把這些事放在序裡提一提。」

又遲了幾天，我們又聚於小樓楊，他的面目悽慘，神情極爲頹喪，說道：

「我要離開北京了！」

我很動情的問道：

「那爲什麼？」

「爲命運！我和林則徐一樣，他失敗了，我也失敗了。他用的是兵力，我用的是情感，都失敗了！」

「那麼，你的新家庭不是很好麼？」

「人生的缺陷是不能補的！我借了一身袈裟，照個像很有趣味。」

「難道說你要遁入空門麼？」

「那倒不見得。空門也不是福地。我知道寺院裡也分派，我這衰弱的心理，不能再經什麼刺激了。我常常想古人歸隱之後的苦痛與不歸隱相等。他們不過是躲避一種苦痛另受一種苦痛而已。人只要活着，他就得受苦痛。惟聰明的人，他能忍耐小的苦痛，以預防和躲避的手段，博取比較大的幸福。這在我，是隔教。我的一生，和打牌一樣，一張打錯之後，還要硬着心負着氣，往錯處打，形似與牌鬧别扭，其實是與自己過不去。」

「那麼你到底往那里去呢？」

「不一定，飄泊到那里算那里。但你要知道我以前沒有有意的作過損人利己的事情，以後到那里也不會。我自從學會喝酒之後，心理迤來迤軟，看見什麼都是可同情的。因為同情人與物，我幾乎直不起腰來。我愛花開，而痛傷花落；我愛人生，而痛傷人死。譬如說吧，柏斯馨的老主顧韓志琴死了，我傷心；老亨子的報王父子死了，我也傷心。凡看見與以前不同物事，我都傷感。我現在在同情的狀態之下支持着，然而我支持不了。我是這樣想，躲開這個地方，換換環境，也許心理能改變吧？」

這本小說的最後一回，他未及看着。在心理學上說起來，印象的首次與末次，令人記憶最清楚。我們在臨別時，他的影子在電燈下的情狀，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我忽然想到我在民十七左右所寫的影的散文詩，正可作本書的題辭：

人家都誇耀懂得生命，我只能把影子看得格外清切。是在一個嚴冬，是在一個深夜；頭上戴着微芒

的繁星，腳踏着沙沙的落葉；小河在旁邊緩流，電燈明亮逾明月。我清楚的認識我的影子，就在這麼樣的一個境界。

牠在我前邊引導，牠在我後面隨走。牠忽焉在左，牠忽焉在右。短短的……短短的……要與警鬧爭胖；儘管細……：儘管細，竟和電桿比瘦。醜陋哉！把腰兒成直角，曲折在富貴之家的牆底門樓。難堪哉！把頭腦枕在濁水，隨波逐流。人家把生命之秘密，說得那樣玄妙，我只能把影子的現象看得這樣明透。

我很對不起費村先生，他供給我那麼多的材料，竟寫成這麼簡單東西！實在說，這裡邊那一個人物或那一個環境，都可以加意的描寫成很詳細的文章。但是我有很好的口實假藉，就是作協的議案只限定十萬字呀！在此紙張難措辦的時候，我只有用削足就履的辦法來省篇幅了。敘述半年的事情，我已用了五萬字；以後四五年的事情，也用五萬字寫，這種窘狀，讀者就可以推想而知了。然而我現在不求讀者原諒，只求我已離開北京的老友（本書的主脚）原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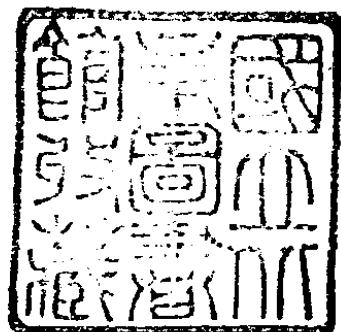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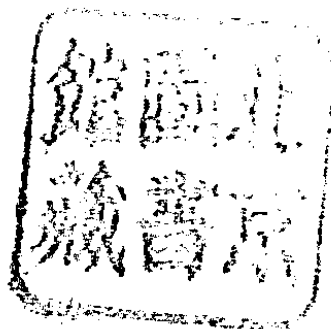
三四、陽三、十七、陰二、初四、於後海。

著者



## 楔子

老教授今天醒的很晚，一睜眼睛，已是舊鐘八點了。他折起身來，披上衣服，坐在床上，先取了一支香烟，含在口中，點上抽着，開始看他的臥室。這是他的習慣，每天每天都如此。一切對於他，都是諷刺；而這諷刺，又是他自己矯造出來的。床裡邊睡着較他年輕二十年的新夫人，還打着鼾聲，剛滿七個月的小兒，唧唧嚷嚷，彷彿是醒了。後牆上掛着兩個黑色出線的玻璃鏡框，裏邊是兩幅半古不新的畫。楊妃出浴圖中的楊妃，的確是太瘦了，面向左；達摩面壁圖中達摩，臉長像個驢，却向右。他不在意畫的好壞，而是要表示相矛盾的人生。東牆上掛了一幅文君沽酒圖，相如拈着酒甕往外走，扭回頭看着當爐的文君，像是嘻皮涎臉不自尊重。他爲着這張畫，足以代表他與夫人的過去，特意作了一副對聯，寫在綠色沙金的紙上，掛在兩旁，其文曰：「莫笑文君當爐沽酒，且聽相如深夜彈琴。」對聯的兩旁，又掛着兩個八寸的鏡框，一個裡邊裝着他與夫人在北海白塔前，深雪中的拍照；一個裡邊裝着的像，是他們倆在北海仿膳左旁的海沿上照的。這張像，他不大滿意；夫人很尊嚴，直立着像個男子；他却歪着身



子斜倚着欄干。且是背景也未免太空，景山離得太遠，只微微的一條線；而海水一大片，白茫茫的，却成了主要部分，起着波浪。但這是他們倆結台的紀念像，日期是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不能毀了再拍照。他爲彌補背景的缺陷，特意在像片兩旁直寫道：「過去的風波留在背後吧，我們現在是腳踏著陸地呢！」他很滿意他的題詞，因爲不惟暗示着他們倆的身世，而且足以切合那白茫茫的一片大海。兩旁既然有字，像片的天地頭又嫌太空了，於是在上邊橫寫着「上帝的意思」五字，偏左；下邊又題上年月日，偏右。南窗下放着一張桌子，上邊放了起明發亮的朱紅茶具，壺上，盤上，碗上都有一朵綠葉的牡丹。這茶具像姑娘的嫁裝，很可以疑心是新夫人的購置，或她替她購置的，其實購買的時候，他們倆尚未會相識。茶具兩旁是兩個藍色的日本小酒壺，是友人的新餽送。又有一對銀盃，裝在玻璃罩裡，放在酒壺的兩旁。杯的上款是：「費村先生結婚誌禧」；下款題着「鈕玉英敬贈」。

他環視屋的一切，露出輕蔑的微笑，他覺得自己把自己諷刺的也够到程度了，他把煙頭兒扔在痰桶，火與水相遇，發出輕微的響聲。他點點頭，他很得意，扔得真準，不是抽紙烟老手，是不會辦到的。他預備下床，床咯吱響了一聲，小孩真被聒醒了。這也是一種諷刺。他比小孩整整大了五十二歲。小孩真乖，醒之後並不哭，只在嘴裡說出含混不清的「爸爸」和「達達」的聲音，這也使他喜悅，因爲十六年以來沒有聽過這種聲音。

他下地之後，掀開窗帘，看見天下雪了。院地上有半尺厚，房上的瓦甃都被蓋嚴了。院裡兩棵樹，一枝一枝都像棉花捲子。小巴掌一樣的雪塊從天空很平穩的往下落，給地上的雪增加厚度。這使他格外

高興，他愛雨，他更愛雪。他以爲平凡的環境，有了雨和雪，總可以略微改變。而且雪掩着大地的一切，他覺得白茫茫，就可愛；至於什麼「銀世界」及「遮住一切的醜陋」的詞句，他已感到淺薄了，不願說了。

他推一推夫人，說道：「趕緊起來吧，天下雪了！上北海呀，照像！」他一面說着，一面去把牆上所掛的像片取下來，念着題詞道：「極愛雪，所以借眷冒踏而至北海欣賞之，此一瞬間之快愉，是生平第一次。」夫人應聲問道：「那是什麼日子照的呀？」他又繼續念道：「民國三十二年元月二十五日拍於北海白塔之前。唉！這像片照的真好。照的正是時候，過了那片刻，這妙景就沒有了。我那黑大衣領子上都是雪花，下擺也有，腳還被埋了一半。你也是，頭髮上顯出一個白花，可惜大衣是灰的，顯不出來，然而已經腫了。」夫人知道他又說笑話，隨口答道：「又想佔便宜，你要細看那黑狗是不是變成白狗了？」他笑着說：「真厲害，怪不得學生們都說你厲害！佔便宜終是吃虧。但我什麼時候佔過世人的便宜呢？虧可吃大發了。」他的牢騷，一觸即發：「吃了一點，喝了一點，說了一點壞話，還有別的麼？我常諷刺別人，我也常諷刺自己，世界原是一個可諷刺的世界。」夫人怕勾起他的傷感，趕緊向小孩說道：「叫爸爸，叫爸爸！」剛巧小孩說出似「爸爸」而非「爸爸」的聲音，他於是笑了。他跑到床前，以中指撥住小孩的臉蛋兒說道：「只有小孩是可愛的。長大的時候，可不要學爸爸啊！」他又向夫人說道：「快起來吧，把他抱起來，讓他也看看雪。這是他出世以來的第一次雪呀！」夫人果然折起身來穿衣服，扭着臉，隔着玻璃往外看，說道：「雪真正不小，瓦隴都下平了！」「此時去北海看雪，才

好呢。」他插嘴說：「你到底去不去？」夫人說道：「小不點沒人照顧，怎麼去？」他又含着譏諷似的說：「我知道你是不能去的，一有小孩，什麼都不說啦。我要偏您啦。北京住久了，自然要有點北京習氣，飯雖不吃，景兒是必須要應一應的。」他這才出了臥室，走到中間，把屋門開了，叫道：「張媽，張媽！」

張媽應聲而出，提著盛著熱水的洋鐵壺，踏着雪，一歪一歪的往上房來。他盥洗已畢，吃了早點，披上大衣，攜着手杖，預備往外走。夫人叫道：「你不是要上琉璃廠書舖取錢的麼？煤球沒了，麵只够兩頓了。」他應聲說：「不會忘記的，雖然麻胡，我要辦的事，一次也沒有忘記過。北海北門進去，到南門雇車。唉，來回車費還不得五六十元？這年頭兒，真沒法辦。去取這一千塊錢，得先受這麼大的損失。要是去取五六十元呢，去拉車錢，就沒了。可笑！」

他嚙着嘴，出了大門。一看見胡同口外空場上的雪，他的一切牢騷都忘了，平坦坦的那麼厚，沒經過踐踏，沒有一點污損，潔白的沒法形容，元曲上形容雪如撒鹽，俗人形容雪如白麵，他覺得即是巨大的精鹽，澳洲的方袋麵粉，也沒有這樣白。他笑了，他想到只有告子上所說的「如白雪之白」可以形容。他拿起手杖在雪地上舞蹈起來，他登着天然的銀壇，演起無人看的獨脚戲。他想要在雪地上打滾，他大聲誦着「北風烈烈，雨雪霏霏」的詩句。他沿着湖邊走，走幾步，往後看一看他的足跡，他非常得意。他覺得古人過去的好成績，就是給後人留下幾個脚印子；他此時看着他的脚印子，就把他自已當成古人。他又笑了，人家都在文壇上獨步，他却獨步在銀壇上。要說這個銀壇，頃刻化為烏有；那個文壇早已

就溶化了。

不好了，他的「未能免俗」的念頭起來了。設若雪是鹽呢，市民就不用「一列勵行」的去擠着買了。設若雪是麵呢，那些奸商和那些奸商後台的貪官，就不必囤積了，那些名爲清高的學府的校長們，也不必從中舞弊了。總不會吧，市民們爲爭着掃雪，打得頭破血流。更不會吧，市民們一旦得着這些白麵，把那餓肚饑腸，撐得破破爛爛。這確切與他不素的議論相吻合了，在人家高唱「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調的時候，他總說：「還是不患不均而患寡呀！假設麵真多，一切巧取豪多的事情就沒有了。假設可能的話，還是努力增產吧！」

他的夢醒了，在他過橋沿湖，快走到北海的時候，他看見在前邊蹣跚的走着一個女子。她艱於步履，走幾步，停了一下。他看見她的背影，很熟悉。緊走幾步，他明白了，原來是她！她從那里來？他的腦筋像閃電一樣快，他又明白了。她一定是從煙方橋太太那里出來，往西城她的母家。他想拐回頭往家奔，那女子彷彿看見他了，哎呀一聲，倒臥到什剎海的路邊。他緊往前跑，跑到她跟前，她在地上打滾，嘴吐白沫。她看見是他，努力的向他說道：「勞駕……向大姐……不中用了。」她已不能再說話了。他知道她是謾給她的大姐送信；但這却是件難功課。他的宿恨，拒絕他履行：他的同情心又在那里鼓動他履行。「好，我去了，你的棺材，我要踐約給你預備了。」他向不醒人事的她，說一聲跑到大街上。

四面無人，更無車。他流着憤恨夾雜着同情之淚往前跑，約有半里之遠，才遇着一個老頭拉着一輛

硬皮輪子車，他像飢不擇食的樣子坐上了。他坐車之後，覺得鬍子硬硬的，用手指一抓，是一塊冰。

他的心愈急，車子走得愈慢，好容易才拉到錫拉胡同。他不來柳宅，已有二年了。他硬著頭皮叩門，在老媽進去傳達時，他已走到窗下了，只聽主人夫婦在裏邊說道：「他大清早起來幹什麼？已經斷絕關係兩年多了，還有什麼事？」他不顧羞恥的大聲叫道：「柳經理，我有要緊事！」

他被請進屋裏了，老媽搬進一個煤球爐子，他說：「不要客氣，我不冷。」主人掩著懷，從裡間跑出來，問他有什麼事。他沉一下氣，說道：「論理，我今天不該足登貴府：在情，我此刻不得不向您報告了。」主人問道：「什麼事？不要客氣，請您直說吧。」他淚流滿面的答道：「以前和我有關係現在無關係的那個人，你的令親，現在倒臥到什刹海了。」女主人披著髮從裏間跑出來道：「臭鴨頭，早知道她有今天。我們不管，讓野狗吃了算畢！」他此時反而乞情似的說道：「大姐，請您也和我一樣的忘却宿恨吧！人已經是死了，還有什麼深仇大恨不能忘却？現在我要說明白，在和她斷絕關係時，我罵她，許她一口棺材。我要還這個願，棺材錢是我出的，麻煩要請柳經理了。」他說到這里，便從腰裡摸出一個片子，拔開水筆在上邊寫了幾句話，說道：「這是一個片子，憑著牠到琉璃廠書舖，將我僅有的三千塊錢取來，給她買棺材吧。從前東西便宜，三四百塊錢就能買很像樣兒的，所以我才發那句狂話。但我雖然輕諾，却不寡信。一千塊錢當然買不住好的，然而也聊勝於無吧！」女主人一看見錢有著落，便向男主人說道：「張先生還這樣仁義你就去照料一下吧，我們總算是親戚！」他一聽女主人有這樣活潑的話，說道：「可見手足之情，是人人所有的，柳經理玉成其美吧。我要走了。」男女主人一齊把他

送到大門，女主人說道：「張先生真是好人，可惜那臭鴨頭沒有福氣！」

光陰過得很快，轉眼已是十年。老教授回想十年前的人生，好像在一個頹廢的宮園裏憑弔。那些斷磚殘瓦，那些枯木荒草，在在足以使他驚魂動魄，處處可以使他傷心墜淚。要有人問這座宮園是怎樣的頹廢，他老實不客氣的承認是他自己鑄成的大錯。

他記得很清楚，他的悲哀是在十年前的端陽節的那一天發生的。爲着一件很小的事，他與續絃夫人反目了。兩個都是剛直不屈的人，誰也不肯讓誰，於是他一怒而跑到北海。他從前門進去，一步一步登上塔山，他立在白塔前邊，往南望見故宮的黃瓦與中南海的綠水，發生無窮的惆悵，他又轉到山後，看見一雙一雙男女，在山上盤桓，在茶座上談笑，在海上划船，無一件對於自身不是諷刺。他有意無意的下山穿洞，走到般若台下邊的橋頭上，忽然想起前年在此自殺的青年，便憑着欄干往下邊看看那水的深度，是否可以淹死人。水雖被綠草遮着，但從草間看起來，那水色有點發暗。他有這種經驗，凡水色暗處

，即是水度深處。他點點頭，覺得這的確是個葬身的好地方。他想躍身跳下去，不料他的兩隻腳跟剛剛用力，混身的筋肉剛剛用勁，背後一陣笑聲把他用力與勁攪擾鬆懈了。他扭回頭一看，却是一對新夫婦，男女雙方都是他所教過的學生。在前兩禮拜剛結罷婚，此時當然正在蜜月。他們向他行禮，他不自然的還禮，臉上起了一陣燒熱。他們過去不遠，他聽得那男生說：「我以爲是誰呢，原來是 Teacher 嗎？」，師丈人恐怕是詩興大發啦吧，你着他憑着那欄干那個酸勁兒！」他聽得這話，覺得慚愧了。古人說：「死無葬身之所」，他想自己了却自己的生命，都不自由啊！是的，是不自由的，他記得前年那個自殺的青年在遺囑上寫道：「誰來照像是孫子，誰給我登報也是孫子。」不出名的小孩子，還怕死了出醜，而況他是大學的先生！要是被新聞記者把死屍照了像，登載在報紙上，再捏造些謠言樣的說明，不誰侮辱他自己的人格，而且還要涉及家庭和學校，未免太不合算了。

他失了自殺的勇氣，蹣跚的走過橋，經過兒童遊戲場，沿着海邊，垂首喪氣的走到船塢，又看見剛才的那一對夫婦在那里上船。他很不好意思的從岔路走到東邊的大路上。那大路的旁邊，便是濠濮間。他看見濠濮間他，的主意來了，他毅然決然登到假山上。夥計與他很熟，看見他來了，忙去給他拿藤椅。那里所有的躺椅只有三四把，平素放在單間裡，以備那幽會的男女之用，普通的茶客在散座上是沒有享受這躺椅的權利的。因爲他是老主顧，又肯給夥計很多的小費，所以夥計一見他去，就把那躺椅給他搬出來了。他搖一搖頭道：

「有空房間麼？」



夥計答道：

「有，有，今天張先生怎麼要改調門啦？來吧！」

他隨着夥計上坡下坡走到兩個單間的夾道裡。東間裡有正在發笑的男女，聽得有人，笑聲止了。男的從簾子縫裡往外看，分着髮，穿着青色西裝，簾子底下露出起明發光的黃皮鞋。夥計掀起西間的簾子，讓教授進去了。茶端來之後，他要了一枝鉛筆和一張紙，就着茶几寫道：

東林，你來到時，請你到南邊的橋頭往下一觀，我的屍身就在那水裡邊。趕快趕快的把我成殮了。新聞記者要問的話，你就說我是個精神病的患者。費村。

他寫成之後，把他封好，放在茶几上；又出房間，走到廊下給朋友東林打電話。朋友住在中老胡同的平安公廬，接着電話，說道：

「有個朋友在這裏，他走了，我就去。」

他回到房間裡，覺得那信寫得有點不妥當，又把牠拆開，預備在上邊再加幾句話。他剛執起筆，聽見東間的女子說道：

「你的太太又和你鬧氣啦吧？」

他聽得這話，腦子一發楞，以為是問他，差一點答出話來。

那男子答道：

「那還不是常事。她不鬧還好，她越鬧，我越不回去。」

女的說道：

「不要因為我，失了夫妻的情分。」

男的又說道：

「那有什麼關係呢？和他打離婚，咱倆結婚！」

沉默了。教授又繼續改正他的遺囑。在他正低着頭寫的時候，他的朋友東林向他背上一拍道：

「你在這裡胡鬧什麼哩？我知道了，大姪子去向我說啦，你和太太鬧氣的，是不是？爲什麼事竟然鬧了一整夜？我們都是四十多歲的人了，還有那麼大的火氣！我趕緊把大姪子打發走，跑到這裡來了。回去吧，我給你們和解和解。」

他沒有想到他的朋友來得這麼快，更沒想到他的前生子會去和他的朋友報告此事。他流着淚道：

「你要是聰明，你千萬不要去和解。我既不能像你一樣跪到女子面前陪不是，她也不會跟你的太太一樣，看風轉舵。她會表明過，她只折不彎，寧爲玉碎，不爲瓦全，難「我還能彎下去麼？」

他把他的遺囑遞給朋友，說道：

「你看，我想這樣。」

東林接過去，一看，說道：

「屁，好沒出息。能和解，夫妻如初；不能和解，另找出路。那有自己先死的？到吃飯的時候了，我們要點東西吃。吃畢，我給你找地方解解悶。」

東林叫夥計拿來一盤橙沙包，一盤肉包，兩碗餛飩，四個饅頭。在他們正吃的時候，東林的笑聲又起了。男的說道：

「我們也要點心吃，好不好？」

女的應聲道：

「我就討厭跟人家學。我今天非吃番菜不可！」

男的說：

「我並非跟人家學。我是說咱們在這裡多玩一會兒。」

女的又說：

「怎麼，還不夠？」

孜孜的笑起來。

「那麼，上市場？上西單？我看咱們乾脆出前門，到擲英吧！」

他們叫了夥計，會了錢，在夥計「謝，謝，」的聲音之中出房間，高底鞋的細碎聲音，皮鞋的遲重

聲音，漸漸的遠了。

我們的教授先生皺一皺眉頭，東林笑一笑說道：

「你不是覺得人老不古了！世事可沒有你所想的那樣嚴肅，一切都是兒戲的。你要以為嚴肅，那便是自討苦吃。換換態度，自然苦盡甘來！」

他不言語，拿着筷子撥那碗裡邊的餛飩，撥了半天，也沒有吃下去一個。東林吃畢，漱了口，說道：「走吧，咱們也去玩玩！」

## 二

「汪太太，誰給這門頭上寫的字？」

禿頭院長拿着自己的手巾，去擦門頭上被別人所寫的自己的姓名。

汪太太，是一個中年婦人，圓臉蛋，雙眼皮，在東牆下茶几旁裏邊的椅子上坐着答道：

「那還不是你的學生們？院長，你來這里，怕學生不？」

汪太太故意和他開玩笑似的問。

他擦着姓名答道：

「那都是十年前的老學生，沒有關係。他們既然來到這里，就不許先生來這里麼？」

汪太太笑了一聲說道：

「既然如此，你就不必擦了。」

這句話可把他收拾住了，然而他還有詞兒。他說：

「我覺得太髒，所以擦；你要這樣說，我就不擦了。」他退回去，坐在掛起紗帳的床沿上，看着他的姓名已被他擦去兩個半，只餘中間半個，成了一個「二」字，他很滿意。他抬起頭，看看汪太太的臉，又看看她的頭上所掛的大像片。那像片是汪太太前幾年所照的，所穿的大衣的領子毛特別長，兩手還抱着小狐子皮。她那端莊的模樣，風韻的態度，簡直像個貴夫人。他彷彿感着滄桑之變的一樣，說道：

「汪太太現在是見老了。跟像片相比，竟然差那麼多！」汪太太一笑，說道：

「人還有不老的，但是院長還那麼年輕。所以你的女朋友一羣，姑娘們常在公園裡看見你領着摩登女子去吃茶，去看畫兒。」

他辯解道：

「可不要胡說，那都是學生。師徒之間是極嚴肅的，可不能說別的。我要與她們有關係，我還能往這里來麼？是逛窯子和往這里來的，都是老實人，都是講道德的。他們不肯蹂躪良家女子，他們不肯破壞人家的貞操。」

他說着，從床沿立起身來，走到她面前，去拉着她的手道：「怎麼樣，咱們叙一叙舊交吧？」

她把手一縮，伸出來推着他說道：

「不要開玩笑啦。現在和以前不一樣啦，姑娘一大羣，讓她們看見多麼不雅觀！你坐那裡，我和你有話說。」

他果然很聽話，退坐到床沿上。她問道：

「報上說，你和外國太太要離婚啦，是真，是假？」他答道：

「他們瞎造謠言，那有那麼回事兒。你既然問我，我也要問問你，你和汪先生的事，解決啦沒有？」

她彷彿很興奮而且很得意的說道：

「早了結啦！那還不是很容易的事？」

他很驚訝的說道：

「真快！他肯？」

她倒很自然的說道：

「給他些贍養費，他還有什麼不肯？」

「你給他贍養費？真是女英雄！給男子贍養費，真是開中國離婚史上的先河。那麼前門所開的五金行還存在麼？」

她點點頭。他又問道：

「誰給你照管？」

她答道：

「我的丈夫，汪先生！」

他欠起身子，說道：

「道喜，道喜！怎麼會這樣湊巧，也姓汪？」

她的鼻子哼了一下，說道：

「既然跟我，他不姓汪也得姓汪。許女的姓男家姓，就得許男的姓女家姓。誰有錢，誰的姓大。」

他點點頭，彷彿怪沒氣力的，說道：

「誰有錢，誰的姓大，是的，一點都不錯。汪太太是有錢的，兩處房子，一個五金行！」

她表示得意的說道：

「我掙幾個錢，是容易的？誰來，我都得伺候。這還不說，過年過節，地面上都得敷衍。就以這個端陽節說吧，我光送禮，竟然花去五六百塊，你當是玩的。人家都說我這里十來年沒出過岔子，不知道我是拿錢買出來的。」

他連忙應聲道：

「不錯，不錯。但人頭整齊也有關係，來的盡是文明人。」

她笑着說道：

「全仗你們學界捧的！」

在他們正說話的時候，江媽進來說道：

「鄒老頭來了，在西屋坐着的！」

汪太太向江媽說道：

「給院長找個姑娘陪陪吧！找誰？就去找羅太太吧，院長是愛歲數大一點的。」  
她打開簾子，走到中間，出了屋門，又走到西屋，向穩坐在椅子的白鬍子老頭說道：

「鄒先生什麼時候從西山回來啦？那個姑娘還趁意麼？」  
他抹一抹他的鬍子笑道：

「還好，還好，謝謝汪太太的介紹。」

她笑道：

「好就行，實在說，我可費氣力了。你愛那一道，差不多的姑娘都不應承。其實呢，你把姨太太們訓練訓練就得了，何必這樣的東奔西跑？虧着你有汽車。今天還是坐汽車來啦吧？」

他答道：

「是的，在胡同口停着的。汪太太，你給我再找一個吧，錢多少沒有關係，只要能順從我的意思。」  
她接着說道：

「我可不再給你辦這事了，姑娘們要知道我給你辦這事，她們就都不來了，我的生意就要散了攤。你要知道我們這里的姑娘，盡是太太小姐。她們來這里，不過爲一時困難。她們要是下三賴，別說兩樣，三樣她們也應承，我看你休息休息吧，你的小姐都那麼大了，知道你胡跑，她們不說你？」

老頭子把鬍子一擻，憤然道：

「她們可不能干涉我的自由，妨礙我的娛樂。」



說罷這兩句話，他又把氣沉下去，帶着哀求的樣子說道：「汪太太，給我辦點好事吧。我給你作揖。」

他扭回頭去，衝着牆上所掛江鳳鳴寫的橫幅，真正作了兩三個大揖。這是北京的規矩，給人行禮，總得衝着上邊，即令受禮者在一旁站着。汪太太趕緊去攔住他道：

「你可不要折我的歲數了，我可担当不起，你這麼大的年紀，這麼大的學問，這麼大的名譽和地位。」

他笑着，自嘲似的道：

「就是缺些道德，誰叫我有這樣嗜好呢！」

汪太太把臉往下一沉，彷彿有所思，又加重語氣的說道：「是這樣吧，我把黑老二叫來，你先和她開個鋪，你自己和她好好商量。」

她說畢，出了西屋，又到了東屋。這東屋是一個極不整齊的屋子，牆壁上沒有鏡框，也沒字畫，靠着牆堆着亂七八糟的箱子和別的東西。冬來到時，她們就在這里透飯，所以頂棚被烟熏得黑漆漆的，然而姑娘們存身是在這里，化妝也在這里。她進到這屋，看見黑老二在床上歪倚着枕頭，說道：

「鄒老頭來了，你去陪陪他。」

黑老二是個年約二十五六歲的女子，高高的身材，圓圓的臉龐，大厚的嘴唇，有點發黑。她的生意不大好，所以汪太太特別支使她。她說：

「我不去，他愛那一道，我辦不來。」

汪太太拍拍她說道：

「傻孩子，你不是爲錢麼？去吧，問他多要錢。這傢伙，姨太太多花他一塊錢，他都會發脾氣。可是爲着那一道，無論多少錢都肯花。傻孩子，我們能把財神爺往門外推麼？」

江媽拉着推着把她帶到西屋裡去了。在黑老二坐在老頭懷裡的時候，大門外又有人打門。這便是費村隨着朋友到了。他是初次，形像似木偶，心靈却特別活動；他一點一點用眼睛觀察，用心體驗。

江媽出來門，是個四十餘的婦人，比普通男子還高，臉差不多有一尺長，還有許多紅疙疸。在這醜陋的面孔上，並無凶惡而是慈善的意味。她把這兩位客人引到上屋的兩個明窗裏，隨手將兩間之間的帳幕展開，然後又把客人讓到帳幕的西邊。西牆上掛了四扇短屏式的玻璃鏡框，裡邊是繡花的畫。在短屏之旁有幾個小鏡框，裡邊裝着許多女子的像片，有的被壓着只露出半個臉兒。靠北牆是一張床，兩條被窩一紅一綠，疊成長條，被放在襯着白洋布床幃的後牆前。床前是一張黃色榆木桌子，上邊鋪着紅花的油布，四邊放了四把椅子。

東林把椅子一拉，隨勢讓費村坐下，自己便躺在床上。遲了一會兒主人來了，說道：

「啊，高先生，什麼風兒把你颯來了？這位先生，貴姓，彷彿沒見過。」

東林答道：

「這是張先生。」

費村不由的欠一下身子。她說道：

「張先生不要客氣。來我們這裏的，盡是學界人，當教員多勞碌，是得找個地方解解悶兒。前門的姑娘擺架子，讓客人扔了許多盤子錢，對達不到目的。我們這裡，隨時可以解決。我們這裏的姑娘，都是住家主兒，老實不滑頭，還沒有病。」

她像串珠一樣向初次的來客作宣傳。他一方面點頭，一方面在心裡讚美主人的非凡。她又說道：

「高先生，給你們找誰？羅太太？四小姐？蔡老二？黑老二？楊太太？二妹妹？三妹妹？蘇太太？……」

東林說道：

「給這位先生找一個新出手的，越老實越好。我呢，無論誰陪陪都可。」

她沉思了一會兒，說道：

「正好，張先生真運氣。有個汽車行經理的小姨子，昨天剛來，還沒留過客。我讓江媽去叫她。高先生，可是得等一會兒，裡間有客人，西屋也有客人，沒有空屋子。」

東林問道：

「裏間是誰？」

她把身子往前一移，輕聲向他說道：

「你的先生，尙院長。」

他伸了一下舌頭，因為他不惟是院長的親炙弟子，而且當過他的助教。他輕聲問道：

「他知道是我麼？」

她擺一擺手，說道：

「不要緊，一會兒完事，就走！你們坐一會兒，我讓叫李二小姐去。」

西屋的黑老二叫江媽打，接着文是裡間羅太太要水。遲了一會兒，院長拿着他的手杖，拐着他的羅圈腿，一拐一拐的走了。費村被朋友拉到窗前，隔着發微的窗紙窟窿往外看着他走到當院，轉過扇屏。江媽開了大門走進屋來，把帳幕推去，說道：

「請裡間坐吧！」

他們兩人隨着走到裡間，東林往床上一躺，用力的搥了幾下，銅絲床隨着他的搥，咯吱咯吱發出韻律的響聲，帳頂上所掛的小花籃因震動而擺來擺去。他說道：

「還是這張床舒服。」

江媽說道：

「高先生，叫羅太太陪你吧？」

「好，好，前邊走了宋公明，後邊來了張文遠。我是無可無不可的。江媽，你不是去給張先生叫李二小姐啦麼？怎麼還沒來？」

江媽笑道：

『汪太太自己去啦，我去是請不來的。我也沒有工夫呀！』

羅太太隨着江媽進來了。她是二十四五歲的婦人，臉盤上寬下窄，白而有血色。兩個大眼睛，一個高鼻子，頗有西洋婦人意味；又加上她的捲髮，發出金黃色，更使人疑心她不是中國血統。她會嫁給過蒙古王爺，王爺死了，遺產只值四五千元。她怕不夠她下半輩子的衣食，所以出來找些零花消。假設遇着合適的主兒，她也可以再嫁人。她一進門來，就撲到客人身上抱着頭，說道：

『老高，你多少時候沒來啦。真沒良心，人家想你，你可不想人啊。』

正在喧鬧的時候，汪太太引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進來。她穿着一件白紗大衫，上邊有幾塊污垢。頭髮漆黑，臉盤圓，下頰尖，眉目間露出羞怯和羞怯，小小的嘴唇之間，是密而整的牙齒。腳底下穿着一雙紅花黑緞子鞋，已經是半舊不新的了。

她一進門，費村不由得立起身來，讓她坐。東林問她姓名，她囁促不安的答道：

『李依蘭。』

底下沒有話了，屋裡一時沉默。費村直瞪着眼睛看她，看得她低下頭去。羅太太拉着她的客人說道：

『走，走，咱們上西屋去，讓人家親近親近。』

別人走後，他們兩人相對不語。江媽進來送所用的東西，並給他們展開被窩，然而他們只是相對的坐着。遲了一會兒，費村問道：

『你幾歲了？』

她很侷促的答道：

「十八歲！」

「你嫁過人麼？」

「嫁過，他走了！」

「什麼人？」

「奉天人，軍醫學校畢業，當過軍醫。」

她的眼淚流下來了，那晶瑩的眼淚在她的臉上好像花朵上的露珠。他本是心軟的人，淚也隨着流下來。他心裡起了無名的憤怒，他恨這樣不負責任的男子。他又問道：

「你沒有別的親人麼？」

「有老太太，有姐姐，還有小妹妹。姐姐很闊，只管老太太，小妹妹替他家幫忙，就是不管我。」  
費村從衣袋裡掏出四十塊錢遞給她說道：

「你收起來，不要讓別人知道。」

她說一聲謝謝，拿起來把那紙幣掖在她的高筒襪子裡邊。

又有人打門聲，一個客人被江媽引進到北屋外間，帳幕又拉下了。費村每聽得一種聲音，心裡都有一陣忐忑。他聽得外邊與江媽說話的聲音，有點耳熟，他更害怕。忽聽西屋的羅太太叫江媽打水，知道他們已經完事了。接着是他們的皮鞋聲，知道他們往這屋裡來。又忽聽那西邊帳幕裏的客人跑出來嚷道：

「東林，原來是你！誰在裡間的？」

「費村。他與太太鬧氣的，我把他引來解解悶兒。」

費村很羞愧的跑出來，囁嚅的打招呼道：

「原來是任安。慚愧，慚愧。見笑，見笑。你怎麼也會跑到這裏？」

他們一齊擠到裡間，任安說道：

「可把我氣死了！煤汽廠是我管着的，主任會又派一個新助教，和我搗亂。生不了悶氣，只有花街柳巷走走也。費村既然肯出來玩，我們可以大玩而特玩，走，咱們上前門去。」東林向費村說道：

「盤子錢是兩元，請你自己拿吧。這是規矩，什麼錢都可以代拿，惟有這種錢必須自己。你要是願常來，你不要多拿，因為添上容易，減去難。」

費村掏出一張五元的票子說道：

「所餘的三元，是給江媽的，下不爲例。」

天晚了，已到吃飯的時候了。他們同坐車到前門都一處吃晚飯。

在他們吃罷晚飯時，東林主張去逛八大胡同，任安主張去看黑暗的肉市，費村毫無主張，他心裏一方面抱着家庭間的舊恨，一方面添上剛才所見的李依蘭所給他的新愁。東林說道：

「費村，我們今天是爲你解悶，你應該替我們決定一下。」

他強笑着說道：

「那不是很容易解決麼？先看黑暗，後看光明，這不就是走着柳暗花明的途徑麼？」

任安拍手說道：

「對，對，還是費老夫子說的對。費老夫子現在是在山窮水盡疑無路時候，應該讓他尋問又一村的境界。」

他們出了飯館，雇車南行，經過珠市口，往西往南，穿過萬明路而至大森里。

大森里一帶，在民初本是個繁華的所在。南邊是遊藝園，北邊是新明大戲院，西北角是新世界。因爲幾個熱鬧地方的輻輳，把大森里妓館的地位也抬高到八埒之上。晚間燈火輝煌，車如流水，令人忘了是夜間。自從新世界的樓上跌死了朱小姐，關門大吉之後，新明大戲院也失了火啦，這邊的繁華便減去不少。北伐成功，國都南遷，遊藝園改爲屠宰場，這一帶更變成黑暗地域，夜間幾無行人。大森里從百尺竿頭跌落下來，脂粉香消，歌吹雲散，一變而爲黑漆漆的賣淫窟。到傍晚之後，各門口站立着三三五五塗着不調和的脂粉的女人，引誘天橋左右不肯出大價錢的遊客。更淒慘的是大森里北邊，新明大戲院的東邊，高坡上有一條胡同，住的那些最下等的暗娼，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也立在門前賣弄風姿，招引



顧主。設有行人走到那里，她總會膽怯的低聲說出她們的價格低廉：「待一會兒吧，銅元二十枚。」她們的顧主，大抵是車夫以下階級的人們。她們的香巢是低而窄的屋子，每一個屋子同時可以招待幾個客人。在三尺長的短炕上，甲客伸出腿去，可以與另一個短炕上的乙客的腿脚相抵觸。然而各行其是，在兩個客人的腿脚相抵觸時，至多也不過縮一縮，另換一個地方，或另變一個姿勢。屋地是溼，是尿，是紙，是從坑上落下來的小草。男與女並沒有什麼感情，他們也不會談情說愛，只是一種交易。女的好像是胡肉舖，男的去買二十枚的肉，肉買到手了，扭頭便走，與肉舖掌櫃還有什麼交情可談。他們遠不如屋頂上的貓，在貓性交之後，雄者還要舐一會雌者的耳朵，表示安慰。他們又不如大街上的狗，狗還有戀戀不捨之意。

在大森里的十三號的樓上住了一家，女主人是孟太太，算是十室之邑的忠信。她也姓蘇，稱她爲蘇太太，她也很高興。她的頭一個姘頭，是電燈匠，老頭子太對不起人，吃着她，穿着她，終於把她遺棄。第二個姘頭，姓蘇，臉上雖然有幾個麻子，身材却非常魁梧，也是電燈匠。孟太太很愛他，稱他爲自己的「小對心事兒的」，給他作一身直毛皮襖，還買一頂水獺帽。他上河南作事，起初還寄錢，後來連信也沒有了。孟太太確是好人，她在每年的春天總要爲着他哭幾場，還上妙峰山去求籤。她有一個十來歲的妹妹，遇着緊要，也會出去給客人叫姑娘。她們住在樓上的西南角，兩間大的，是昔日清吟小班姑娘的客廳；一間小的，昔日是小班姑娘的臥室。在以前，有梅花式的吊燈，有桌燈，現在點着煤油燈，罩上堆積着一層油烟。在以前，有沙發，有衣櫃，有裝台，現在只有幾件簡單的用具。在以前，牆壁是

用最講究的印花紙裱糊的，掛着許多西洋畫和姑娘的放大像，以及遊客所請的對聯，現在的牆壁被炊烟薰得黝黑。孟太太也很愛美術，在牆上釘了紙烟公司所發的畫：一張是八仙打牌，孟太太很得意，那幾個神仙打牌的神情和姿勢俱不同；一張是霸王別姬圖。兩間用帳幕隔住，也成兩個區域，裡邊放着一張鐵絲床，是孟先生所遺留的唯一紀念品，那邊所藏的臭蟲，大大小小總有幾千萬。外邊是一副鋪板，上邊常擺着大烟燈。煙榻旁邊有一張小桌，桌上有座鐘，有茶具。幾個椅子，有的癩着腿兒，有的露出大長的釘頭兒。

她有兩家芳隣住在樓上的東房和西房。東房裏住了一對夫婦。女的名叫桂蘭，據說是熱河某稅局長的姑娘和她的情人私奔到這里，賣着淫供給她的情人，情人還時常打她。他們生了一個小孩，一落地便瞎了眼睛。西房裡也住了一對夫婦，男的以賣紙烟爲生。一表人物，的確可以使女人發迷。女的，團團的面龐，實在不寒蠶，只是缺了一個鼻子。這鼻子是被男的咬掉的，他怕她跟了別的情人跑，因此用了苦肉計，毀壞她的面容。她有一個妹妹，名叫桂芳，才十六歲，剛成起人，雖住在她的娘家，有客人來時，孟太太即去叫她。孟太太得着桂蘭與桂芳這兩個稍有姿色的膀臂，一時生意興隆，在大森里首屈一指。

任安領着東林與費村先穿過那目不忍睹的小胡同，然後方到孟太太的家。樓梯漆黑，生人幾乎抬不起腳步來。任安忙用手拉着費村，警告東林要靠牆壁走：『樓梯的欄干活落了，隄防摔下去。』他們在黑暗中爬上樓之後，任安方打招呼，女主人應聲跑出來掀開簾子把客人讓進屋裏，就燈光仔細一看

，方說道：

「我以為是誰呢，原來是方先生；可是老朋友了。這兩位先生是——」

任安指着費村與東林說道：

「這一位是張先生，那一位是高先生。」

「張先生，高先生，多多照顧了！」

她忙着去倒茶，那個破了嘴的茶壺被茶葉末擋住通路，滴滴拉拉幾乎倒不出來。她着急了，咒罵了一聲，爽性把蓋一揭，從壺口倒出來三碗。任安笑道：

「這是不是剩茶？」

「就方先生愛開玩笑，你又不是抗叉的，我爲什麼叫你喝剩茶呢？你別挑眼兒啦，你沒看見我剛砌上！」

「我要是孟太太的抗叉的，我倒有飯吃啦。孟太太，我給你抗叉吧？老蘇會吃醋不會？」

「你怎麼啦？」

她推了一下，他就勢躺在點着烟燈的短榻上。他招呼費村道：

「來，來，躺到這里休息休息。你弄一口不？」

費村搖搖頭，却樂意躺下休息，很不自然的躺到烟燈的左邊。東林搬把椅子衝着烟燈坐下。孟太太說：

「方先生，給你們叫誰？」

「裡間有客麼？」

她搖搖頭。他緊接着說：

「沒有別的客人，就呼喚。給呼叫桂蘭，給高先生叫桂芳。這位老大哥呢，你就給他叫盤山那個大娘吧。她很會鬧人，能給老大哥鬧樂了，我們正目的就算達到啦。」

桂蘭一叫就到，因為她住在東房。她穿着藍布大衫，身材細高，長長的面龐，非常的白晰。她的舉動，非常文雅，的確像個學生或小姐。她的眼睛，有點發紅，因為剛與丈夫打過架。桂芳住得遠些，遲了半個鐘頭兒方來。她是個短髮子，面色非常豐潤。她的舉動雖然遲緩，却時時露出一點初學尚未出師的輕佻氣。盤山娘們不在家，所以未得叫來。孟太太很抱歉似的說道：

「再去給張先生叫別人吧？」

費村沒等任說話，趕緊說道：

「不必了，你們往裡邊去，我看孟太太抽煙，不是很好麼？」

東林說道：

「對，對，就讓大哥與孟太太過一過交情吧。尙院長不是和汪太太有交情麼？歲數大的人，愛和歲數大的交往。」

任安拱拱手，表出戲台上的模樣，說道：

『有偏，有偏。』

拉着桂蘭往套間去了。東林跟着說道：

『我二次有偏了，見笑，見笑。』

拐着桂芳走到帳幕裡邊。孟太太隔着帳幕交代道：

『高先生，你可慢些，她可是剛成人兒。』

孟太太與費村躺在烟榻上，燒着大煙說着話。帳幕裡邊的動作和語言，外邊聽得清清楚楚，費村覺得不好意思，孟太太却像沒聽見一樣。她好比常臨陣的老馬，聽得槍砲的響聲，毫無驚懼；又像城市的狗，看着生客，決不狂吠。誰見過屠夫與劊子手流淚？慣了，一切都可以不在乎。費村看着她的自然，便發生了興趣，開始刺探她的過去，把裏邊的聲音也忘記了。她抽着大煙，叙述她的身世，真是有聲有色，津津有味。從她的叙述裡，費村發見她是個忠實底子，所有的風流態度和俏皮話頭兒，都是強學的。真的性情和真金子一樣，金子埋在沙土裡，終於要露出牠的色澤。

遲了一個鐘頭，裏邊的兩對子的事博完畢了，孟太太忙着給他們打水。他們各會了錢。桂芳與桂蘭，各得大洋三元，費村心很好，暗地給孟太太五元。她除此五元之外，還可分到三元。這是她們的規矩，姑娘與牽頭是對半分賬。

他們從大森里出來，已是十二點鐘了。費村感覺疲累，心想回家休息，但是回家怎麼辦呢？進退兩難的意味，在他的胸頭盤旋着，可是沒有說出來。任安年紀輕，還是興致勃勃，說道：

## 「上街北！」

在大森里一帶所謂街北者，係八大胡同的代名詞。這也就和城裡的人稱八大胡同爲前門一樣。東林一聽到任安的話，大有退縮不前之意，因爲他也感着累了，於是說道：

「明天狗吃日頭啦？何必在這一天裡，把什麼都辦完？且是天已晚了，人家都下牌子上門啦。」

「不晚，不晚，夏天時候，總得到兩三點鐘人才散。」費村和東林拗不過他，只有隨着他走。他們走到韓家潭，看見各小班的夥計正在那裏下牌子，有的已經把門半掩着只留一道縫兒，這表示着裡邊的客人尚未走完，新來的客人不必再進來了。但這只是一種規矩，那些愛逛的人對於這種規矩是不十分遵守的。他們一樣的進去，一樣的去新挑姑娘。更有人趁着這個機會，去抓大龍。抓大龍是進客口中的術語。他想住宿，但不能邀紅姑娘的青睞，於是在這夜闌人散的時候，去找那未曾留下客人的黑姑娘泡磨菇，他出額外的價錢要求住宿。設若他的運氣好，正遇着姑娘需要錢的時候，他的技術特別高明，天趕人湊，也許有達到目的的時候，這大龍算被他抓住了。姑娘若留下第一次上盤子的新客，是件極不名譽的事；而客人自己呢，也不很光榮，所以姑娘要與新客商量個遮人耳目的辦法，向別的姑娘表示着他們從前在別院已經有過交情。姑娘這樣的委曲求全，客人也應該有情義，第二天馬上知會朋友來打牌或吃酒，給姑娘補面子。但是許多客人只求佔一時的便宜，第二天一去不復返，永遠不再登這家的門。

環翠閣的門還大開着，門前放了好幾輛汽車。任安領着他的兩位朋友便闖進去了。各屋裏都是打牌的聲音，姑娘掀開窗簾往外一看，是生客，隨手放下。夥計把他們讓在一個小屋子裡，問有無熟人，

他們搖搖頭。夥計很無氣力的，像是敷衍面子似的吶喊一聲見客，僅出兩個很年幼而且難看的姑娘。姑娘們會聽聲音，他們能從聲音裏知道來客是否重要。設若她們知道來客是不重要的，身價高的就不出來了，只打發一兩個雛妓來敷衍。任安看見這種不面子的情形，便拉着兩位朋友出來了。一出門，東林笑着說道：

「別迷啦，回去吧！你忘掉今天是端陽麼？天又到這般時候，何必自找沒趣呢？」

原來在窩子裡到節氣是敲客的時候，不願花冤錢的客人，都躲藏起來。過罷節再去時，姑娘故意打趣說：「怎麼老沒見啦？」客人必定答道：「上天津啦。」雙方笑一笑，各有會心，却誰也不肯揭破面皮。但那愛花錢的大爺們，平素並不每天去給熟姑娘上盤子，一到節氣，決不躲藏，一定要去給姑娘做面子。那時候，真會耍漂亮的，也並不費多少錢。打牌固然沒有限制，而最低的價錢，二十四元就夠了。吃酒的價錢是五十一元。何以有整有零呢？因為那是從紋銀折成的數目。

環翠閣的各屋子裡打牌的聲音，就是那些愛花錢的遊客們正在那裏給自己的情人捧場。那些姑娘們呢，也聚精會神的周旋自己的客人，當然不再出來兜攬新客。任安忘掉了這個，所以自找個大大沒趣。費村不想回家，隨着東林回到平安公寓，住了一夜。

## 四

那真是個奇異的地方。人都說北京的大街小道，方向最易辨認；只有這個地方，讓你不知道東西南北。別的地方，在日落黃昏的時候，人類漸漸稀少，只有這個地方的人類方興未艾。坐汽車的，坐人力車的，還有徒步的，熙熙攘攘，殊途同歸，大有日中趨市之勢。在這稠人廣眾之中忽然來一輛人力車，周圍裝飾着核桃人的五色小電燈，中間坐着一個妙齡女子；你剛剛注目，那年富力壯的車夫像飛電一樣已經把她拉過去了。過去之後，在空氣之中瀰漫着是百花所有又是百花所無的香氣，你的本能自然會讓你揪一揪你的鼻子舉行深呼吸運動。迷人就在這個地方；你的鼻，剛一揪起，那香氣已竟化爲烏有。汽車在這稠人廣眾之中，倒失了威風，即令牠的喇叭連續的響，人們也不能像在白天的大街上立時給牠躲出一條路，牠還得像牛一般走，豬一般走。那上邊所坐的人物，不是肥的像豬，就是瘦的像猴。他們自己覺得威風十足，但無論如何也比不上洋車上所坐的女子能惹人注意。設若有感覺銳敏的人，再揪一揪鼻子，必定能聞得一種與剛才不同的氣味，那是銅臭，那是殺氣。他們傷害許多人命，聚集許多金



錢，來這樣的胡同裡抖威風，是沒人注意的，因為在這利那的工夫，大家只注意消魂，沒人想着求差事。

各家的門口的電燈耀入眼睛，從燈光之中讓你看見許多牌子，有的是銅質，有的是鏡框。牌子上邊多半用紅綠綢子結着綵，很容易讓你聯想到娶女嫁婦。牌子上的名子，沒一個不是艷麗的，芳香的。你看見那些名子，你會做片刻的美夢，你平素所嚮往的古代美女，你頃刻就會見到，有西施，有貂蟬，有鶯鶯，有黛玉，有湘雲；總而言之，集古今南北美女之大成。

你一進門，你會聽得門房裡的夥計一聲叫。你的神經要是衰弱，你總會受一點小驚。但是你不要害怕，這是你最榮耀的時候，在不是官吏不是皇上的你，平素是不會聽得這種聲音的。你回得家去，至多老媽子給你開門之後，往門後一立，讓你過去，除此之外，狗都不叫喚一聲。這時候，你可抖極了，他們的叫聲，是要讓裡邊的人知道你的大駕到了。

你要是初次進這個院子，毛夥把你讓到一個空屋子裡。那時候你的盼望的滋味，你要細細的品一品。你坐的姿勢，也是平常所沒有的，你側楞着膀兒，臀部稍微跨着椅子邊兒，眼睛望外看着，好比候皇差的一樣。毛夥的一聲『見，見！』，又高，又長，又脆活，若使你的神經起一陣異樣的顫動。在這聲音之後，那些古今南北的美女，便一個一個，娉娉亭亭的出現到你的眼前了。這時候，你一方面要細聽毛夥所說的芳名，你一方面要細看立在面前的人物。你是審判官也罷，你是賞鑑家也罷，無論你用理性，無論你用觀照，總而言之，在片刻就可以試驗出你的聰與明到什麼程度。她們照着自己的芳名立在面前那個片刻的姿勢，也滿够賞味了。右脚尖一點，腰一軟，身子一傾斜，眼睛一睜，再一七斜，遠超

過戲台上的且脚的做工。也有以端莊制勝的，在那端莊之中並不是死板相，而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却流露出來一點勾引人的意味。

你決定了，此時毛夥所叫的可不是你所挑選的姑娘的芳名而是排行，就是所謂三小姐或七小姐。就這小姐的名稱，也滿够引起你的好感了。在你的生命史上會有幾次和小姐會面？那邊應聲了，她也有幾分得意，在羣芳之中，她算中了選。有的來親迎你，你會感覺到立時溫暖，架子大的會立在樓上憑着欄干說道：「請樓上吧」。你要耐心，她的大架子遲了一會兒，會變成小架子。你也要原諒，她們從樓梯上上下下，腿早已發酸了；要是冬天，她們的腳跟早凍腫了，前邊人本來不耐凍，又穿着絲襪子。

你既是新客，八成是把你讓到客廳裡，即令她的小房間是空了。什麼時候，你能到她那個秘密而且有魔力的香巢，那可沒有準兒。你的手段，你的人物，你的財力，你的歷史，不定那一段戰勝她的時候，她才會給你讓進去。在這種地方，你不必急躁，急躁也沒用：你不必強要求，要求會失掉你自己尊嚴。也怪，很強橫的人，到這里會特別守規矩。

即在客廳，也滿够舒適了。直坐有椅子，半靠有沙發，想躺有短榻。冬天，有暖烘烘的火爐；夏天，有冰桶，有電扇。不用說，你自己家沒有這種設備，即是大衙門的客廳的設備也沒有這樣合適。

在你坐定時，她會讓煙，讓糖。她拿烟的姿式，是特別靈巧：她拿着一頭，把手腕一歪，那一頭便到你的面前。洋火劃得那嫵媚人，你總想讓她失敗，再劃一次，再賞鑑賞鑑，可是她從來不失敗，一則因為她的技術高，二則因為洋火質料高。

設若你同的有朋友，她讓糖讓煙的次第，是先朋友後你，可是她那顏色會表示出來親疎。彷彿對朋友，是熱而浮；對你是淡而沉。朋友與客人要都是熟人，她的耳目口鼻和四肢一齊動員，眼照顧甲，嘴照顧乙，手照顧丙，腳照顧丁。譬如說呀，兩個男的在床上躺着，一個男的跨着床沿，她躺在中間，把頭枕一個，腿搭一個，腰再貼一個，決不會讓一個人向隅的。

她們也有讓客人坐冰桶的時候，可是這裡邊的意味有種種的不同。紅姑娘同時招待七八幫客人，她當然不能老在你跟前，這時候她有特別法術，能讓你特別原諒她。譬如說吧，在她臨往別屋去時，拍拍你的膀臂或吻你一下，囑咐道：「等着我啊！」在她走到門前，扭回頭來，用兩手遮住嘴的周圍，輕聲說道：「別着急啊，我去去就來。」你看見她這時特別與你親暱的態度及隄防別人知道的聲音，你能不感謝她的厚意，隨便拂袖而去麼？這時你所坐的，外表是冰桶，內容倒是充滿着熱炭。她要另有熱客，這冰桶你可真坐上了。你泡蘑菇，她才不怕的，反正受冷受凍是你自己。滿有些不怕冷的客人，今天受凍，明天還去，他的毅力也會換來很好的代價。你得時常表示出張良納履孺子可教態度，不能負氣，不能發橫，才能得到無限的趣味。世人都說窰子姑娘下賤，這可是錯誤的觀念。實在說，她們有無限的尊榮。那一種的婦女能終天受達官富商，文人學士的這樣阿諛？他們花錢捨工夫去捧着她玩，去安慰她的寂寞。女權在這裏邊可以說達到最高潮。她們要是沒主意，從了良，她們的尊貴可就一落千文，受蹂躪，受虐待，那可得隨人的便。

這裏邊的奇妙，一時說不盡，我們只有暫且擱起，趕緊敘述我們的費村老夫子了。他平常對於什麼

事都是麻痺糊糊的，麻痺的程度，說出來，難以讓人置信。他的錢在袋子裡總是亂七八糟的，毛票分票和整票總是雜在一起，即令丟掉若干，他也不知道。他的面容，常是毛茸茸的不注意的修飾。他雖留着分髮，可是從來沒有用過油。大高的身材，衣襟參差的滴拉着，特別明顯。鈕扣時常串着門。但是他毫不麻痺起來，比誰都注意。他注意起來，實在令人可怕。他注意一件事，他覺得除這件事以外沒有別的事；他要注意一個人，覺得除此人以外沒有別的人。他以前關住屋門研究學問，他能從夜間坐到天亮。在某一個問題，稍微得到結論時，他像化子拾金一樣的歡喜，手舞足蹈，攪得全家不能安睡，所以他像和尚一樣自個住了三間房，兩間放書，一間睡覺。新用的老媽子，都會奇怪的說道：「老公母倆怎麼不同房呢？」

現在他既與夫人鬧決裂，他把一切都看成悲觀的。在七月十四那一天，比他只大兩歲的先生逝世了。這先生和他有半師半友之誼。對於他的學問和職業會幫過不少的忙。他正在一個中學看新生試卷，聽得這個噩耗，跑到假山上悲哀。他抱着一塊直立的石頭搖晃，那塊石頭隨着他的搖晃倒下來，他用兩手支着，再遲片刻，他就可以作石下鬼。幸而有別人來到，才算救了他的命。於是在他的內心中想道：「生有處，死有地，何必謹謹自守呢？國家無希望，家庭不和睦，活着有什麼趣味？唉，我既不能積極的自殺，我就消極的毀滅吧！」

他想到這裡，便跑出校門，坐上車直往南行。走到南池子，他忽然想起前幾天所見的李依蘭了。「我何不去看看這個可憐的人呢？」他到汪太太那裡一問，汪太太答道：

「她不能來了！」

他雖有點失望，却也很歡喜。他很替她往光明處想：「一定是她丈夫回來了！」他一直跑到八埠，不管三七二十一逢門便進。他從八點鐘跑到十二點，開了十四個盤子，還不足心，又跑到一個飯店裡，叫了三個姑娘。他的身發燒，他的頭發暈，他的腦子裏充滿了慾。裡邊的五光十色，他的心像鼓一樣的播着。他病了，設若這時候有什麼安眠藥之類，他必能毫不猶豫的吞下去。

## 六

費村老夫子回得家去，病了好幾天，沒有出門。一天早晨，在朦朧中聽得夫人和小孩在院中道：「這是老來變。」他從這故意加重的聲音裏，知道是譏諷他，固然在他的院中的南部所種許多花草之中，有一種名叫「來變」。他很生氣的起，無意之中發見一個朋友的請帖，地點是絨。胡同蓉園飯莊，日期正是今天中午。這請帖是什麼時候送到的，他無暇追問。他立時打定了主意，先去大森里看一看盤山人，然後才回到絨線胡同吃午飯。

他到孟太太的家裡時，天已有十點鐘了。盤山人一叫即來，她是一位二十餘歲的婦人，面龐真樣瓜子形，雙眼皮，口中有很整齊的牙齒。烏黑的頭髮，束在後邊，成一個大盤頭；穿着洗穢很展樣的藍布大褂，下邊是一雙很平整的三寸金蓮。她的一切舉動，十足的表明她是鄉間的太太。但是費村老夫子最討厭小脚，在民元時，爲着革新，他會元配夫人的一箱子小鞋，都用剪子剪去鞋尖。他還發起過天足會，打着鑼鼓在四鄉演說。他看見小脚痛惡，憐憫而且欲嘔；但他的心最軟，當面又不忍說出什麼話來。他敷衍一會兒，留下一塊盤子錢。

他回到蓉園時，客尙未齊。座間有位劉大爺，是個采非派的主要人物。在他的手掌裡，有個用烟籤所刺的黑點，是量小脚的尺度。女人的脚的大小，他只用伸手一量，設若從手稍只到那黑點，便是小；超過這黑點，便是大。和他坐在一塊的一位朋友姓李，年歲在三十以下，黃白色的小圓臉上，顯出兩個大眼睛，與他是同道，飯莊的牆壁上掛着一副對聯，費村故意向他們兩位念道：

事能知足，心常樂，

人和無求，品自高。

他把「足」和「求」念的特別的重，並且說道：「上聯是劉大爺，下聯是太史公。」大家哄堂大笑。

「路堂，我和你說正經話，今天我看見一個盤山人，脚特別小，適合你的尺度！」  
「是麼？那可得看看！」

李先生搶着說道：

「我也要去！」

他們吃罷飯，已到兩點鐘了。在炎熱的日光下，他們跑到大森里，孟太太特別歡迎，點上烟燈，讓他們抽着玩。待一會兒，盤山人到了，李先生往腳底下一看，趕快去抓住她的手，不肯放鬆。劉大爺素來大量，看透李先生的意思，於是說道：

「孟太太，還有小脚，再找一個。」

「有倒有，就是不大好看。」

「只要脚小，就成。我不愛險子。」

盤山人從劉大爺手裡奪去煙籤子說道：

「讓我給你們打！」

她爬到兩人中間的床沿上，打起烟來，非常熟練。她的丈夫是營長，抽烟常是她替他打，所以練成這樣的好技術。後來她的丈夫陣亡了，她與父親流落到這里。她敘述到她的歷史，她哭了，李先生拿出自己的手巾給她擦淚。正在這個時間，孟太太引進來一個小姑娘，孟太太說她十五歲，看着像十二三歲，窪鼻子，張着耳朵，的確是不好看。但是劉大爺往腳底一看，立時把她抱到膝蓋上，伸出手掌，在她的脚上一量，說道：

「好，好，正合我的尺寸。」

天氣悶熱，房子又不透空氣，烟霧繚繞，人的汗氣，時常攪作溺器的痰桶的尿洩氣，壓迫的費村直皺眉。劉大爺是個聰明人，看看費村的臉說道：

「怎麼？悶得慌吧！咱們一塊兒出去玩玩。」

費村點頭。孟太太說道：

「請姑娘陪你們去。一人一個，張先生賞個面子，把桂蘭也帶出去。」

費村面情最軟，生平不會拒絕人，勉強的應聲道：

「也好。」

他們六個人出了大森里，往南不遠就是昔日的游藝園。在以前這裡邊有雜耍場，有戲園，有吃飯的地方，有飲茶的地方，還有一道小河，以備仕女作划船之地。夜間有露天電影，有廣東大花盆，真是南城，可以說全北京最熱鬧的娛樂之所。到現在，裡邊冷冷清清的只有屠宰場的公事房。在公事房旁邊擺着兩張桌，有幾把極破舊的椅子，像是賣茶者的設備。小河的水大部分乾了，留下幾個臭水坑。亭樹倒塌了，留下幾根破木頭架子。橋上的欄干，尚有斑駁的紅綠顏色；設若有人去扶牠，八成可以跌到臭水溝裡去。費村最愛傷感，對之極爲歎息。他們從南邊的豁子走過去，不遠就是四面鐘，在以前這里是練車場，好幾個人能在自行車上玩出種種把戲。現在只有兩家雨來散的茶攤，土台子寫坐着飲茶的閒人，有的騎着乘涼，這都是普羅階級。他們經過此地，又往南行，約二十分鐘的時間，到了先農壇。這個地方，昔日名爲城南公園，遊人絡繹不絕，紅男綠女，多半是遊客與妓女。松柏樹下放著許多茶桌，上邊



放着極乾淨的茶具，還有各色各樣的糖食和瓜子兒。道之兩旁，有好幾家賣點心的席棚。他們的小吃也有相當的講究。現在，一切的繁榮化爲烏有，只留下一家茶館，牠的主人是一對年老夫婦，因爲生意蕭條，也沒有用夥計幫忙，什麼都是親自下手。他們六人招呼一下，坐到那裏。主人砌上茶，拿上來兩盞，磕不動而且油膩，帶一股子冷喇味的瓜子兒。劉大爺真有點大方不拘，把那小脚姑娘拉一下，放在他的膝頭上，引得費村直發笑。李先生坐了一會兒，領着盤山人往南去了。桂蘭說道：

「咱們倆也到旁邊玩玩去。」

他們倆走到茶座對面的東邊不遠，是動物籠子。他們看看架上的鸚鵡，又看看籠內的白色家兔。費村含着諷刺的說道：

「桂蘭，你看這些動物被人豢養着，舒服得連跑都不想跑。」

她很聰明的答道：

「請你把籠子打開試試！」

費村拍手笑道：

「桂蘭真聰明，我真沒想到你會是這樣答覆我。那麼，人也是這樣麼？」

她老實不客氣的答道：

「你是不是說我？老實告訴你說吧，我是爲自由跑出來的。我爲逃避繼母的虐待，我帶些財物和人跑出來了。他是我父親手下的小職員，他說北京有官費學校，他能介紹我進去。誰知他狼心狗肺，姦污

了我，把我的錢也踏踏完了。他逼迫我作這個營生，我爲暫時活着，也沒有別的辦法。但我終究有逃出他的魔手時候，請你往後看吧！」費村很誠懇的囑咐他道：

「要小心啊，千萬不要一誤再誤。好，好，我預祝你的成功，將來喝你的喜酒。」

她笑道：

「酒，你是喝不着的。你能隨着跑到山南海北去喝酒麼？」

他們說得正帶勁兒，李先生拐着盤山人從南邊走來，桂蘭使了一個眼色，是讓費村守秘密。

「該回去啦，時間不早啦。」

李先生向費村說了這句話之後，盤山人說：

「人家正熱的時候，你何必直催人！」

費村說：

「你是說你自己吧！你可是不對呀，得了新忘了舊。」

盤山人臉一紅，故意表示不好意思的說道：

「呸，還說呢？人家高攀不上你麼！得，得，請你喝冬湯就是了。」

費村聽說喝冬瓜湯，以爲外鄉人不懂北京話，隨便濫用，說道：

「北京說喝冬瓜湯，可有特別意義。我還沒喝過冬瓜湯的，却很希望喝一次人的冬瓜湯。」

桂蘭明白這句話，笑着說：

「安知不是真請你喝冬瓜湯？你沒看她與李先生那個熱勁兒！喂，你們在南邊樹林子裡草地上，作什麼啦？不怕警察來捉姦捉變麼！」

「呸，放屁，就跟你幹過一樣！」

「幹不幹，天知道。至少你可以知道我們今天沒去那地方！」

「你們還用去那里，這里也行！鸚鵡，你向我報告一下，他們在這里作什麼啦？」

那鸚鵡唧唧叫了一聲。費村笑道：

「這鸚鵡不是那鸚鵡。這李先生和那李先生一樣麼？」

他知道她的前夫也姓李，所以諷刺她，她的臉紅了，半天沒有答出話來。

他們回到大森里之後，天已掌燈了。他們每人掏出十塊錢交給孟太太，她很知足的道了謝。她所接的天橋客之中，還沒有這樣大方人。他們往北走到留學路，費村說道：

「這條街名真特別，叫人來此留學，可要學成好玩藝了。」

劉大爺說道：

「那邊是萬明路，實是萬黑路。」

李先生接着說道：

「萬明路有個東方飯店，那才足以代表東方文化呢！」

費村笑道：

「那麼，我們今天十足的成了文化人了。」

劉大爺說道：

「真糟！」

三人會心的哈哈大笑起來。走到珠市口，劉大爺說：

「我們應該治一治肚子啦。食色性也，聖人真明白人情世故。我們既辦了第二件大事，現在應該辦第一件。我請客，咱們上那里？」

李先生說：

「那還用問，還不是鴻賓樓麼？你能賒賬，又能吃好菜，讓我们也跟着你耍耍闊氣！」

鴻賓樓是女招待的會萃的飯館，他們到那里自然又有一種放浪的態度。但是費村真支持不住了。劉大爺說道：

「剛才讓你弄一口，你不幹。」

費村一聽這話，倒很憤激的說道：

「什麼都可幹，就是不可抽大烟。我看見過恁着抽大烟，弄得傾家敗產；我看着抽煙，弄得身敗名裂！」

李先生笑道：

「又出一個林則徐！拒毒會要請你作會長啦。」

費村更興奮的說道：

「我在年輕的時候，是作過啟縣的會長的，不過名稱不大一樣，是個戒煙會長。那時，我真毀壞人家許多的煙具。我現在是老了，要是當年，今天的煙具，我早就毀壞了。」

劉大爺說道：

「我覺得這是狹隘的思想。人各有所好，人爲所好而死，就是人生的究竟。你不能以自己所不好，而去干涉人之所好。你不要以爲大煙不好，若是能利用牠，牠的益處實在無窮。就以咱們的師輩說吧，兩個抽大煙的都能造成那麼大的學問，成就起來那麼多的學生。他的學生，只要能坐到他的煙榻旁邊啦，那就算入彀啦，不久就有驚人的成績出現。」

「那煙，在鴉片未輸入中國以前呢？這鴉片，是堯以斯傳之舜，舜以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麼？你要知道毛病是毛病，毛病與長處毫無關係。你的愛蓮，是不是你的恩師教給你呢？」

劉大爺強辯似的說道：

「有一點。他常說，「作文章就和裹小腳一樣，外邊好看，裡邊是臭的。你們現在只能陋假脚，真的小脚是裹不成了。」從這里看起來，他是愛小腳的。」

「你真是好學生，能從微言大義裏去鑽研。我還要問你，你的恩師也愛像今天我們所辦的事麼？」  
「怎麼不愛？他常說，「什麼花柳病都可害，惟是淋症不可害。淋症沒有特效藥，痛苦最大。」喂

他也是張宗昌，你們知道麼？

費村與李先生搖一搖頭。

「他有名句，是『兩握之外有餘勢』，是他自己的寫照。」

他說著空握兩手，重疊起來比劃著。費村與李先生笑得捧着肚子。費村說：

「與他同門的某先生不惟學問上相反對，即行為上也大有不同。」

「所以他把自己的身體糟踐了。我看他的壽限，必有大的損失。」

李先生接著說道：

「我看你們兩位老兄，歲數必能很長。臉長，人中長。」

費村嘆息道：

「活那麼長，有什麼用處？愈長，愈丟人。」

於是他搖頭擺尾的吟道：

「當年設若身先死，一生虛偽有誰知。」

李先生反駁道：

「要是不生，不是更好麼？人生就是那回事兒，帳幕拉開，盡是禿子說和尚。流芳遺臭，都是偶然

。我們也不必預支煩惱，流芳遺臭，都沒有我們的份兒。」

談話真沒準兒，往往是愈扯愈遠，今天他們三個人的談話也是如此。劉大爺笑一笑，說道：

「費村不累啦吧？談話對於你，倒比大煙還有效驗。」

李先生看看自己的手錶，又放在耳旁聽一聽，說道：

「時候不早啦。明天六點鐘到攝英蕃菜館相會，我有事和兩位老兄相商。」  
他們兩個人一齊問道：

「什麼事？」

「現在不能說破。人生的帳幕的拉開，得有一定的時候，和演戲一樣。」

費村第二天下午四點鐘就到前門了。他明知時間還早，可是他是個急性子，惟恐就誤人家的時間。到攝英一問之後，他便跑到勸業場裡無目的的瞎逛。他看看這個，看看那個，他很奇怪這個場所始終沒有繁盛起來。地點的關係？時候的關係？他在腦子裏思索牠的原因。他走到樓梯拐角時，看見無價值的字畫，遂站着脚步在心裡發笑。真是百貨中百客，他想。忽然有人拍他的背，扭頭一看，正是今日請客的主人。他們遂結伴沿着樓梯往上登，登到最高無人的地方，李先生方說道：

「費村，你知道我為什麼今天特地請你吃飯？」

「不知道。我又不是你肚子裡的蟲，你不說，我怎會知道？」

「就爲着盤山人！」

費村很驚訝的問道：

「啊！爲她？難道說真請我喝冬瓜湯？」

「是呵。我已和她去看下房子啦。給她二十塊錢，讓她安置。」  
費村聽着他的話，又看着他的不安的顏色，於是用着猶豫的口氣說道：

「不過——」

他說出這兩個字，又把話頭咽在肚裡了。

「不過怎樣？你以為不可麼？」

「我那敢！這是你自己的事。不過我要問你，你家庭許可麼？」

「沒向家裡說。當然是不讓他們知道。」

「不過他們終究要知道的。我要問你，你的經濟許可麼？你每月有多少薪水？不敬的很。」

李先生臉一紅，囁嚅的答道：

「七十五元。」

「够了，你們倆過得儉省一點，尚用不完。不過家裡還需要你的幫助麼？」

季先生露出更不安的顏色說道：

「怎麼不需要？」

費村毅然的說道：

「這你可得大加斟酌了。我生平不愛破壞人家的事，可是我現在要對老兄說幾句實話。她的顏色白而黃，打烟又那麼熟練，我看她八成有嗜好。我爲要預備作拒毒會長，不能不反對這件事。」



費村故意在嚴重的話後，加上一句開玩笑的尾巴。李先生很受感動似的說道：

「老兄高明，我沒想到這些。不過她實在可憐，哭得像淚人似的，我回絕她行麼？我毫無經驗，老兄多多指教。」

「不敢，不敢，我也是個初兒。她固然可憐，你將來恐怕比她更可憐。可憐人再下去一個可憐人，豈不是成了可憐隊啦。現在回絕她，沒有什麼，只說你的老太爺不答應就得啦。」

時間到了，他們回到攝英。遲了一會兒，劉大爺到了，跟着盤山人也進來。她面有喜色的向費村說道：

「張先生，你說我不懂北京話，現在你應該知道我是懂得吧。」

她的意思，是指昨天所說的冬瓜湯。費村倒自覺不好意思起來，因為他剛說了她的壞話，心中確實不安，勉強敷衍着說：

「你懂得，比我到北京十幾年的人懂得的還多。可是今天不能算，西餐裏邊是沒有冬瓜湯的。明天還得請！」

劉大爺插嘴問道：

「倒底是怎麼回事兒？」

她像撒嬌模樣指着李先生說道：

「讓他說吧！你還不向朋友說明麼？」

李先生很無氣力的說：

「等一會兒。」

她看着李先生的冷淡，知道煮熟的鴨子有飛去的可能，自己的態度也沒有初來時的活潑。費村爲衝破寂寞，說了一套廢話。吃飯罷，他首先告辭了。

費村怕遇着盤山人，遲了兩個禮拜方去孟太太那里。孟太太有點無精打彩。

「孟太太爲什麼不高興呢？」

「話可怎麼說！桂蘭跑了！」

「啊？她跟什麼人跑了呢？」

「八成是憲兵第三團的。她丈夫直着急，也不敢去問一聲。那欺軟怕硬的大膿包！」

費村這時候方悟到桂蘭前兩禮拜在先農壇所說的話的因由，趨訕着說道：

「咳，平心說，她丈夫也就太不把她當人看待啦。」

「誰說不是呢！她跳出這火坑，跟誰都比跟他強。只是我們親姊妹的一場，她連一點消息也沒有讓我知道。我知道，我還能壞她的事麼？誰不想往高枝飛？除非我這沒人耍的人。」

費村安慰她道：

「蘇先生不久就回來啦。誰敢耍你？」

她笑了，蘇先生真是她唯一所掛念的人。費村又問道：

「桂芳呢？」

「她從良了，她丈夫是測畫學校畢業。」

費村又接着問道：

「盤山大娘們呢？」

她似歎惜又似發恨的說道：

「別提啦。她找着一個年老的姘頭，沒有一禮拜她就跑啦。拐走人家許多東西，老頭子氣得直打顫。抽白麵兒的人，真沒法說。」

費村吃了一驚，沒想到她會抽白面兒，更沒想到她會辦出這樣的事。他一方面却也很得意，自以爲所辦的缺德事，倒成了積德事。要不是李先生聽他的話，那老頭子所受的，豈非李先生先得受一受？他向孟太太說道：

「那麼，你的生意就大受影響啦。」

她強打精神似的說道：

「沒關係。走的會走，來的會來。這裡邊的事兒，就是來來往往。」

費村坐了一會兒，給她留下五塊錢，告辭而去。她自己念誦道：

「張先生真是好人。」

## 七

北京最美的特點，就是樹木多。你要立在景山或北海的白塔山上，你就能發見蒼鬱的綠樹掩映着各種顏色的建築物的美。這種美十足的能表明北京是古都。孟子說過：「所謂攻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現在我們撇開世臣不說，這喬木的確確是故國最緊要的條件。新的都市什麼都能辦，就這參天的大松柏，牠無論如何也胚養不起來。在北海，在太廟，在先農壇有許多松柏，你看慣了，你覺得沒什麼稀奇，可是你要想一想，那一棵的年歲都比你的年歲大。有的，已過七百年的盛衰了。我們的費老夫子一到北京，便抓住這個優點，所以他愛到公園裏盤桓。他常發這種迂論：「設若公園沒有這些松柏，各茶座都搭起席棚或布帳，在炎熱的夏天，那才悶人呢。要是那樣，北京人的幸福，至少減去十分之三。」

在中央公園，除來今雨軒番菜館之外，有一家小餐館是長美軒。牠那里有一種菜，名爲馬先生湯，含着新古典。長美軒之北，是柏斯馨，冰激凌好，咖啡濃，紅茶亦很講究。牠的坐客，老是那幾個人，

他們每天必到，所以有公園素之名。長美軒之南，是春明茶館；牠的地盤最大，往南伸長到水榭，往北邁過長美軒及柏斯馨的後河沿，也是牠的屬地。牠不賣飯；據說牠起初與長美軒有這樣的約定：只賣茶，不賣飯。這和城內開公廨城外開飯店的規約一樣，在起初很嚴格，後來便有點麻麻胡胡了。春明館雖不賣飯，却賣點心。所謂點心者，即雜樣包子餛飩及湯麵之類。有許多中等的遊客，對於點心與飯並無區分，吃飽完事。

緊靠着長美軒的南邊，有個大亭子，人稱爲老亭子，那是春明館的根據地之一。因爲牠與長美軒密接之故，有好些遊客把兩家弄混。但那常逛的人一看桌椅，就能分別清楚。遊客有一種惰性，他們每天所坐的地方與桌椅，能經一個夏天，甚而至幾個夏天都不輕易改變。北京是個最重歷史與感情的地方，在公園裡也很可以表現這種特點。不惟遊客與夥計有感情，即是遊客與遊客不認識不交談，設若遇不着昨天的隣座，精神上好像有一大塊子的缺陷。

我們的費老夫子便是老亭子的老主顧。他並不吃瓜子兒，只是抽煙喝茶。他那平素所不屑意看的小報和畫報，明知是低級趣味，他却想從低級趣味之中發現出來點東西。報王父子看見他去，就跑過來給他送昨天沒看過的報。他除看報以外，會對着松柏發癡，有棵柏樹枯了，被藤蘿纏着，他比古人再深一層的想：柏樹的枯，由於藤蘿的纏。靠着長美軒，有棵樹，學名不知是什麼，故鄉名之爲黑葉樹，可以作染料，果實像小燈籠一樣。他對之起故鄉之情，幼時常採其果實作玩物。他高興了，也許看一看對面路上的行人。他看行人的衣裝，他發見出來大小長短都適當的定律，根本在於人。這好比文章的風格

一樣，有內容無論作成什麼體裁都好。他從人的行動上判定人的階級，又從行人與行人之間推想結伴者的關係。他從女人的脚步上，判斷那是良家，那是娼妓。

有那麼一天，他剛到老亭子，沒提防有四五個妓女圍到他的面前，與他應酬，這是他最忌諱的。他着慌了，把帽子取下往椅子上放，却放在空地了，拿起洋火點烟，「刺喇」一聲，把全盒洋火烘了。他受不了寵，確驚懼的說道：

「對不起，我在公園不應酬姑娘。」

那些姑娘們很無臉面的退去了。實在說，他也不知誰是誰，他只亂七八糟的上過她們的其中之一的盤子，其餘都是姊妹行。經過這一次，夥計知道他是個遊客，這也是欲蓋彌彰。他們有意無意的給他說些公園姑娘的故事。

個姓楊的婦人，年約三十歲，細高身材，走路一躑一躑的像匹馬，他們稱她爲跑馬的。她每天領着三五個天橋式的姑娘，太陽將落時進來，夜十二點出去。她前前後後的跑着兜攬客人，除與姑娘對半分賬之外，還要死氣白賴的敲客人。她會給客人找旅館，公廨，小店，甚至於假山上僻靜地方。她隨身帶着套子和紙，以備客人不時之需。然而她起初可是個闊人的後妻或姨太，她與情人從杭州偷跑到廣東。情人貪了賊，被通緝，於是偕逃到北京。情人抽大烟，她得供給他。他的前夫的兒子，上美國留學，中途發瘋了，有幾分是爲着她生氣。她很後悔，有時縮在地上打着滾兒號叫，然而晚了。

費老天子聽得這個故事，歎息道：

「社會本是個大鍛爐，有修煉好的，有修煉壞的。好的，或有用的或美術的物品；不好的，便與垃圾爲伍。」

他起了好奇與同情糾纏着的心理，很想和她談一次話，然而怕人看見。到傍晚吃罷點心之後，他從脚門裡走過去，走到稷壇上盤桓，看見她領着幾個姑娘進來。他向她們瞟了一眼，她們已擁上前來，想和他搭話。他有意無意的往北走，到中山堂的東邊，她們自己說出這樣的話：

「想吃肉，不要怕腥。大方一點，誰都沒有個女朋友？先走一步，到後河沿等着我們。」

他不言不語的走到後河沿，她單獨的走上前來說道：

「叫姑娘來陪你吧。」

「怎麼陪法呢？」

「那由你，陪你喝茶溜達，高興了把她帶到旅館開房間。」

「什麼規矩呢？」

「住宿十元，待一會兒六元。陪你喝茶，或溜達，隨你的意思賞。」

「好吧，就讓她們來一個陪喝茶吧。」

天已黑了，在電燈下不細瞅，看不見人臉，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老夫子不大害怕人看見了。他在河沿的儘邊起的茶棹旁，拉一把椅子坐下，背着人面朝北。她同一個帶眼鏡，拉着手杖的姑娘來了。這姑娘是他白天所見過的，捲着發黃色的頭髮，面皮像白俄，手中拿着一根極講究的手杖，好像是故意以

此惹人注意。她替他倒上茶，又點上烟，表明她是伺候客人。她問他貴姓，他又問她貴姓之後，雙方想不出別的話來。他實在害怕被別人發見。遲了二十分鐘，這位楊太太來向姑娘說道：

「那邊熟朋友叫你的。」

她又向費村說：

「姑娘要向你告假了。」

「好，好。」

他隨手從衣袋掏出兩元錢給她們，讓她們走了。他長吁一口氣，自言自語道：

「也不錯，兩塊錢買個恐懼和羞愧的心理。」

他會了茶錢，起來往東行。在松柏之間的黑影裏，時時發出拍巴掌的聲音。這聲音，有的爲着招引女人，有的爲攪亂姑娘的買賣，或者也有捕拿螢火蟲吧？真像狗架秧子一樣，這邊一羣，那邊一團，在那裏交頭接耳接洽交易。後河沿，在每天的晚八點以後十點以前都是這樣。十點鐘以後，風水轉了，這種亂七八糟的情況移動在前門裡花場的東邊和南邊。

費村回到老亭子會了茶錢，緩步南行，走到花場東邊的廊下，看見某戲曲評論家在前邊追隨女人。費村與他很熟，而且是文字之交，和他打招呼，他吃一驚。費村恐怕他害羞，因之說道：

「怎麼樣，研究，研究？」

「他媽的，那個洋人好不是東西啦！」



費村順着他所指的地方一看，只見那假山的拐灣處的鐵板橋上，坐着一個長鬍子的洋人，兩邊坐着兩個姑娘，面前站着一個。那幾個姑娘大聲笑着去掠他的鬍子，他說道：

「你是好妹妹，小妹妹，愛我不愛？哈，哈！」

姑娘隨着他的笑，也咯咯的笑。費村向戲曲評論家道：

「沒什麼。錢的需要既無分乎南北，性的需要也無分乎的東西。」

說畢分手。費村又往南行，在兒童運動場裡有個胖女子，年在二十歲左右。她隨着男子們的追逐看熱鬧，她看，她笑，當然被認爲個中人。一個男子追逐她，另一個男子去鬥她，她惱了，她罵道：

「把你姑奶奶當成什麼人？」

「好人？現在就不在公園！」

三言兩語衝突起來，看熱鬧的人圍成一個大圈子，好像看耍猴子。警察迴來不關痛癢的說道：

「都是誤會。算了，算了。」

那男子看警察不嚴厲，跳罵更兇。忽然從人叢中閃出一個老者，大罵道：

「混蛋！對婦道人家能這樣子麼？」

那男子氣餒了，抱頭鼠竄而去。這位老者拄杖往北行，女子跟着他訴冤道：

「我是東北大學的學生，來晚了，沒得註上冊。我初到北京，看着男的追女的怪可笑，我笑起來，他就對我無禮起來。他說來公園的，沒有好人，你說可惡不？」

「沒知識人，何必理他！我也是東北人……」  
老者說着，坐到路旁的槓子上，說道：

「坐這裡休息休息吧！」

那女子果然靠着坐下，於是成了臨時伴侶。費村點點頭，暗地發一陣微笑。他明白社會上的一切，豪奪者在某種場合之下，終趕不上巧取者成功。他更明白仗義而說公道話者，大半與此老者相同。

夜十二點過了，遊人各歸其家，他蹣跚的出了公園，走到天安門，他好像沒有家。

月亮實在好，天上無一片雲，他就坐在大理石柱子基台上看月亮，看人家的影子，看自己的影子。他覺得北京的月亮，惟有此時此地好，他休息了一會兒，又起來順着大道往南走，走幾十步，又走回來。他看見一個警察手執電棒，習慣的往樹叢中照，雖然在此很好的月亮下用不着如此。那警察因向他借火抽烟，他就與他談起話來。

「你用電棒照什麼的？」

「咳，照的可多啦。你不要小看這點地方，岔子出的可多啦！一月總有十幾起。有人偷給這裡放東西的，有辦傷風化事情的！」

「傷風化的事情，怎麼會在這里？」

「他們從公園出來，沒有錢去開房間，當然就近跑在這樹林裏。」

「還有別種事情麼？」

「還有在這地方自殺的，北邊的御河，前天還跳進去一個婦人。東邊的樹林裡，在十幾天前有個自殺未遂的。那裏有個井，沒有水，他跳進去之後淹不死，於是大叫起來。我過去一看，井口太小，又沒法救他。知會人把井口拆掉，才把他救上來，好費事啦。」

「那太滑稽了。他真徼倖遇着你，也是不幸遇着你。最不幸的是他跳在乾井裏，既沒達到目的，又丟人。」

「先生，我真不懂得你的意思。我把他打救出來，他千恩萬謝的，並沒說什麼不幸的話。自殺是一時瘋狂，設若自殺未遂，他的瘋勁一過，沒有不後悔的。跳井的人，一進井就後悔，多半是來不及了。那個人被打救出來，可以說是大幸。」

費村聽到他這話，沉默無辭。那警察又說道：

「天不早啦，先生該回家啦。」

「那麼，你是不是也擔心我會給你找麻煩？」

「那裏話！這麼大的年紀，又是在大學教書的，什麼理不懂，那會辦那無意識的事？」

「你知道我是教書的麼？」

「我在大學站門崗時，我見過你。不然，我會和你說這麼多的話？噫，文人真苦，在大半夜裏還不能睡覺，還要想做詩。是不是？先生。」

費村不由的暗自發笑，在大學站過門崗的警察，都會沾上了酸氣，無怪乎堂役變成詩人。

「天安門的月亮真好！」  
他與警察說了一句敷衍話，漫漫的往北歸。謝謝天，天會爲他提前發亮了。

## 八

什刹海在立夏以後是一個熱鬧的場所。東西兩湖的夾道上搭起有許多蓆棚，設起茶座和飯館以備遊人游息。在北海未開放之前，的確是個消夏的好地方。自從十三年馮玉祥演過逼宮之後，北海也隨之開放。什刹海受此影響，一變而爲平民的乘涼所。不過北京人最重歷史的意味，他們雖然知道北海廠亮，爽快，氣味好，可是他們每年要來應應點。北京人多啦，一個人就來一次吧，那什刹海的小地方，也滿够擁擠了，所以牠還能保持相當的繁榮。

湖裡的蓮花盛開時，清風吹來荷香，足以沁人心脾。雖然那地方的椅子隨着棚板的活落不大穩當，雖然水溝裡有時會放出一點臭味，但是爲着賞鑑某種的美，就得稍受些另一種苦。「逛什刹海啦沒有？」你要是去過，你的精神上就彷彿充實了許多，好像有一種安慰和驕傲；而且還可以給發問者所希望於

你的一種滿足。設若你沒去，這就是你今年少辦一種應該辦的事，發問者總多少有點失望。

蓮子羹是好吃，蘇灶肉的香氣，管教你垂涎。這也是風土關係，牠們在鼓樓後邊的平民飯攤上不大有人理會，一搬到這里，便聲價十倍。菱角啦，核桃啦，雞頭米啦，蓮蓬啦，的確是鮮。什麼東西，就要吃這個鮮味兒。你要拿到家裡吃，那才奇怪哩，其味管包是索然。

北邊有個馳名的大館子，那可是貴族的，牠有一種菜，名爲冰凌肘子，據說前清的某宰相爲着牠幾與群臣們鬧出交涉。是好，在北京沒有第二家能作成這樣兒。吃東西，有時是吃地方，有時是吃歷史。有此地方，有此歷史，不好也是好，而況牠是真好！

因爲晚間有人在會賢堂請客，費老夫子於午後三點鐘就到什刹海啦。他在靠着河沿的椅子上坐着。他怕看見熟人，故意把臉向着荷花池。人這玩藝兒真難說，他怕熟人看見，他却時時把臉扭回來去發見熟人。一扭頭之間，便惹出大禍了。那邊不是汪太太那裏的羅太太麼？她起來與他點頭，他還她一個點頭，趕緊把臉扭過去。臉扭得太狠了，又被一個窰姐兒蘭芬發見了。這真是左右逢源。那窰姐兒來到他面前說道：

「你爲什麼不上我們那里？晚上去啊！我等着你。」

他爲着支吾她趕緊離開，於是說道：

「去，一定去，風雨無阻。」

她走了，他自己覺得好笑。爲着解悶，竟然惹出這許多麻煩。因是無意造的，果却得自己承受。

在他和朋友正飲酒時，一陣霹靂，猛雨下起來了。夏天時候，雨極容易下，也極容易止。但是這場雨可和平時不同，越下越有勁兒。房簷的水，像瀑布樣往下流，街面上的小溪匯爲巨流，發出驚人的響聲。費村憑着欄干往下一望，什刹海的遊人早無聲響，他們早散了，茶棚還亮着一兩個燈。他對於赴約的事不免有點猶豫，但他的最後決定，還是要踐約。他素來抱着輕諾不寡信的主義，雖然感到困難，也要強裝骨氣了。

他辭別朋友，下得樓梯，剛好門洞裏有避雨的車夫，問了一下價錢，即坐着往南行。皇城根是個窪下之地，所聚的水埋過車夫的膝蓋以上，車夫架着車像拉着船一樣。穿過五龍亭，繞過旃壇寺，由養蜂夾道往南，便是府右街。這是條最好的柏油馬路，兩邊的洋槐樹比任何的街上都多都茂盛，在不遠的距離之間，即有電燈在樹葉間發光。燈光的輻射把周圍雨正打着的樹葉照得特別潤澤。他隔着車棚的玻璃，一個燈一個燈的看去，覺得發見到人所不能見的趣味。這時他不嫌車夫在流水中走的慢，反恨他太快了。

出了和平門，拐灣抹角而到石頭胡同的四海班。四海班的前院的水都灌滿了，磚頭所支架的板子也被淹沒多半截。夥計吶喊一聲蘭芬的客，桂蘭和媽媽一齊由後院跑出來，立在中房的前簷下。他說：

「沒法過呀！」

「讓夥計給你背過來吧！」

他果然爬在夥計的背上，咯咯的笑着，被背到蘭芬的屋裡了。

「衣服竟然沒淋濕，這麼大的雨？」

「也濕一點。」

他指着袖子的上部讓蘭芬看。

「趕緊脫下來，乾一乾吧。」

蘭芬忙着給他解扣子。媽媽端上茶和水菓說道：

「我看六爺今天晚上還能說別的話麼？」

他還沒有應聲，只聽帳幕外邊鬧攘攘的起轟：

「給他登報，給他登報。」

原來北邊窰子的房間都窄狹，兩幫客人的鴻溝大界，只憑着一層帳幕。外邊的客人本來是在裏邊坐着的，蘭芬爲要留費老夫妻住宿，讓他們搬到外邊。這與規矩是不大合的，先來後到，他們是應該坐在裡邊。費老夫妻輕聲問道：

「都是什麼人？」

「民國大學的學生。」

老夫子感覺不安起來。「他們所謂登報者，是給姑娘登報呢，是給我自己登報呢？難道他們認得我麼？即令不是爲我，而給姑娘登出報來，也不得勁兒。」他想到這里，便向蘭芬說道：

「蘭芬，我得出去一趟。」

「這麼大的雨，你往那里去？」

「我有朋友在別院兒等着我的！」

他說着就去衣架上摘他的大衫。蘭芬奪着他的衣服，說道：

「你又要跑，是不是？」

他接着又叫一聲：

「媽！六爺又要走了。」

帳幕外邊鴉鵲無聲，彷彿是支着耳朵聽消息。他說道：

「我去去就來。你們不放心，我把局錢留給你們。」

他從小衫袋裡掏出十五元，放在桌子上。蘭芬說道：

「還讓夥計給你背過去吧！夥計，夥計。」

他剛爬到夥計背上，聽得那些學生哈哈一陣笑。他到大門前，隨手掏出兩元賞給夥計，又叫了一輛車，拉到韓家潭袋彩閣。這裡邊有個小姑娘叫琴樓，剛成起人，客人走了，在小髮辮上繫着白絨繩，腳登白帆布鞋，表示給客人守節。這意思是說，客人之走就等於丈夫之死。給他守孝之後，便可以留第二個客人住宿，也就是可以再嫁人啦。這個姑娘前兩禮拜就要留他，也沒有允許。今天晚上，他瞥了一肚子氣，又值下這麼大的雨。他一進門，看見院中的水上也架木板權作橋。他從木板沿過去，走到那泔水池旁邊，他想就近小便一下。他剛踏着泔水池的盖板，那盖板因被水漂着，隨着他的腳踏，一滑動，把他



跌在那裡邊。他的腳下去了，他的腿被淹住了。設若不是他的兩隻胳膊架着兩沿，也許社會滅頂吧？計們吶喊着忙去把拉上來，架到琴樓的屋裡。

周身淋漓，像水鷄一般。他哈哈大笑，像瘋狂者一樣的笑。他笑他自己能得着新鮮的刺激，從未經過的經驗。媽媽拿出她自己的小衫和中衣，又給他端一盆熱水，讓他先洗後換。他洗着發見腿上碰傷幾塊，兩手擦了皮。他穿起老媽的衣服，立在穿衣鏡前一看，他笑了，他想起在中學演新劇時所扮的老太太和現在一樣。

到一點鐘，天還下着，老媽給他鋪床讓他安眠。他躺在床裡邊像失了魂的魄。琴樓讓他扭過臉來，他搖搖頭。琴樓故意說道：

「這可怨你自己不理我，你可不能向別人說，琴樓那個小屁兒啦，不和我熟合！」

他聽得這話，不由得苦笑。這像八哥兒學人的話，明明是老板娘教她的，她還未能運用純熟。他搖搖頭說道：

「不會的，你很好。你還用蘇州話給我念念那一個歌吧。」她果然用蘇州話念道：

「蘇州頭，

揚州脚，

洛陽人好臂膊。」

「天上幾隻鳥，怎麼念法呢？」

她又照着蘇州音給他念了。小孩子家勞累一天，說着說着打起鼾聲來了。老夫子往她臉上一看，顯着坦白天真的睡容，不由得嘆息道：

「彼亦人子也。」

## 九

費老夫子精神恍惚，十餘日之間，至有病無病，狀態中。一天早晨，撫摸自己瘡疤，看是好了，忽然想起兩件事，是自己應該去了底的。在蘭芬那裡，一去不復返，是應該去道歉；在琴樓那裏打攪一晚上，是應該去道謝的。我們的老夫子的心，比天秤還靈。他在社會上，不願吃虧，也不願討便宜。他終天拿着他自己的法碼，在那裏較量。設若有人給他一點恩情，他那法碼可就沒準了，便拿起法碼在天秤的這一端添，添，很往上添，添到不能再添爲止。再說的明顯些，就是常抱着「人待一尺，待人一丈」的心理。午後五點鐘，他就坐着包車出門往南行。以前他去冶遊，爲怕家庭知道，所以另雇車，現在他毫無忌憚了。他的意思，是先到蘭芬那裏道謝，後到琴樓那裏道謝；她們之中，無論那一位高興呢，

他就可以帶着她上蔣花館二妹屋子裡，赴陶校長的約。陶校長原來約定今晚八時去給他的姑娘捧牌的。他一進四海班，便低着頭往後院跑，一到蘭芬的屋前，琴樓從屋裡出來。他很驚訝，像是在夢間把路走錯了。琴樓正往屋裡讓，背後有人拉他一把，說：

「儘管在後叫，你儘管在前跑。」

他扭頭一看，却是蘭芬。他還未及答話，琴樓先說道：

「我的客，你來攪什麼呢？」

蘭芬道：

「你的客，你才搬這院幾天！」

琴樓一聽到她這話，便生起氣來道：

「不要欺生，都是賣那個玩藝的，多幾天也沒有什麼高貴！」

蘭芬聽着她的冒罵，還她道：

「知道你是賣那玩藝的，可也不能掛到嘴上，你們南邊人高貴，高貴都長到嘴上。」

各屋的姑娘和客人都來看熱鬧，我們的老夫子可真有點不好意思了。他向蘭芬使一個顏色，表示與

蘭芬親近，說道：

「蘭芬，你搬到前邊啦麼？我實不知道。你先回去，我待一會兒，就到你屋裡。我再看看你的舊屋子，不好麼？琴樓是我在夢彩閣認識的，她並沒認錯。」

蘭芬看着老夫子的神情，又聽着他的話，都似乎偏向她，她把手一鬆，說道：

「讓給你，多一個盤子，少一個盤子，算什麼？」

他進到琴樓的屋子問道：

「你什麼時候搬進這院裏了？」

「剛三天！」

她的氣還未平。過了一會兒，她把他的褲腿摸起來道：

「讓我看看碰傷好了沒有？那天晚上真玄。」

他笑道：

「今天剛好了，所以就來看你。」

「謝謝你，還是年老人有良心。小白臉兒，是靠不住的。你說是不是，六爺？」

他雖然知道這是老板娘教給姑娘們的愚民政策的話，他仍然點頭稱是。這種話在窰子裡流行着，確切能維持一部分的平安。但這只是那年輕的和那老實的姑娘的麻醉藥。姑娘一大，再有點聰明，她的愛美的心理，決不會被這條定律所束縛住的。老夫子誠懇的問道：

「你到北邊班子裡，住得慣麼？」

「住不慣，也得住。生意好了，再搬回去。」

他點點頭。他知道南邊姑娘，何以搭北班的纒情。南班子的挑費大，所以不走運氣的姑娘，不得不

格格相從。但是窩子裡可真有些奇怪現象，姑娘一搬到北班，就許大紅而特紅起來。一紅起來，她的客人或許有憐恤她復回南班，或許南班的老板三番五次來請她，給她預備下闊的屋子。這時候，她好比衣錦還鄉。他與琴樓說了一會兒話，出來走到外院蘭芬的屋前，夥計打起簾子說道：

「蘭芬姑娘，客人來了。」

蘭芬故意裝起怒容道：

「你還來這屋麼？」

他也故意發怒似的說道：

「誰知道你喬遷到這闊屋子啦！我要知道，我何必多跑一節路呢！你搬屋子，也應該告訴我一聲啊。」

「你不來，怎麼告訴你？」

「你應該在門上貼一個斗大字的紅條子，寫道：熟客注意，蘭芬姑娘，現因主意興隆通四海，已經從那窄狹的小屋裡，搬到一進門的又闊又大的屋子裡。諸位老爺，你們可千萬不要往舊屋子裡去，那裡邊現在住的是又窮又小又不通人事的南邊姑娘。」

蘭芬管不住嘴，撲刺笑出來，說道：

「嚙哩啣嚙一大套，像叫化子叫街，誰能寫到門上？六爺現在可學壞了，也會刻薄人了。你記得你初到這裏邊，半天不說一句話麼？」

她竟然也諷刺起來老夫子。他笑道：

「這還不是你教出來的。這就是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我現在是與蘭芬俱化了。就這樣，還讓人把我趕到雨地去的。老實人真好欺負啊！」

「冤屈人，誰給你趕到雨地去？拉都拉不住，那是你自己要走的。我的面子小，一定是跑到琴樓那

里了。你幾天不來，我真憂慮，我怕再演一齣蓋橋會。」

她們正在那里鬥嘴，陶校長的電話來了，約老夫子趕緊到蔣花館。蘭芬說道：

「看是不是？又要跑了。不去行不行？」

「得去一去。」

他說着拿起帽子，走到門前說道：

「我忘了，我今天道歉。」

她楞了一下，問道：

「道什麼歉？」

老夫子覺得她並不注意前事，知道自己的心事白用，於是含着惡意的說道：

「那天晚上真對不起你，我一去不返，讓你摟住小白臉等我一夜。」

「你是不是誠心氣人？你問媽媽，是不是在你走後，我就把他們支吾走了？」

媽媽接着說道：

「那可是真的，可不能屈姑娘的心。」

「你可給我打電話，啊？」

他答應一聲，出了四海班；坐車而到百順胡同薛花館。陶校長，東林，任安，另外還有一個莫大爺正在那裏打牌。費村到那裏一看，說道：

「正够手麼，我以爲三缺一的。」

陶校長說道：

「剛才真是三缺一，莫大爺才來。」

莫大爺說道：

「老師。」

他時常和費村開玩笑，說費村是他的逛窯子的老師。

費村笑道：

「不要開玩笑了。我那里配當你的老師呢！我要是你的老師，你會跟着脚作張三郎麼？」

他的臉通紅了。他的臉是容易顯出紅色的，因爲他是個白胖子。他在逛窯子上是個猛進派，他有錢，有衣服，人物又漂亮，最愛割人的靴腰子。他不會挑選，別的人兒，他都覺是好的。留春園有個姑娘，叫亞芳，費村會上過一兩個盤子，他以爲占百花之魁，於是死氣白賴讓費村讓給他了。陶校長說道：

「來替我打。」

「這樣的牌手，不必現醜了。」

東林說道：

「不必替他，他想躲到旁邊和二妹談話，那有那麼舒服的事兒？」

二妹在後邊立着，說道：

「你們眼熱麼，怎麼不給你們的姑娘叫來？」

任安很熱心的說道：

「叫，叫，都叫啊！」

二妹慌忙拿條子，費村接過來說道：

「給我，我替他們寫。讓他們打牌吧。」

他就看窗下的桌台寫起來，二妹立在後邊看着，說道：

「你知道的真清楚。」

東林問道：

「都是誰呀！么條，么條，我打的是么條。」

費村答道：

「你打你的牌吧，心無二用。莫大爺的亞芳，任安的鳳美，你的雁冰。」



陶校長問道：

「你的呢？」

「兩個姑娘住到一個院裡，叫誰都不得勁兒。我不叫，給主人省幾塊吧。」

「一會兒給你保個媒。白板？我碰了，我滿了。」

陶校長說着推了牌。鳳美先來了。她穿着一身黑紗，與她的黃白色的臉很調和。她到那里就接任安的牌打。費村立到後邊說道：

「我要領領教啦！」

費村看着她打得非常熟練，不住的贊歎。正在他贊歎的時候，亞芳來了。她穿着淺藍的紗衣，脖頸下帶着項鍊。高身材，圓臉兒。頭微歪，表示她的高傲。費村看着他的高傲，故意不理她，一直在那裡贊美鳳美的牌打得好。她以為鳳美是費村所叫的人，撇一撇嘴。她的輕蔑，不惟是瞧不起鳳美，而且是瞧不起所挑鳳美的客人。而費村看着她那高傲的氣色，却故意的更與鳳美表示親熱。她附着莫大爺的耳朵輕聲說道：

「拉希八扯。」

莫大爺哈哈大笑道：

「老師，她說你是拉希八扯。你懂得什麼是拉希八扯麼？」

費村笑道：

「恐怕人家說自己亂七八糟，於是就先說人家亂七八糟。平心說，看誰是亂七八糟？你們倆是周瑜打黃蓋，一家願打，一家願挨，我只有退避三舍啦。亞芳小姐，我要問你，利通飯店好麼？唔，背着班子上，去利通飯店偷，是不是拉希八扯呢？」

她的臉紅了，莫大爺的臉也紅了。東林說道：

「莫大爺的神通，就在這里。」

莫大爺說道：

「高公鳥，你不要幫助你的同鄉叫了。你平素是很紳士的，你今天怎麼也說起我的壞話？」

「我才不紳士的！我那一點像紳士？」

「穿着洋裝，拿着手杖，帶着眼鏡，身體高高的，背兒灣灣的，簡直像個英國人。可惜有一部分，像張宗昌，於是成了高公鳥。」

莫大爺說了這一套話，大家哄然大笑。雁冰恰巧在這個時候進來，大家笑得更兇，任安從床上起來道：

「雁冰，高先生是高公鳥麼？」

大家又是一陣笑。雁冰是個二十餘歲老姑娘，高鼻子，大眼睛，羅列在圓的臉上。身段細長，臀部不大發達，走起路來，簡直像北京老旗人。她會紅過一時，只因從良未成功，氣便洩了，生意便不好起來。她的面部時常露出鬱鬱之色。費林對於她很同情，特別與她周旋：

「雁冰小姐，近來好吧？」

她點頭應道：

「湊合。」

牌打完了，底下便是飲酒，吃飯。雁冰唱了一齣武家坡，亞芳唱了一段南方的小調。鳳美與二妹不會唱。鳳美却很能談，很能周旋。二妹老實，不大言語，陶校長頗覺有點減色。費村看透這種情形，便向他誇贊二妹道：

「二妹端莊大方，將來必能大紅。」

陶校長連聲說道：

「對，對，你的眼力真好。」

東林說道：

「你們不要誇獎了。莫大爺又該眼紅啦。他的刀子可快著哩，刺喇一聲就割了。」

亞芳往莫大爺臉上看一下，費村說道：

「不要緊，有「一日之亞」在這裡監督着的，他雖欲拉希八扯，也不能了。」

大家又笑一陣，亞芳先走，雁冰次走。鳳美要走時，特別拍一下費村的背，說道：

「回頭上我們那里玩啊！」

費村說道：

『一定去。可惜……』

任安說道：

『我讓給你，我要跟陶校長走了。』

鳳美走後，陶校長說道：

『二妹，給張六爺保個媒吧？』

『誰呢？』

『你姐姐，若妹。』

『那可不行，她不見客。』

『不上盤子，我們見見，行不行呢？』

『那倒行，我去看她有工夫不。』

隨着二妹出來一個年約二十六七的姑娘，這便是鼎鼎大名的若妹了。她散着髮，閉着頸下的扣子，臉上也沒有施鉛粉。她那大方，灑脫的態度，真像不衫不履的名士。她是個不見客的紅姑娘。大家看她進來，大家起來與她爲禮。她應酬幾句話，便飄然去了。費老夫子高聲朗吟道：

『靈皇皇兮旣降，

姦遠舉兮雲中。』

陶校長啞啞嘴。二妹又說道：

「讓金花陪陪張六爺吧？面子事兒，她的生意不大好。她唱得很好。」  
費老夫子一聽到金花的生意不好，便又起了同情心，慨然道：

「好極了！」

金花是個很老實的姑娘，面貌中常，不過有點小毛病，就是門牙大一點，往外挑。唱老生，聲音實在哄亮。費老夫子爲同情她，着實誇獎幾句，莫大爺聽得他這些贊詞，又存下不良之意。

時已至十二點，所叫過的姑娘紛紛給這里打電話。於是他們分成兩組去應酬。莫大爺與東林先到叁鳳院看雁冰，然後才去留春園看亞芳。費村與任安一直奔到陝西巷鳳美班。鳳美聽得客人到，站在樓上，扶着欄干歡迎。

他們到樓上屋中坐定時，費村說道：

「鳳美姑娘真好。老方，你不考留學，不是爲着眼睛有毛病麼？何以在挑識姑娘上有這麼好的眼力呢？」

任安答道：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瞎子尚有摸着的時候，而況我的眼睛不是全瞎。可是你這麼贊美她，你真愛她麼？」

費村點頭道：

「愛是真愛，無奈高辛氏之先我。」

「那裏，我讓給你。」

鳳美孜孜笑道：

「那可沒有這規矩。」

「怎麼沒有這規矩。我下盤子，張六爺上盤子，不行麼？」

「那面子上怎麼下得來？下盤子，都是爲着關別扭，咱們倆並沒有關別扭呀。」

任安故意把語氣降低說道：

「鳳美，你不要傻了，我三五天就要走的。六爺，他可以常來照顧你。」

「那麼，等你走後才說。你要走了，六爺是你的朋友，他來這邊坐坐，我還能不招待，何必說盤子呢？」

任安去小便，她問道：

「老方真要走麼？」

費村點點頭，又問道：

「他走後，我能來借盤子麼？」

她把臉調拉得非常的長，答道：

「可——以——的。」

任安小便回來，說道：

「商量好啦吧？今天晚上咱們就寔交代。時候不早了，我們可以回去啦。你拿出來兩塊錢。」

他說着，去費村的衣袋裏掏出兩塊錢，放在桌子上，自己也掏出兩塊錢放在旁邊。

「這就是儀式。老七，我這幾天得收拾行李，拜別朋友，很忙，我可不能來了。以後就是六爺的差事啦。」

鳳美急得要流出淚來。任安拉着費村說道：

「咱們走吧。」

## 十

任安並沒得走成，他隔三兩天仍然拉着費村往鳳美那里去。去的時候，兩個人每人各掏兩元的盤子錢，這就叫同歡。他們抱着清玩主義，誰也不和她過交情。仲秋節到了，費村先給鳳美打了一場牌。任安呢，沒有知會到牌手，給鳳美掛個號，賞錢與費村所用的錢數相同。他們始終保持着平衡。

到十月，費村病了。他躺在病床上的時候，他的夫人拿着報向他說：

「白先生死了。」

他接過報一看，他的身子涼半截。白先生是他的好朋友，他很想立刻跑到白宅，扶棺一痛。可是他起不來。他一面打發長兒去買花圈，一面低聲下氣的向她的夫人說道：

「你去白宅看看吧？相離又不遠，過河就到了。」

「我不去，我和他的新太太不認識。」

「在他的那位太太活着時，你不是上過他們的家麼？我們好來好去的，難道說你連一點同情心都沒有麼？」

她惱了，說道：

「我就沒有同情心，我就是沒有同情心。」

她把嘴一擡，呆坐一會兒，上她所住的西屋去了。他獨個躺在床上哭泣起來。他的長兒買來花圈時，向他報告道：

「聽說白先生不開吊，這花圈送到那里呢？」

他說：

「你年幼，你不知道，你給我拿進來，讓我看看。」

長兒給他拿進來時，他接過去，說道：

「很好，你出去吧？」



他折起身來，把花圈掛到床頭起，自言自語道：

「沒地方用？我自己用了。」

那床好像一口棺材，棺材頭起掛着花圈，他的身體在那裏躺着真像一條死屍。他的意思，是讓他的夫人看見這種情景覺悟，軟化；然而她連看也不看。正在這個當兒，他的朋友，伍藍兩位教授來看他的病了。他們看着那淒慘的情景，非常的難受。給他報告白先生的死因，及善後之後，他們便走了，他們連一杯茶也沒得喝。

在十一月十一日，白先生的追悼會上，有一付令人刺眼的對聯，因為那裡邊有：「說我就來」四字。這是費老夫子送的，熟朋友問道：

「你何以這樣悲哀呢？」

「沒有別的，我只感着人生無味。」

「你的氣色可不大好。」

「所以我才寫：『說我就來』。」

隔了幾天，是送葬的日期。他在天不亮就動身，迨到法源寺時，還沒有別人到。他扶着棺材，着實大哭了一場。死者的家屬到時，他一看見，便又大哭起來。哭有什麼用呢？但他想到自己死時，連哭的人都沒有。

他跟着棺材走到大街，他着實走不動了，他向伍教授告辭，伍教授說：

「你趕緊回去休息吧。」

他坐上車一直跑到陝西巷，鳳美班關門了，他很驚訝。一詢問，知道鳳美搬到石頭胡同貴蓮班啦。他又跑到貴蓮。鳳美從樓上跑下來，把他扶到樓上，他坐在那里喘着氣。鳳美說道：

「到裡間床上躺一躺吧。」

他扶着鳳美的肩頭到裡間躺在床上。他躺了一會兒，精神恢復過來了，問道：

「你怎麼搬到這里了？」

「我爸爸把生意收了。陝西巷的那點風水是完啦，誰在那里開班子誰倒霉。以前三福班啦，金美園啦，生意多麼好，現在都闕門啦。我爸爸不服氣，到老兒弄一屁股賬。他終天埋怨我們不會招待客人，客人不往那里去，我們能上當街去拉人！」

「到這里好吧？」

「比那里強得多了。你看怪不怪？在自己的班子裡，沒人照顧，到這里一天竟上七八帮客。」

「那你從此以後就走時運了。你忙起來，可就不願意招待我們啦。」

「那里話！我們可是患難朋友。」

「老方來啦沒有？」

「這兩天沒有來。」

鳳美給他叫來飯，他吃了又躺下。她把被窩展開，給他蓋上。她摸住他的臉說道：

「瘦多了，應該吃點好的保養保養。」

他歎息道：

「保養不過來的。」

「沒那事兒！」

她說着，去衣櫃裏取出幾個桂元，剝了皮，放到他嘴裏。他這時得着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溫暖。他又長歎一口氣。

她勸他道：

「別人到這里，都是歡天喜地的，只有你長吁短歎。你往後去，要改變態度，精氣神兒提起來，把臉刮刮，衣服也整理整理。」

「唉，他們願意來，所以才歡天喜地的。」

她彷彿生氣似的說道：

「那麼，你是不願意來啦。你來到這里尋煩惱，那是何苦呢？我說，你要沒有樂趣，請你就不要來了。」

他趕緊改換語氣道：

「我自從看見你，我是很願意來的，請你不要多心。」

「既然願意見我，你就得改變態度。你給我笑一個。」  
她捧着他的臉，等着他笑。他勉强的笑了。

「你看我把鬍子留下，好不好？」

「那才好呢。現在這樣子不老不少的。可是留鬍子，臉必須要常刮，總要讓人看出你是留鬍子的老先生。」

「那麼，你不嫌麼？」

「我嫌那幹什麼？是在你的嘴上長着的。」

「也有到你的嘴上的時候啊。」

他搬着她的臉吻了一下，她便掀起嘴唇親到他的嘴唇上。他彷彿得了無上的安慰。  
天黑了，他還沒有走。他讓館子送的飯，和鳳美在一塊兒吃。鳳美說：

「你今晚不要走了。」

「老方在這裡住過吧？」

「那里話！他要住過，我會留你？」

「你能永遠不留他麼？」

「那怎麼不能！」

「我怕鬧出笑話來。只要你能不留他。」

遲了一會兒，院裡熱鬧起來。毛彩吹喝見客的聲音，七小姐八小姐的聲音，打簾子讓客的聲音，時時送到費老夫子的耳朵裡。又忽聽叫鳳美姑娘之後，外間一陣皮鞋響，像是進來好幾個人。他們非常喧鬧，賭得睡不着。甲說道：

「你今天是應該請客的。你居然得了「黃河」獎。」

乙應聲道：

「這幾十塊的小獎算什麼，今天已折騰的差不多了。等我得了航空大獎時，咱們來到這里演個坐朝廷。」

丙問道：

「什麼是坐朝廷？」

乙答道：

「就是把這全院子的姑娘包下，讓她們當你的三宮六院。懸燈結彩，大開筵席，你坐在中間稱孤道寡，她們圍繞在你的周圍。」

甲說道：

「那有什麼意思！我要得頭獎時，只要一個姑娘，來個「不見客」。」

丙又問道：

「什麼是不見客？」

甲答道：

「就是你包管一個姑娘的一切挑費，讓她只招待你，不招待別人。韓家潭的林小鳳，掛着一個銅牌子，上邊還寫 Aciline Lee，那就是不見客的姑娘之一。」

乙插嘴問道：

「漂亮不？」

甲答道：

「有什麼漂亮！三十多歲了，臉上有許多皺紋，黑黑的，有什麼漂亮。你要知道，紅姑娘可不一定漂亮。據說她很得博士的垂青，因為她很能談，政治啦，教育啦，文學啦，她都能插上嘴談幾句。所以一般大人先生們很捧她，有時還上她那里開秘密會話。」

丙又插嘴道：

「噫，我聽說以前陳獨秀常來這里，有那回事兒麼？」

甲答道：

「那有什麼稀奇？你不要看那些教授的尊嚴相，那是裝着玩兒。他們一離開講堂，和我們一樣。吳虞那位老教授，一手打破孔家店，也是個思想革命家，然而他却跑到太森里喬厲那里去摸鷄頭肉，還作詩來。現在聽說，某校長向他太太說，我去找某先生。某先生向他的太太說，我去找某校長。兩位太太見了面，一互相打聽，才發見不是那回事兒。據說，他們是一塊往這里跑。你說可笑不？人就是那回事。」

兒，在什麼場合，說什麼，只要不把場合弄亂了，就得。要是認真，那就沒趣味了。設若我們的房子都沒蓋，乘着飛機，拿着望遠鏡往下看，你想，那一切的人類的醜態，還能看麼？你要再想想，那花的香，是那一部分所放出來的氣味？將花比人，那邊能聞麼？」

乙和丙一齊說道：

「得，得，你又發表你的哲學起來。別叫陳獨秀聽見了。哈，哈，哈……」

他們指着裡間。費村聽着他們這些話，心裡着實起了一陣忐忑，又夾雜一部分羞愧。他很後悔往這里來，但又想垂死的人，還顧那些幹什麼。鳳美怕他寂寞，時時進來安慰他，又忽聽得毛夥叫七小姐，鳳美站在欄干那里說道：

「找屋子。」

遲了一會兒，鳳美進來報告道：「老方來了，我把他讓到別的屋子了。」費村知道任安來，他要折起身來去看他。鳳美按着他的身子不讓他起來。此時外邊些人道：

「我們不要在這里泡蘑菇了，換換地方吧。走，我們去桃園聽打鼓去。點上鮑姚俊英的河南墜子，郭小霞的梅花大鼓。她們唱得好，臉子也漂亮，也就是焦得海和譚子元所說的「不惟唱得對起大家，長得也對起大家。」

他們走了，進來的不是任安，而是一個獨遊者。他與鳳美唧唧嚶嚶談了半點鐘話，開了盤子錢走了。接着又進來一幫客，是販賣煙土的。

費老夫子，這時才知住窩子是一種苦事。在自己家裏愛什麼時候睡，自己隨便。在這里非等客人走盡不可。雖然你有最後的特權，可是在那等候的時間，那焦灼，那無聊，也滿够你受了。逛窩子的行家，是在定局之後，再到別的地方打茶圍。一直到十二點之後，方回來。我們的老夫子既不是行家，又在病中，他只有死等了。好容易等到兩點鐘，客人才算走盡了。老媽給他拿來拖鞋，端來洗臉水，又特地給他買了一根新牙刷，讓他洗臉刷牙。臨睡時刷牙，老夫子沒有這練習慣，初不解其意，繼而點點頭。鳳美接着也洗臉，也刷牙。洗去鉛粉，方露出本來面目。老夫子說：

「這樣多好，何必天天要去擦猴定呢？以後別抹那些紅的白的啦。」

鳳美說：

「客人都愛這樣，就不能不這樣辦了。睡吧，天不早了。」

老夫子從此成了鳳美的幕中客。有時他和任安同去打茶圍，鳳美很能一視同仁的招待，在外表上不露一點馬脚。老夫子暗地裏實在佩服她的聰明，她的能幹。他在不能去時，他總要寫信給她。任安也常給她寫信，她常把任安的信公開給老夫子。可是老夫子的信，連一次也沒讓任安看過。有一次，任安說道：

「鳳美，你可是不對呀。我寫的信，你讓老張看，老張寫的信，不讓我看。」  
老夫子接過來說道：

「實在不對，把我昨天所寫的信，公開給方老爺。」



她從抽屜裡取出昨天的信，先讓費村看，問是否這封信。他接過看罷，點點頭，勉強的說道：

「給方老爺，讓他看吧。」

他實在不願意讓任安看，因為那裏邊有不能讓他知道的話；然而一時又想不起別的方法，把這事支吾過去。鳳美拿着那封信，往對面任安跟前走。老夫子真有點害怕，這秘密在頃刻之間就要揭穿了。他心裡咒罵鳳美太老實。那鳳美走到他跟前，把信往前一遞，說道：

「你看，看這裡有什麼！」

任安方要伸手去接，她把手一縮，手腕又往旁一撇，把那信扔到旁邊的火爐子裡邊，說道：

「看這幹麼，燒了牠吧。」

那信紙在爐子裡邊，烘了一下，立時化爲灰燼。老夫子的提弔着的心，彷彿從嗓子眼兒裡墜落在肚裡。

「看看，還是不讓我看吧。」

老夫子故意很鎮靜的說道：

「老七，你何必讓方老爺起疑心呢？那裡邊有什麼？」

鳳美孜孜一陣笑，笑得彎着腰，說道：

「我就是耍門鬥這實心眼兒。方老爺，你想，要是裏邊有什麼，六爺肯讓我拿出來讓你看麼？我要真讓你看，你看了，那裡邊沒有什麼，不是索然無味麼？你永遠的想着有什麼，回去再給我寫一封有趣

的信，我不是又賺一封麼？你知道我多麼寂寞啊，除了你們，還有誰給我寫信呢？」她說着她的眼發紅了。任安看她傷心，趕緊說道：

「得，得，我也是故意鬥門趣。我要愛看，早就奪過來了。」

第二天，任安有旁的事，費村又獨個跑去了。他向鳳美誇獎道：

「你真能幹。昨天晚上，我以為你真要讓他看我寫的信。真讓我提心吊膽。」

「我那能那麼老實呢？」

「但是我很用心寫的一封信，被你燒了。」

「燒了？這是什麼？」

她拿出一封信，念了一遍，正是昨天那封信。費村奪過來一看，正是自己所寫的，一點都不差。

「這就奇怪了。我眼看著你昨天拿這封信，你燒了這封信。這信怎麼會依然在呢？請你告訴我，你的戲法是怎麼樣玩的？向我說說。」

她把身子一扭，脖子一挺，露出驕傲的顏色，說道：

「不告你說。一說便沒趣啦。」

「你不說，我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老夫子神魂爲之顛倒。但那鳳美並不說「你不走，你就住這裏」，却出乎老夫子意外的說道：

「你今天晚上是不能不走的，我已經留下別人了。」

老夫子生了氣，憤然道：

「我在裡間，他在外間。我不走，我看他怎樣。」

十二點鐘了，外間的客，仍然不走。他是與老夫子泡上啦。鳳美作了難，他跑到外間，又跑到裡間，彷彿沒有了主意。他立在穿衣鏡前，又給臉上撲了一點粉，扭回頭來，輕聲說道：

「六爺，你要是真不走，你可得委屈一會兒。你躲在別的屋子裡待一會兒，讓他來裏間坐一會兒。我把他支吾走，你再回來。」

「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調虎離山？」

「不是，他現在是與你鬧別扭，他看見你走啦，他就沒氣可生啦。我和他好說，他自然就走了。」費村果然跟着她走到樓梯下的一個空屋子裡，那里沒有電燈，只有一盞昏昏暗暗的煤油燈。他自己想，沒若把我放在這裡邊一個鐘頭，我可就悶死了。沒有一刻鐘，只聽樓梯響，那個客人果然是走了。毛夥張二把臉一擦，說道：

「請六爺往樓上坐，七小姐的手段真高明，果然讓六爺達到最後目的。」

他上得樓去，鳳美瞋怒道：

「我的老爺子，你可把我難死了！」

# 十一

高明的手段，終於是不高明的，牠被搗穿了。於是鳳美丟掉費村和任安這兩幫熱客。

是在臘月初八之夜，任安跑到費村家裡發牢騷，是爲着職業問題。他終天準備着離開北京，費村與他抱同一的意思。在暑假外省入學就請費村去當教授，他知道校長有不穩的消息，所以遲遲未行。後來他們知道與他們很熟識的某先生有去接校長的可能，他們替他百般聯絡，四處奔走。這個未來的校長常說他們是開國元勳，事成必予重要位置。不料在事成之日，他給他們灑了。費村呢，雖然生氣，他的職業還不發生問題。不過這却是這本小說的一個重要關鍵。要是新校長把費村等拉走呢，他換換環境，心緒好起來，也許沒有後來的人生的糾紛。這本小說可就中斷了。他那剛直的脾氣，是不會委屈求全的，雖然他手執着舊校長的聘約，他要想去，只用稍微表示就可以。可是他要得是那個勁兒，要等着新校長說出來十分懇切的話，不料那新校長只輕描淡寫的虛讓了一下。他便憤然了。他這憤然，連累了東林和任安。他們實在想去博得一個教授名義。任安在燈下向費村說道：

「你和東林走不走，都沒有什麼關係。我呢，實在有走的必要。你想，我在屋裡待着吧，我旁邊坐個仇人。去鳳美那裡玩玩吧，她光想敲我的竹槓。」

費村有意無意的問道：

「要敲你什麼竹槓？」

「她要我給她買四雙絲襪子。」

費村聽得這話，覺得裡邊有點秘密。因為姑娘敲客，有一定的路線，一定是問與她有過交情的近客要東西。她現在既然要敲任安，這裡邊必有別の意味。且是費村已經給她剛買過四雙襪子了。她還囑咐着說，不要讓老方知道。於是向任安說道：

「奇怪，她要開絲襪子舖麼？」

「怎麼，你也給她買啦？」

「是的，昨天剛交給她。」

「幾點鐘？」

「下午四點。」

「這太奇怪啦。聽昨天六點鐘問我要的。」

兩個人各含着一枝紙煙，寂寂了一刻鐘，各人想各人的心思。費村習慣的噴了一口煙，那煙霧成了個圈。任安從新划着洋火，點着口中所含的紙煙。費村從座上起來，在屋裏盤旋幾步，陡然折回來，

燙立在任安前問道：

「影計，我請你告訴我一句實話。鳳美到底與你有交情不？」

任安很吃驚，因為他萬想不到費村會單刀直入的提出這個問題。他却故意表示鎮靜，把煙灰彈了一彈，又把右腿搭到左腿上，左腳在地上踏了幾下，才說道：

「我要問你啦。你和我有交情不？」

費村老實不客氣的說道：

「有！你呢？」

他看着任安的臉，等候答覆。他希望的是個否認的答覆，而任安却苦笑着說道：

「你有，我也有。」

費村若中了癩瘋，却又發出一個霹靂：

「好恨恨的東西！他騙去我神聖的感情，陷我於不義。」

他退一步，倒在沙發上大哭。任安跑上前去，拍着他叫：

「費村，費村！你這種脾氣，這樣的認真。我們一齊斷絕了她，不就得了。」

他們這樣鬧得大鬧地覆，費村的夫人，始終沒有過來，她和小孩們也許睡着了。費村立起身來，擦

去眼淚，說道：

「走，咱們上他那裡，當面對證對證。看她的臉往什麼地方放。看她還有高明的手段不？」

他拉着任安跑到北池子南口利通汽車行，坐上汽車到貴蓮班。鳳美看見他們去，很驚訝的問道：

「你們怎麼在這麼晚的時候來了？天已十二點鐘了。」他們兩位半天沒有言語。鳳美給她們點烟倒

茶，仍保持着平時不偏不向的態度。費村終究是個急性子，先發言道：

「鳳美，你辦得好事啊。」

「怎麼啦？」

費村厲聲道：

「怎麼啦？我以前怎麼問你，又怎麼囑咐你？你向方老爺說說。我和方老爺是朋友，讓你把我們的大義破了。你會發誓你與方老爺沒有交情，又會發誓與他不發生關係。可是現在你竟然與雙方都發生關係啦。」

她強辯道：

「誰說啦？」

「誰說啦？方老爺自己告我說啦。」

任安插嘴道：

「是我說的。可是你也會允許我不與張六爺發生關係啊。我要知道，我還能辦那事麼？」

她很無氣力的說道：

「閒沒事兒，你們跑到一塊兒去說那個去！」

禿頭老媽子走到中間說道：

「你們也得替姑娘想想。她感謝張六爺，她也感謝方老爺，她想報答你們，也只有用這種方法。你

們兩位老爺還有不聖明的，她是個班子上的姑娘，可不是誰的太太。她可不能替你們誰守節。你們說你們是朋友，她可不這樣想。她招待你們倆，無論誰，和招待別的客人一樣。她把你當成她的客人，也把他當作她的客人。她把方老爺與張六爺之間的關係，也就看成你們倆的任一個與別的客人之間的關係一樣。她爲着你們，受委屈已經不小了。樓上樓下，都贊美他會處理，竟然幾個月之間，讓你們倆都得到滿意。現在既然揭穿了，也沒什麼。你們兩位老爺願意同來玩玩，也好。不願意，你玩你的，他玩他的，不坐在一間屋子就得啦。」

費村聽到禿頭老媽說這一派話，便明白了審子姑娘的立場。她們像鏡子一樣的客觀，任你什麼客人與她們發生關係，也就和立在鏡子前那剎那間一樣。你過去了，她的心裡與鏡子一樣明淨的毫無保留。但是她們所最注重的，是她們的職業，是她們的生意，換句話說，是爲着錢。生法把錢賺到手，就是她們的道德。他明白了這個，他的像火焰一般的憤氣，立時消滅了。他很無氣力的說道：

「禿子說得對，我錯了。」

「既然明白了，那就好辦啦。現在就分吧，誰在裡間，誰在外間？」

費村又憤然道：

「那可不能。你們不把朋友看得重要，我們可不能如此。」

「那麼，還有辦法。就是，請你們倆，無論誰，退讓一下。」

任何說道：



「那就讓老七說吧，看她要誰？」

鳳美插嘴道：

「那話我可不能說，兩位老爺待我都是很好的。」

禿頭老媽說道：

「有辦法，七小姐作兩個圖，讓兩位老爺抓。」

鳳美果然去裡間拿出兩個紙片，一個寫「留」，一個寫「不留」，讓他們看畢，才團成紙蛋。任安跑去抓了一個，打開一看，是「不留」二字。他苦笑着說道：

「我失敗了。」

鳳美笑道：

「六爺也不必再抓了，你成功了。」

任安戴上帽子往外跑，差一點被門限絆倒。費村叫道：

「任安，任安？」

鳳美孜孜笑道：

「不要叫了，讓他走吧。這是我生法讓他走的。你看這兩個紙團兒。」

費村接過來展開一看，兩片紙上寫得都是「不留」，於是發怔了。

「我故意讓他先抓，他抓到那一個，都是失敗。那個寫「留」字的紙片，我早已扔了。」

「你的手段真高明，但是我也要走了。」

他抓起帽子往外跑，跑到石頭胡同北口，才追上任安。他們兩個跑到正陽旅館，開了一個房間，住了一夜，咒罵鳳美一夜。

次晨，費村回家，正在屋裡捉蝨子，任安又跑來了。費村說道：

「真倒霉，一晚上竟然爬上了十餘個，小旅館真不能住啊。我在民八在那里住過一次，彷彿記得很好。現在竟然糟到這種地步。」

任安很沒氣力的說道：

「請你趕緊給鄭州寫介紹信吧，我的辭職書已竟送到院長那里了。」

「爲什麼這樣急呢？你不要爲着鳳美太灰心了。」

「昨晚我們只顧鬧，出了大岔子。煤汽鍋炸了！我回去的時候，我的敵人，已把機器拉到工廠了。固然那是我們倆的責任，可是在發生事故的時候，我沒有在跟前，未免太丟臉。」

費村給任安送到車站之後，就近去肉市天福堂赴莫大爺的宴席。莫大爺是爲山南京出獄而回到北京的少圃洗塵的，東林和任安都是陪客。莫大爺愛耍闊氣，特別叫了他新挑識的情鐘。她是亞芳的妹妹，剛成起人，白中套紅的臉上有一雙迷人的眼睛，好比剛開放的一朵鮮花。她住在鑫鳳院的樓上，雁冰住在樓下。芳亞還有一個妹妹，叫亞文，臉上有許多糟疙瘩。莫大爺把她們一齊叫來，雁冰是東林的熟人，沒有問題。亞文是誰的人呢？莫大爺就把這責任放在費村身上了，費老夫子在熱鬧場中向來是愛給別

人湊趣的，於是就應諾了。但他看見雁冰憂鬱的面容，實在與她表同情。這是他的脾氣，看見失意的人，心中會起無限的哀矜。他舉起酒杯讓雁冰道：

「雁冰，請對一杯。」

雁冰舉起酒杯一飲而盡，他也一飲而盡。雁冰還敬，兩人又各乾一杯。老夫子硬性，雁冰比他還硬性，在不肯示弱的情景之下，他們每人飲了十餘杯。少圃本來是個能飲者，湊到跟前道：

「我本是高陽徒，來，來，再飲幾杯，雁冰姑娘。」他們對飲了，小山從容不迫也來到跟前道：

「咱們慢慢的飲幾杯。」

雁冰又與他對飲了。大家一齊鼓掌贊美她的大量，可是她伏在桌子上哭了。費老夫子本來不會飲酒，今天強飲幾杯，頭有點發暈。他看見她哭，去安慰她，心想把她扶在沙發上，誰知她趁着他的扶，竟然一楞頭摔到地板上。他彎腰去拉她，只見雜亂的脚步之中有一隻皮鞋踏到她的手背上。他嘆呀一聲把那隻腳搬過去，但她並沒有疼痛的表示。他吶喊道：「不要亂了，雁冰真醉了。」大家才注意，把她扶到沙發上，她如死人一般。莫大爺趕緊叫汽車，預備送她。但她怎樣上車呢？費老夫子沒有想到自己的老，就自報奮勇的背她。誰知老夫子和當年不一樣，醉的人與好的人不一樣，他一背，覺得氣力不夠，那醉人如死屍一般，不會用一點勁兒，於是他失敗了。其餘的人，盡是文質彬彬的，紳士式的東林站在一旁直噴嘴。莫大爺叫來三個夥計，兩邊兩個架着她的臂，另一個抬起她的腿；費老夫子抱住她的頭。高的樓，陡的梯，好幾次，差一點出了險，好容易才把她架到汽車上。費老夫子抱着她的頭，東林坐在

一旁。她出酒了，費老夫子怕污了她的衣服，又怕污了汽車，把自己的帽子接在她的嘴下，又把圍巾圍到她的胸上。然而她的衣服，終於免不了髒污，東林的狐裡呢表的大衣，也沾上了幾塊。到了靈鳳院門前，毛夥們出來把她架到屋裡床上。她出了酒，稍微清醒，於是哭起來。東林苦着臉，向費村說道：

「夥計，這場禍惹得可不小。」

他的意思很清楚，得花一筆款，賠償姑娘的衣服損失也。老媽子拿着圍巾和帽子向費村說道：

「擦了半天，擦不淨！」

費村說道：

「沒關係，留點痕跡作紀念也好。」

一陣喧鬧，莫大爺帶着情鍾與亞文也回來了。她們倆也醉了，她們的醉態和雁冰不一樣，雁冰是哭，她們是笑。費村跑到樓上看她們，她們好像吃了笑藥一樣。哭者令人痛惜，笑者令人害怕，或許有點令人厭惡。凡是非常態度的動作，都會令人的心理上不安。

費村樓上樓下跑着，覺得今天晚上的問題沒法解決，東林畢竟是學科學的，心有鐵般硬，看見雁冰哭聲稍住，說道：

「走，回家走。」

莫大爺的心情像柳絮一樣浮，聽得東林說走，也附和着說道：

「應該回家走了。」

費老夫子心裡很不以為然，他以爲莫大爺和東林應該在那守一夜，尤其是東林。但是他們說走，他也只好跟着走了。「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他向來是如此。

第二天早晨，費村跑到平安公廨，東林尚未起床，他的夫人出來笑道：

「我說狗是改不了吃屎的。他說，『狗能改吃屎』。我從這一次，往後看狗到底能否改了吃屎。」夫人看見他的衣服髒污，審問他，他承認了。他陪了許多不是，夫人才算不生氣。費村跑到裡間，向他的頭上彈了幾下，問道：

「狗能改吃屎麼？」

「好好喂牠，牠何必吃屎呢？」

費村嘆息道：

「你這狗有人喂，所以說能改了吃屎。沒人喂的狗呢？只有讓牠吃屎吃到死了。」

## 十二

這是費老夫子應該還的六七年的冤債，他又與久不見的李依蘭相遇了。她穿着紫色緞袍，滾着很寬的黑邊；腳踏着黃色的皮鞋，擦得起明發亮；皮鞋上邊，袍子下邊，露出花邊黑緞褲子。臉面胖了許多，潤澤了許多，羞怯去了，現出聰明，而那純厚的底子，還在那里寓藏着。汪太太把她叫到費村和吳銘三的面前時，費村大吃一驚，

「呵，你怎會又來了？」

「你見過我麼？我怎麼不記得了。」

「你不記得麼？就在這個屋子，我同着兩位朋友，一個高高的，瘦瘦的穿着洋服，姓高；一個矮矮的，是後來的，戴着眼鏡，姓方。」

她索思了一會兒，說道：

「我想起來了，您姓張。我就見過您一次。我的奶奶和大姐把我關起來了，我好久沒有往這裏來。她的「您」字說得非常道地。奶奶的稱呼，激起費村的懸疑。他問道：

「你還有奶奶麼？前次你只說有母親麼？」

她笑了一笑，說道：

「我們在旗的人，叫母親，就叫奶奶，也叫娘。」

結巴舌的銘三說道：

「你，你們原來是老，老朋友。」

汪太太說道：

「既然是老朋友，那就有擔待了。她可是老實巴實。就她吧？張先生。」

費村點點頭，汪太太出去了。依蘭慫恿銘三再叫個姑娘，銘三推委。費村知道他的脾氣，他愛偷偷摸摸，在朋友面前決不挑識人。他就以沒有花過錢自鳴清高。既然是清高，何必隨着朋友瞎跑呢？他有很好的理由答覆。他要研究女子心理，心理學是他的吃飯家伙。他們在那里說一會話兒，天已經黑了。費村提議去市場東來順吃飯，銘三說道：

「恐怕已經封灶了，今天已是二十六。」

費村說道：

「未必，現在他們已經沒有先前認真了。有的根本不封灶。」

他們把汪太太請進屋裏問道：

「我們帶李小姐去吃東來順，可以麼？」

「那有什麼不可以。回來給我捎個鷄子，我在教，愛吃他的。」

他們出得門來，讓李依蘭坐上費村的包車，又雇了兩輛，拉到市場。東來順還沒封灶，他們揀一個僻靜的單間吃涮羊肉。吃畢，費村說：

「應該給汪太太買鷄子了，不知有沒有？」

依蘭說道：

「不用給她買，我在她那里也待不長，他妹妹淨欺負我。」

銘三插嘴道：

「她們欺負你，你就不必幹了。我看你爽性跟張先生同居得啦。我去和你奶奶說。」

她笑一笑，沒有答覆。他們吃罷飯以後，銘三告了辭，費村把她送回去。汪太太說道：

「今天晚上，張先生不必回去了。我看你和二姑娘很投緣的。」

他一看李依蘭的臉的表情，點點頭。

「那麼，就打發車夫回去吧。江媽，上胡同口，讓張先生的車夫回去吧，明兒早上來接。」

這里到底沒有窰子裡邊喧鬧，又因是年關的時候，沒有什麼客人，所以他們十點鐘即就寢了。費村睡到十二點的時候，嗚得叫了一聲，接着是長時間的飲泣。原因是這樣；他在半睡半醒之中，聽得屋門響了一聲。他睜開眼睛一看，只見那擋着套間的木板移動之後，現出一個尺八長的紅臉，在半意識之下，他好像見了鬼，於是他呱得一聲叫出來，四肢發一陣拘攣，出了一身冷汗。他忘記他不是在自己的家裏，他忘記了江媽的臉，那長的紅臉原是江媽，她怕爐子火滅，進去添煤。他清醒之後，更痛定思痛，飲泣起來。江媽走了，依蘭被聒醒。她披衣服，上廁所回來，才問他原因。他把近因與遠因都告訴了她。她也有所感觸。已婚的男子與已婚的女子同床，實在是件慘事。他們背後都有一段歷史。這歷史無論如何是不能磨滅的，除非人類沒有記憶，或改換成另外一個腦子。費村想到他的元配，想到他的繼室，是很自然的事；依蘭想到她似脫離關係而尚未完全脫離關係的前夫，也是很自然的事。同床異夢的境



界，惟有在此時可以得到真實的註解。這種滋味的確可以反襯初戀的神聖，初婚的甜蜜。在這不規則的情景之下，說是快樂，裡邊夾雜着淒慘；說是甜蜜，裡邊帶着苦滋味。依蘭畢竟年輕，說了一會兒話，就睡着了。我們的費老夫子竟然思想後，想到了天亮。車夫老朱很忠實，早就在門前等着了。

他一直到自己的屋，覺得冷冰冰的像冰窖一樣，因為他的夫人素持節儉的目的，在他未回來之前，決不讓老媽生他屋中的爐子。他氣憤的把爐子蹬了一下，那爐子一搖晃，烟筒的銜接處受其影響，落下來許多烟灰。他罵了一聲道：

「這樣的家算家麼？」

他賭着氣，連早點也沒吃，又跑出去了。他找找這個朋友，尋尋那個朋友，又到了晚上。他回得家去，一進屋門，仍然覺得冷冰冰的，爐子的火仍然未曾生。他嘆息道：

「家庭不可救藥，我也不可救藥了。」

他昨天晚上受到激刺之後，的確想到他夫人的好處，自己家裡的安適，而現在的憤氣把昨夜所想的，一筆勾消。於是他又跑到汪太太家裏。從此那個胡同口外常放一輛洋車，鄰老頭的汽車來了，就放在那旁邊。

到除夕之夜，在太太表示驚惶。他翻箱倒櫃的收拾她所存的煙土，費村坐在旁邊像傻子一樣呆着。她從大箱子裏邊拿出小箱子，從小箱子裏邊拿出紙包子，又把那紙包子拽到自己的懷裡。她用手隔着衣服又捺了一捺，然後向費村說道：

「張先生，可不是我趕你，地而可是緊得很。你要是怕，你就住到這里。」

費村心裏也著實害怕，因為他曾看見街上警察用小繩子牽着那些男女提着褲子低着頭的醜態，然而怨毒在他的心裏戰勝了一切，說道：

「怕什麼，我什麼都不怕。」

汪太太看了他一眼，說道：

「我不過提醒你，只要你有底。我要出門了。」

她的意思是說，只要你的勢力能壓過警察。但費老夫子是窮教書匠一個，除教書匠之外，他什麼人也不認識。他現在只是抱了一種主義，與命運相搏鬥。他聽孟太太說過，她曾在警察局待過一夜，他又聽劉聽飯店姑娘說過，她穿着單衣，跳過窗戶，在屋外的夾道裏凍過兩個鐘頭，凍得病了幾個月；他又聽劉老爺說過，他自己受過罰，姑娘的罰款也是他代繳；繳了款，算完事，並未登報。因為官廳沒有別的目的，只在要錢。某要人的太太要錢，官廳為她抓了五百起賭案，目的並不在禁賭。某市長又要過一千起癮君子，目的並不在禁烟。又有某市長要過三百起暗娼，目的不在維持風化。地而緊了，就是錢緊了。有大緊，有小緊；大緊是大官要大款，小緊是警察同胞們找點零花消。

他在百感交集之中等候十點鐘的來到，出岔子都在十點鐘以後。他看着那時鐘上的大針，一分一分的挪動。他注視着短針，經過十一點又到十二點。十二點半，汪太太回來了。他的心才放到肚裏，十二點不出岔子，大概可以平安了，雖然有例外，那只是千分之一的倒運機會。

天亮了，春王正月，萬象更新。依蘭說道：

「您守着我長了一歲，我算十九歲了。」

「你屬什麼相？」

「我屬大龍的。」

「你倒比我大，我是屬小龍的。」

「真奇怪，昨天晚上這床上竟然臥兩條龍。您是那一輪的小龍？」

「我今天是四十三歲開始了。」

「四十三歲就留那麼長的鬍子，我看您乾脆刮了吧。」

費村哈哈大笑，含着自嘲的笑，說道：

「我這幾根鬍子，我倒不能自主了。鳳美勸我留鬍子，你又勸我刮去，到底留下好呢，還是刮去好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也罷，我聽你的話，我就把牠刮了去。」

依蘭很高興。實在說，費村也早有意刮去鬍子。他是愛在鬍子上門把戲的。他以前留上鬍子，並不是爲着鳳美的勸，他是表示着他與家庭無什麼關係了，他算另變了一個人。誰知他的校長看見他留上鬍子，故意和他開玩笑說：

「我剛刮去，你便留上，彷彿是從我的嘴上，搬運到你的嘴上。」

他當時覺得很不好意思；有心將牠刮去，又不願猝然的那樣辦，不料現在送個大大的人情。這恐怕

是他一生最大的一件得意事。他一輩子沒有儲蓄過，錢到用時方恨無，而今竟儲蓄了幾根鬍子，剛能用到刀刃上。他一輩子性急，什麼事說辦就辦，而今緩了幾天，竟然得到好處。

他回家之後，有幾個近朋友來拜年。可笑的是東林，上西屋給費村夫人去拜年竟然碰了一鼻子灰。

「大嫂，我給你拜年。」

「不敢當。」

待答不理的說了這三個字，連座也沒有讓。她最討厭東林夫婦，尤其是東林的太太。男人壞了，就應該不理他，而東林的太太還要委曲求全，這使她生氣。女人是爲女人而生，並不是爲男人而生，抹上一點粉是爲自己高興。而東林的太太那麼大年歲了，爲籠絡丈夫，紅粉自粉抹一臉，未免有失自己的人格，這更是使她生氣。「我不會浪，」是她常說的口頭禪。丈夫的衣服，原爲蔽寒遮體，東林的太太愛誇自己的針工好。費村有一次回家說：「高太太說這棉袴針腳太大了。」她聽得這話破口大罵。這些事情，費村可沒有向東林夫婦說過。東林來拜年，是以朋友之禮來，她可是以敵人之心對待他。東林很生氣，費村陪着他去找銘三了。銘三結巴着說道：

「我見着李依蘭的媽了。很整潔的一位老太太，像蕭太后。我和她提及那個事兒，她說：「依蘭的丈夫，回來不回來，還不敢一定。我不敢作她的主。」可見依蘭只要願意，她媽不會干涉的。在我這里吃晚飯，老太太作的有鄉間年菜。吃罷飯，我們可以到依蘭家裡看看。」

他們到了李依蘭家時，依蘭剛回家，她正在生氣，因爲汪太太的妹妹敲了她幾塊錢的竹槓，她的餘

鏡走到街上又丟了。她母親住了兩間小屋子，一明一暗。外間放了一張桌子，上邊放了許多茶具，沒有一個灰土星兒。牆上掛了許多像片，有的是依蘭獨身，有的是和她丈夫合照的，丈夫穿着軍裝，很像一個有爲的青年。中間是依蘭的放大半身像，那坦白天真的面容，真像出水的芙蓉。裏間是一個大炕，臨着窗下放著四五隻被窩，折疊的整齊，好像每早放過之後又加以熨斗。她母親，高條的身體，曼妙的臉面，走起路來，上身沒有一點搖擺，脚步習慣的往前後傾軋，表示着她常穿旗袍的鞋。她的眼睛，鼻子，嘴，都像依蘭；惟面部不大像。依蘭的面部稍寬，沒有她的長；依蘭的顏色，稍微發紅，她的顏色白而有點青頭兒。依蘭的牙齒，就好了，她的更整齊。她說話時，下巴頰稍微往左下右下點，好像唱戲的要嗑板眼。她的語言，是道地的北京話。譬如說關係的「係字」，一定把他念成細而長的撮口音。銘三低聲說道：

「你看像不像？」

東林說道：

「真像！」

他們一致承認她像蕭太后。她大聲說道：

「他走了，他不回來。你們朋友，也應該寫信勸他早些回來。他把人給我撇這裡，叫我怎麼辦！」她一面說着，一面給屋裡的客人使眼色。她是要拿這話讓同院的人聽，表明這些客人都是依蘭丈夫的朋友。又低聲說道：

「你們想我有什麼辦法呢？老麗把人扔下去了，她沒生活，我又養活不起。她偷跑到汪太太那裡，算怎麼一回事兒？我生氣呀，我可不能管她。我實在愛她，她長得比姐姐妹妹都好看。」

銘三提出他的意見時，她說：

「老麗沒有回來，事還沒了結。我給她養活這幾年，看他回來怎麼辦？現在從我的嘴裡不能把人許給誰！」

銘三掉回頭去問依蘭道：

「你是怎樣想法？」

「我沒有什麼想法，反正我不去汪太太那裏了。我犯不着去受她們的氣。」

「那麼，你就跟張先生得啦。」

「我不願當姨太太。」

費村接着說道：

「我也沒福氣娶姨太太，我也不贊成娶姨太太。我歷來是主張一夫一妻制的，設若有人嫁給我，我便離婚。」

東林說道：

「那還不行麼？依蘭！你也離婚得啦。」

「沒有人給我辦。他成又一國的人了，他不理這查兒，有什麼辦法。」

他們說了半個下午話，並沒有什麼結果。

## 十三

費老夫子又添一層悲哀，他的一個朋友又死了。這個朋友在學問上很幫他的大忙，最近還約他共寫某種辭書，還問他會逛廠甸啦沒有。老夫子的行踪，他約略有所聞，會有意無意的問過三言兩語，不料他正在堂上講書的時候，因血壓高，猝倒而死了。老夫子是個神經衰弱的人，他認為死了一個朋友，就像他的神經支線斷絕了一根。因之，他每天的精神總恍惚惚的。

說話已到清明時節，前一日傍晚下起大雨來。門前來了一輛汽車，接着便是拍門。他出去一問，原是有幾個朋友在且宜飯館候他去吃飯的。他到且宜之後，大家鼓掌道：

「歡迎，歡迎！」

胖博士問道：

「哼？你的那一位怎麼沒來？」

費村問道：

「那一位？誰呀？」

「誰？就是李依蘭，你的愛人，將來的太太。你以為我不知道，還和我打哈哈。你知道我們今天爲什麼請你，就是給你賀喜。快把她請來吧！」

費村莫明其妙的說道：

「奇怪，這話從那裏說起？」

銘三湊近前來說：

「我，我已經給你辦好了。」

東林搶着說道：

「我給公廨打電話，讓找着費村的車，去把她接來。」

遲了一會兒，車夫老朱回電話說：

「李小姐不來，因爲雨太大。」

銘三說道：

「我坐汽車去接她，她一定來。」

又遲了一會兒銘三果然帶着她來了。大家一齊鼓掌，她的臉紅了。莫大爺最會起哄，把費村與依蘭

推到上座道：

「今天羅漢請觀音，明天觀音好請羅漢。」



飲酒吃飯之後，許多人都要上前門，只是對於費村和依蘭沒法安置，莫大爺很聰明的說道：

「把老師和師娘送到中央飯店得啦。」

費村笑道：

「我要真是你的老師，你這個學生可是青出於藍了。」

他們倆到飯店之後，李依蘭的精神非常萎靡。費村總以為她有不樂意之處，再三的問她，她也無所表示，她只拿着前門烟一枝一枝的抽。費村的精神着實不安，一方面慚愧，一方面恐懼。在內心中想着四十餘歲的老頭兒，決不應該存佔據十九歲少女的野心。門外的夾道一陣陣的剛啦啦響。那響好像指揮刀刺着地板。他疑心裡邊住的有軍人，再不然，就是什麼巡官來查店。每響一聲，他的神經受一次震動。那聲音竟然一陣陣的響到天亮。到天亮，他上廁所，才發見那響聲之所由來。原來是廁所門上的彈簧，一端斷了，一端尙在門上繫連着。門一開；刷啦一聲響；門一闔，也是刷啦一聲響。別人去開房間，是享樂；老夫子去開房間，是受罪。

次晨，天氣很好，他帶着依蘭去遊萬牲園。他們看罷猴子和象之後，又去看鳥。他指着鳥籠子上的小牌，問道：

「你看這是什麼鳥？」

她答道：

「相思鳥。」

老夫子明明知道她認識這三字，所以發問者，他有很深的含意。他在民國八年初次遊萬牲園時，看見一位漂亮的女子念這「相思鳥」三字，其聲音清脆而淒慘。他當時想像着那女子必有一層隱情。這聲音在他的腦子裡保存了十餘年，很想再聽一次，沒有機會。今天他讓依蘭念，可以溫習他的舊夢。他知道依蘭準能念的好聽，因為她背後有一段隱痛歷史。且是藉着這個可以勾引起來她對自己的新情感。她的聲音畢竟與前一女子的聲音不同：那女子是南方人，聲音清；依蘭是北京人，聲音潤。他點點頭，說道：

「對了，是相思鳥。多麼艷麗的名子！鳥尚相思，而況人乎？」

她含着淚說：

「相思倒不錯，只怕單思。」

她是說她自己，因為她想着她的丈夫了。費村故意打趣道：

「我這一生，倒有點很積陰德的事，沒有讓人單思過我。」

「難道說沒有一個女子愛過你麼？」

費村彷彿想了一想，很忠實的說道：

「沒有，除了母親。」

他的淚流下來了，更憤然的說道：

「不惟女人，連男人也沒有喜歡我的。都是朋友丟棄我，我沒有丟棄過朋友。就因為這個緣故，我

「愈愛朋友，甚而至於把仇人當成朋友。」

「多可憐吧，從今我試愛你一下。」

「一說試，那便不是單純的，自然的。愛是出於自然，誰愛誰，並沒有存心試試的。」

「何必那麼認真呢？」

「人生可不是隨便玩玩的事！」

他們說着話，已走到幽風堂。幽風堂在老夫子的腦海裡有兩段不可磨滅的印象。他初次來遊時，他走到這里餓了。他看見幽風堂的桌椅油漆一新，桌子上的茶具起明發亮，顧主們都是衣冠整齊。他想着自己隨便吃點東西，決不敢去登高雅之堂，左顧右盼，發見東邊的高坡上，有兩張破桌子，很像四鄉的大路上的小飯舖，他就去坐到那里了。夥計說：「你解手麼？」他說：「我吃飯。」「吃飯在那邊的，這是我們夥計吃飯的桌子。」他順着夥計所指的地方看去，仍然是幽風堂。那夥計說着，又吶喊了一聲，是通知幽風堂的看座的照顧客人。他故意慢慢的走了幾步，到幽風堂前回頭看了一下，緊走幾步。一過幽風堂，他丟箭的跑了，彷彿怕那夥計拉着他，非讓他去吃飯不可。他當時自己想：什麼時候有錢啦，非來這里吃頓飯不可。轉眼又是幾年，他當着先生了，帶着孩子老婆走到這里。他要彌補缺陷，也可以說是報復。他的夫人怕花錢，不讓往那里坐，他拉着孩子強坐到那里，夫人坐在一邊擻着嘴，小孩子爲着抓瓜子兒，挨了兩巴掌，結果東西也沒得吃成。今天他要達到目的了，他帶着依蘭坐下了，雖然吃了幾樣點心，可是那缺陷是補不起來的。一則因爲國府南遷後，幽風堂的派頭沒有當年大，桌椅也沒有

當年亮，油漆褪色了，露出白而灰的斑剝。顧客三三兩兩，陪襯得格外寂寞。老夫子有滄桑之感，有衣錦夜行之感。而況他今天帶着李依蘭，是戀愛呢，是偷情呢？他總認爲已婚的男子與已婚的女子，不配講戀愛。戀愛雖然也怕人看見，但總有光明正大之氣在。偷情是百分之百的怕人看見；在這種心理之下，衣錦不得不抱着夜行的主義了。他終天想彌補缺陷，結果都是剜肉補瘡。瘡口補成個大贅疣，好肉却另剜一個大坑。醜陋哉！他想。

他們吃了東西之後，往西走到花塢。老夫子還要往西走，依蘭累了。她爲什麼這樣不帶勁兒呢？一定是對我有不滿吧？老夫子在心裏總盤算這些問題。他們回走到門裡，碰見藍教授帶着他的家屬剛進來。雙方招呼了幾句，依蘭背過臉立到路旁的河沿上。藍教授走過去，又拐回頭向他的太太輕聲說了幾句話。那當然是對老夫子有所批評了。

空氣愈來愈濃厚，兩個人的意識亦愈來愈加強，終於實行同居了。在同居之前，老夫子苦實費了許多躊躇。家庭，社會，汪太太好比三條鐵鍊在他的心裏緊緊的綁着。他首先跑到汪太太那里，故意問道：

「汪太太，依蘭在這里不？」

「她好久沒來。她不來，我倒省心。她那媽呀，實在難鬥，三天兩頭的來和我惹氣，總怕她姑娘受委屈。」

老夫子露出驚訝的神氣，說道：

「怕受委屈？那麼她當初就該不來呀！」

汪太太鼻子哼了一下，表示着輕蔑，說道：

「她不讓她姑娘來吧，她又養活不起。」

「一個人能吃多少呢？」

「光吃，當然費不了多少錢啦。就是她那毛病，可太費錢啦。」

「什麼毛病呢？」

「抽白麵兒！是來到這裏的姑娘，都有毛病；不是愛要錢，就是愛抽白麵兒。你想想，好好的住家  
丟兒，一天兩頓飯，不是很容易解決麼？何必來這裏丟人現臉的！」

老夫子搖搖頭，說道：

「別人，我不知道；她，我看不像。」

汪太太很乖巧的看他一眼，說道：

「你打聽她，打聽的這麼仔細，是不是真有意和她過日子？」

不會說謊話的老夫子，毅然承認道：

「是的，有這意思。」

汪太太很懇切的說道：

「我勸你乾脆把這個意思打消吧。你可惹不起她們，她姐姐下過密子，她說過大鼓。來這裡邊接姑

娘的，都是些混混兒，說打就打，說罵就罵；吃着她，還要打着她。混混兒接姑娘，就爲吃她。北京人常說吃女人的，就是這樣的人，可多着啦。你是那樣的人麼？以你這樣的身分……」

汪太太自覺說的是真切話，可是話越真切越像造謠，老夫子便以姑妄聽之的心理對待她。他辭別她，一直跑到依蘭家裏。

依蘭問道：

「汪太太什麼態度？」

「看她那樣子，她是不會積極作梗的。不過她說你許多壞話，她說你抽白麵兒，還說你說過大鼓」她憤然道：

「這種人真可惡，就會無中生有的造謠言。我要是會說打鼓，我還會跑到她那里？抽白麵兒不抽白麵兒，你還會不知道？我們在一塊兒不是一天了，你看見我抽啦麼？我們在中央飯店住了一夜，接着又去逛萬牲園，抽白麵兒的能支持麼？」

她的話雖不多，的確是有力的反証。老夫子很首肯。她接住說道：

「她這人哪，就會兩頭說壞話。她向我說：『二姑娘呀，你不要與張先生太接近了。他家門不幸，正倒着霉的，不一定出什麼亂子的。』你會對她說過你去年在家裡掃除出去幾十個刺蝟，有這事麼？」

他很興奮的答道：

「是的。那刺蝟又多又大，我生平真沒見過。牠們每夜在我那空屋子的稻草堆裡叫喚，我多天不知

道是什麼。我一發見，我賭氣的和我的大兒子，把牠們掃除到河溝裡了。」

「她說那就是家門不幸的原因。刺蝟是北京的西大家之一，請還請不到的，你竟然把財神爺往門外推。她說牠們還要向你報仇，所以叫我離你遠遠的。」

他哈哈大笑道：

「奇怪，動物都成神了。牠們會報仇，哈哈……從她這些話看起來，她是生法子造謠，她是離間我們。」

「她不離間，我還拿不穩主意。現在我拿定主意了，跟你啦。快找房子吧，我們氣氣她。」

她這幾句話著實能抓住老夫子的心理，收拾住他的脾氣。

他最討厭兩頭說壞話的人，爲着反對這樣的人，猶豫的心便去了一大半。

他的夫人呢，抱得是不聞不問主意；家庭也算沒有問題。

他到平安公廨和東林太太說及和依蘭同居的事，她說：

「你這樣辦，可算救了一個人。她和你同居，真是從地獄到天堂。」

婦女向來是對婦女同情的。她這話更使老夫子積極，只要能救一個人，他願犧牲一切。老夫子義氣填胸，猶豫的心竟然只留一二分。他又跑到伍教授那里談及此事，伍教授說道：

「你一半爲求精神的安慰，一半要從井救人，我能說什麼話呢？在人生的途徑上，各人有各人的態度，他有不受人阻止的權利。他只要自己受得了，任何人的批評，他都可以不管的。」

他這一番不作主張的聰明話，倒使老夫子的猶豫心連一二分也沒有了。他知道社會上的批評都是隔靴抓癢。這和文藝的批評一樣，打開文學史一看，沒有一個文學家在批評者的嘴裡不是失敗的。實在說，文學家的甘苦自有文學家自己知道。

老夫子自己想道：

「人生是爲道學存在呢？是道學爲人生而存在呢？我以前常譏諷人，以後讓人譏諷吧！以前的我，在去年就死到北海橋頭下的水裡了。讓世人隨伊批評吧。他們的批評，是他們所已得，或是所不需，又或者所不能。」

他又跑到李依蘭那里說道：

「明天我們搬到平安公廨去。不過我要與你約法三章：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你懂得我的意思麼？」

她說道：

「我明白。決不會給你丟人。不過老龍要是回來呢？」

他遲疑了一下，說道：

「只要他還要你，我很希望你們團圓。」

她母親在旁邊把兩手一拍，說道：

「對了！我這姑娘沒地方放，就放你那里吧。老龍回來了，看情形再說。」



## 十四

由東林太太的接洽，費材與依蘭住到平安公寓了。掌櫃是她以前的厨子，她又是股東。在春暖還寒的夜裡，他們搬進公廨時，正遇着警察要查公廨。掌櫃說：

『你們連一點東西也沒有，簡直不像住家的。袁市長可認真的很，警察要想找麻煩，我可擔當不起。』

東林太太說道：

『不要緊，把我的箱子搬那屋兩個，應酬一時就得了。』

依蘭年幼，不覺得什麼；費材心裡着實害怕。等警察查過了，他才把心放在肚裡。他發見依蘭僅帶鋪的，沒有蓋的，他趕緊跑到市場買被子。他對於買東西，是不在行的。掏了六元錢買了一條薄薄的花洋布被子。在夜深的時候，凍得他們兩個直抖搜。

費老夫子每天回家吃飯，依蘭在公廨包火。他的功課都在上午，下午便跑到公廨裏。依蘭的習慣有

些不好的，他很耐心的勸改。她改正的很快，起初隨便吐痰，後來不那樣了；起初愛把沒包皮的食物放在床上一點一點吃，後來也知道清潔勸髒了。她買了幾朵花插在瓶子裡，老夫子把老師寫得中堂和對聯掛在後牆上。伍教授寫來一封開玩笑的信，紙好字好款式也好，他買個小鏡框把他裝進去，也掛在牆上。屋子因之越來越像住家的，老夫子心裡著實高興。

依蘭心想做件夾大衣，說只用二十元就可以。莫大爺給他們介紹到新華公司，隨便揀材料，做成才給錢。他們去到那里選了醬色的呢料，公司說是新到的最摩登的材料，依蘭很高興。第三天，莫大爺問價錢時，老夫子答不出來，他以為莫大爺會向公司說過他們的預算。莫大爺笑道：

「你真是農村的習慣，買東西那有不問價錢的？」

「是你介紹的，他們會騙我？我向來是信託朋友的。」

「材料不一樣，價錢也不一樣。」

他打電話問價錢時，竟然超過預算一倍多。依蘭嫌太貴，可是已經裁了。老夫子說道：

「也罷，好的總是比壞的貴。」

大衣做成了，依蘭很得意，要求上市場照像。照像之後，他們到五芳齋吃晚飯。依蘭要喝酒，他也想喝幾杯。一斤黃酒喝完了，她還要喝。五芳齋後邊有個坤書場，剛開場時，要打一陣熱鬧的鑼鼓。她聽得那聲音，扒住後窗往外看了一時，回來又接着喝酒。她說她的丈夫，老龍在未娶她之前，曾在那里聽過一個歌女，給她買了許多東西。婚後，他還暗地與她來往。爲着這個，他們會鬧過一次大風波。她

提起這事，又憤又氣。第二斤酒喝完了，她還要喝，於是他們又要了半斤。半斤酒又完了，她還要，老夫子一方面勸她，一方面又要了四兩。她把那酒倒在茶杯裡，一舉而盡。老夫子驚訝道：

「這還了得，你是醉了。」

她咯咯笑，却含着眼淚。他實在憐惜她，實在憐惜她的不幸。他把她攙下樓梯，扶到車上。每隔幾分鐘，他總要叫她一聲。到公廡門口，她差一點摔倒，他用力的扶着她，她像是要縮在他身上。到屋裡，她不承認醉，藉着酒力與老夫子周旋。

第二天下午，老夫子下課回來，她沒起床，也沒吃飯，她病了。她說她肚疼，他實在害怕。他催她起來去找醫生，給她十元錢。晚上回來，她和好人一樣，她說她吃了東安堂的特效藥好了。她從此隔一禮拜總要開一次肚疼病，拿着錢一出去吃藥，就好着回來。老夫子說道：

「那藥真靈驗，可以多買一點，以備不時之需。」

老夫子要印一本書，他拿着底稿念，請個朋友看着抄稿對。一次朋友沒有來，她說：

「我給你對好了。」

他笑一笑，知道她識字太少。然而據經驗，書記抄的很靠往，所以就讓她試一試。

「對不對？」

「對了！」

在她應聲說對之後，他還要拿過來再看一看。本意求快，這樣倒遲了許多。愛着急的老夫子，現在

的心比誰的還能忍耐。

禮拜日，或夕陽下，他們時常散步於北海。老夫子看見般若台下的橋，名之曰甦橋；看見濠溝間，告依蘭去年在那里寫遺囑的故事，她帶着調侃的語調說道：

「你那是來自殺，分明是來吃糖包來了。」

他聽着她這嘲笑的話，很不能自解當時的心理。他們走到山洞無人的地方，擁抱而且接吻，像是初戀。沒有戀愛而結婚的老夫子，現在要努力補習戀愛了。然而這種補習者的心理，畢竟與初戀者的心理不同。他看見他的學生東野君在塔前的石碑亭上與未婚妻研究功課，他羞愧了。他好像某篇小說所寫的一個七八十的老人，背着別人去玩兒童的鐵圈，一方強高興，一方怕人見，唉，缺陷是不能補的，他在心裏發出這樣的歎息。

一個傍晚，他們在白塔的西邊的假山上往下走，看見一個人像是失了路徑，老夫子忘掉自己是帶着愛人，大聲叫道：

「那邊下不去啊！」

那人在遠處應聲道：

「張先生，這邊能走。」

他也不知道那人是誰，然而他羞愧了，到處會碰見熟人。他趕緊往無人地方走，結果自己走到了死路。一道磚牆有四尺多高，依蘭爬不上去，他抱住她往上推。把她推上去之後，他自己失敗幾次，才爬

過去。依蘭嘲笑他道：

「自己的路尚且走不好，還要強裝通人，給人家指路。」

老夫子嘆息道：

「老人之所以令年輕人討厭，就在這個地方。」

又一次，在攬翠軒的茶座上碰見解大傻子。他怕解大傻子看見他們，他却過來周旋道：

「這是大嫂？」

「啊，啊，啊……」

他啊了半天，沒有別的話。不會說謊的老夫子，始終不敢說出：

「是的，這是內人。」

他實在怕解大傻子發出這樣的話：

「是，是如夫人吧？」

內心之疚，就够老夫子受了，不料又遇着外來的壓迫。從這外來的壓迫之中，打破了老夫子的美

夢。

東林近來常說依蘭的壞話，他說依蘭真說過大鼓，她家裡掛那個放大像片，就是說大鼓時照的，又說她真抽過白麵兒。有一天晚上，東林說道：

「你知道麼？今天有個姓郭的來找她，他說他是在郵局作事的。我把他搶白一頓，他滾了。她那一

雙白番布鞋，她說是一元多錢買的，那會有那麼便宜的東西！」

老夫子一聽得這話，頭上若冒起了三尺大火，跑到屋裏問道：「依蘭，你這可太對不起人了。那個姓郭的到底是誰？」

他一面問着，一面去取牆上的字畫。她攬着他，哭着說道：「是高先生向你說的吧？他來這屋裡調戲我，叫我妹妹，要和我接吻。我把頭一扭，他沒接住。我說費村快來了，他才跑出去。那個姓郭的，是老郭的朋友，我媽要告他住址。我這位老太太非把我害死不可。害到這樣了，還要生法陷害。你不信，你去問問她。」

老夫子跑到東林屋裡向他的太太說道：

「你勸勸東林，不要胡鬧，朋友義氣重。」

第二天東林笑着說道：

「我居然當起石秀了。」

老夫子又跑到依蘭家裏，老太太說道：

「不錯，那姓郭是老郭的朋友，他要去看看，我覺得沒有妨礙，所以我讓他去了。高先生那人，我看你還是遠他一點好。臉上沒肉，必定是怪物。你看他那額骨那麼高，連一點肉也沒有。我那孩子一點毛病沒有，我就擔心她那嗜好，她由白的換成黑的，現在吞生煙泡，我怕把她吃死了。你回去找一找，總能找得着生煙泡，你好好勸勸她，讓她戒了，我就感謝不盡了。」

老夫子半信半疑的回到公寓拉開抽屜，果然發見一個酒杯，盛着半杯很稀的煙膏。

一切都証實了。汪太太說她抽白麵兒，東林說她抽白麵兒都不是謊話。他又想到中央飯店的委靡不振及逛萬牲園沒有興致，以及時常鬧肚疼病都與嗜好有關係。他想不到他那美麗而有血色的面容，會遮蓋住她的嗜好；更想不到那具有純樸天真的面貌的依蘭，會向他說謊。

她從外邊回來，他拿出那個煙膏說道：

「依蘭，這是什麼？」

她呆了，半天沒有言語。她哭了，她的哭比笑着好看，因為她的臉，橫度微大，一哭，臉拉長了，正顯出她的美。老夫子看見她的美，心裡發酸，也流下淚來。她趁這個機會說道：

「是的，我以前是抽過白麵的。這都是老太太給我造下的孽，她壓迫老弱，老弱無聊，先抽上癮了。也許是故意的吧。他引逗着我抽，把我也慣上癮了。我現在跟你在一塊，原打算戒除的，所以才換成黑的。你想，我要不打算戒除，我何必跟你呢？」

老夫子嘆息道：

「無辜的孩子，可憐！這都是社會之過，家庭之過。但你把生煙泡吞下去，要吞死了怎麼辦！」

「這又是老太太的話，我那會是那樣辦呢？我弄那個，原爲着配藥。」

他對於抽大烟的一切，是個大外行；可是他會聽說過配戒煙藥，必須攪雜進去一點煙膏；所以對於這煙膏的事情便不深究了。但他心裡一件最難過的事，是依蘭不該騙他。

「你不應該欺騙我呀！我再三問過你，你說是汪太太造謠麼！」  
她含着淚笑了，帶着輕蔑的神氣說道：

「我要是不願戒的話，我滿可以告你說，我可是抽白麵兒啊。要是那樣說，你必定離我遠遠的，自然是各走各的路。但是我本來想戒，又想藉着你的地方戒，瞞哄一時，我戒好啦，也許告你說說，讓你當着笑話聽。你也替我想，我先告訴你，你還能和我在一塊麼？」

老夫子向來不愛說謊，一知道誰騙他了，便疾之如仇，發出像暴風雨一樣的脾氣。你要 對付他，很容易，只用坦白承認，或說出所以說謊的理由。這時候，他會原諒你，說你不失爲君子；或者他會想到說謊是出於不得已，在這不得已之中還有改正過去錯誤的希望。依蘭現在承認了一切，他的氣平了，也沒有話可說了。靜默一時，他說道：

「只要誠心想戒，那是最好不過的事。你想，你今年才十九歲，年輕輕的，還有無窮的希望。不過，這公寓我們是不能住啦，你和高先生開那種意見，再住下去，必定還有別的笑話。你暫且搬回去，等我另找房子。」

正在找房子的當兒，又發生一件事。在一個傍晚，老夫子去她家報告找房子的事，她母親推着他說道：

「快出去吧，他姐夫在這裏的。」  
跟着依蘭從裡間跑出來說道：



「等一會再來，我姐夫爲着三妹妹，正和老太太生氣的。」這很使他惑疑，他想她姐夫常坐汽車，此時門前連個洋車也沒有。他覺得這邊必有別的秘密。他想揭穿這個秘密，他立在暗地等候。遲了一會兒，只見一人穿着軍裝模樣的衣服，很快的往西走。他爲要看清那人的面貌，也往西跑，却被依蘭從後邊攔住。她叫道：

「幹麼，幹麼，那是我大姐夫！」

她是怕打架，其實老夫子才不會打架的。他一看這樣着忙，便知道那不是她姐夫，獐笑道：

「好，好，你的姐夫真多！有你那麼多的姐夫照顧你，我就不必負責任了。」

說着便如飛似的往東跑，依蘭在後邊叫着追。他怕夜行人看着不雅觀，於是就站住脚步說道：

「一切我明白了，不必解釋，你回去吧，彼此各走各的路」

依蘭哭着回家了，他走一段路程，又拐回頭去，立在門外聽動靜。此時他由戀愛的心理變而爲偵探的心理。

「他算管得寬，誰都沒有個朋友！我的姑娘還沒嫁給你，你可這樣管起來了。臭鴉頭，我怎麼說你啦，不該你理他，你要理他，難道說你直嫁他麼？看班配不班配？你和他走到街上，他不像你的老爸爸！」

老太太一邊罵費老夫子，一邊罵自己的女兒，這是她的故智，她是讓同院的街坊聽。她自己覺得很聰明，其實她比誰還愚。他覺得比誰還利害，其實她的本領也只是利害到嘴頭上。她充分的可以代表沒

知識的女人。她在那里罵着，她的女兒在那里放聲哭着。老夫子在外邊聽得清清楚楚。她靜默了一會，又改變聲調說：

「我的孩子，媽能不疼你，你是我下的。從今後你爭爭氣，不要理那不要臉的東西。難道你睡了男人不能過麼？你就那麼浪麼？」

「不是爲錢麼？」

依蘭在嗚嗚的聲音之中，說了這一句話，接着仍是嗚嗚哭。

「媽不要錢！你姐夫給我的，什麼沒有？我不要錢。」

老夫子聽到這里，彷彿是得到結論。他哈哈自笑說道：

「她對於我，並沒有愛，只是爲錢。算了！」

## 十五

在剛吃罷晚飯之後，薛博士來到費村的家裡，一進門便叫道：

「費村，費村，周先生請你說話的。」

費老夫子把他迎進屋裡，問道：

「你在什麼地方見周先生啦？」

他低聲答道：

「我是讓你太太聽，我是說瞎話。剛才在街上看見依蘭啦，一穿夏天衣服，格外顯出年輕，漂亮。她讓我給你捎個信，她說：「你見費村啦沒有？他和我照氣的。你見他，就說我有話和他說。」到底怎麼着啦？」

老夫子把那曲折告訴他之後，嘆息道：

「她是那樣，她媽又是那樣，我犯不上。」

胖博士說道：

「你太認真了。對於女人不過是玩玩，女人終究是女人。你應該學一學董專，讓他真心愛你，你可不要真心愛她。在她真心愛你之時，你把她拋棄了，讓她也受受痛苦。這是一種報復。現在她既讓我說情，你就借這機會和她們鬥一鬥。上帝的聰明有多大，我們男子的聰明便有多大。董專能鬥那麼多的女子，難道你就不能鬥過一個女子麼？」

「我沒有聰明，我不願向一切人要聰明，尤其是對於女子。我覺得對於人應該是如此：你對得起我，咱們是朋友，對不起我，我離開你。女人呢，先問她愛我不愛，不愛算吹！」

辟博士哈哈大笑道：

「人世可不是像你所說的那樣乾脆。你和你的太太都是這樣單純，這樣好人，所以失敗了。男女之間與政治的舞台上一樣，也得用聰明，用手段。」

「如果是那樣，我就不必捨近求遠了。從今後，我要對於我的名義上的太太，用些手段試試。」

「我祝你成功！」

他說了一句這樣的話走了。

隔了幾天，費老夫子坐着車往南走，剛巧碰見依蘭打着小傘往北來。她向他招呼，他很自然的下了車，與她周旋。他看見她穿着洗纒很展的陰丹士林大褂，汗珠一點一點在她那紅而嫩的臉上。幾天不見了，彷彿又美麗了許多。她說道：

「我說，你聽我說，一切都怨老太太。你到我家，我給你好好說。」

「哼，我上你家？我不願再見你那位老太太！」

「那麼，你上箭桿胡同吳大媽那兒找我了。」

她說着掏出來一個寫就的字條，是門牌號數。老夫子接過來裝到衣袋裡。

他的好奇心又被激起來了。他記得她說過那白番布鞋是在她吳大媽家裏買的，他想看一看所謂吳大媽者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家。他在一個清晨跑到箭桿胡同，尋着門牌號數，原是一個小旁門。打門之後，出來一個三十餘歲的男子，細高身材，很瘦，臉上白的連一點血色也沒有。他問明來意之後，即把客人

迎進到家裏。院中有個竹編的大鴿子圈，裏邊飼養着的鴿子總有二百個左右，鴿鴿的亂叫。院地上被鴿子拉了許多屎，幾乎沒法下脚步。那男子把客人迎進屋之後，叫一聲媽，他媽赤着背從西間跑出來，一臉黑麻子圍着一個大高鼻子，乳房滴拉着搭在那瘦而黑的胸前。她很歡迎的讓客坐在那不穩當的棧子上。屋中亂七八糟，有一架不走動的座鐘在桌上放着做擺式。她笑着說道：

「等一會兒，二姑娘就來。大老爺給張先生沏茶。」

費村正注意觀察屋中一切，忽聽東間有男子咳嗽的聲音，接着出來一個肥而短的男子，點點頭。她說道：

「這是我們的二小子，他是幹廚房的，張先生要用廚子，他可以去伺候你。」

費村點頭，說道：

「不敢當，有機會，我替你介紹。」

她接着說道：

「二姑娘，可真正不錯，就是有點嗜好。她起初抽白的，我再三勸她，她才改成黑的。每月我給她買一兩烟土，讓她揷着抽，再配點兒藥，慢慢的就可以斷了。她直說張先生是好人，她媽和『鬧氣了』，你不願去她家。我說就請張先生來這里好了。我們就是嫌窮些，你可不要笑話，一會兒，她就來。」

遲到十一點，依蘭方來。吳二小子把東間帘子打起，請他們到裡邊坐。在紙窗下邊的炕上僅鋪着破涼蓆，上邊放着烟燈，還有兩個像烟熏過的枕頭在裏邊放着。二小子躺在左邊燒煙，燒成之後，先讓老

夫子，他拱手說不會。依蘭便躺在右邊抽起來了。她抽一口之後，把眼合着等第二口，享受那下在肚裡的煙力。二小子說道：

「初改黑的，也就是難，連燒都不會。」

說着第二口已燒成了，她又接住抽。這是老夫子初次看見她抽煙，覺得非常別扭。第一他想着這樣漂亮的女子肯躺在那麼醜陋的炕上，是一種奇怪的現象；第二他想着男的與女的對面躺着，實在不雅；他多少還夾雜着點兒醋味兒。依蘭抽罷幾口之後，有精神了，便罵起她的老太太。正在此時，又有人打門，大小子把客人迎進來，是一個穿軍隊衣服的短煙子。他拿了幾盒罐頭，打開讓吳家一家人。他彷彿與吳家很熟悉，大小子說是他的朋友。他姓周，在黃寺住，禮拜日方能進城。老夫子看他那舉動和形態，彷彿在那里見過，只是面目太生。他忽然想起前幾天夜裏在依蘭家跑出來那個男子，很疑心就是他。老夫子如坐針氈一般，那客人的一言一語，對於他的神經，都是侵害。但他還要呆坐着，爲着要看這客人與依蘭的行跡。並看不出什麼，這更使他惑疑：也許他不是那個男子吧？

依蘭走到老夫子跟前低聲說過：

「咱們出去吧，我不願看他們這些人。」

她這話，彷彿是代老夫子而立言。他點點頭，允許了她。他們告別主人，走到六廟。後河沿，是個頂涼快的地方，只有幾個洋鬼子在茶座上坐着看書，沒有別的中國人。他們選擇一個茶座坐下，夥計便來送手巾，接着是茶。稍微安定一下，老夫子便問道：

「那個短絰子，是不是前幾天晚上在你家的那個男子？」

她笑一笑，彷彿不欲說而又不能不說的樣子，說道：

「是的，一點都不錯。」

「這就不對了！既然約他，何必約我呢？」

她急得要發誓，說道：

「誰？他了？他和吳家大小子是朋友，他每禮拜日來。」

「因爲他與吳大小子是朋友，所以那小子與你也是朋友了。是不是？」

她氣得要哭，說道：

「誰和他是朋友？他一聽到我的住處，他可上了。我老太太要是會事的，就不讓她進門。我沒在家，我從市場回去，他在家坐着。在你進去時，我剛換鞋。」

老夫子聽着她的話，針鋒有點相對，因爲他在那夜的片刻之中，實在聽得有「在市場」三個字。他把這個問題撤過去，另外發問道：

「在你老太太罵着你，我在一塊兒，你哭着說：『不是爲錢麼？』你要爲錢，我是沒有多少錢的；你要爲錢，我覺得是沒有什麼滋味兒的。」

「你怎麼想不開，地罵我離不開男人，就是說離不開你，你教我怎樣應答她？我不說爲錢，說爲什麼？」

老夫子一想這理由，實在充足，自己也有爲着躲避嚴重責難而用對方愛聽的話支吾的時候，設身處地，依蘭是十分的應該那樣對付她的母親。他實在可憐依蘭，她母親出門，能以把屋門鎖住不讓她進屋，很像不是她親生的女兒。他像開玩笑似的說道：

「那麼，你跟那姓周的那個小子得啦。他比我年輕，比我漂亮。」

「你不要說那話，那小子膽小的像老鼠一樣，一聽說我們倆的關係，他什麼野心也沒有了。他對吳大媽說：『我要早知道，我就不上她家啦。我要打破三姑娘的衣飯碗兒，豈不缺德？辦缺德事兒，到前敵會挨槍子兒的。』他快走啦，軍訓快完啦。」

「無論如何，年輕人是可愛的。這是天性，誰也阻止不住啊！」

「他有老醜年輕麼？自己的男子還靠不住的，能指望別的年輕人？老醜真不是東西，他要不走，我能受這樣的苦！」

她哭了，伏在茶桌上嗚嗚的哭。元配的力量實在大，在快樂時會想念，在痛苦時更能想念。老夫子很能同情她這種心理。他勸她，他去扶起她的頭，拿出自己的手巾讓她擦淚。她把臉上的淚擦乾，那眼中的淚仍往外流，却含着淚抬起頭問道：

「怎麼辦呢？」

沒有經過戀愛的老夫子，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可憐相。這時候，即令他的心硬如鋼鐵，也得變成繞指柔；何況他的心本來是一團棉花？他毅然答道：



「搬到大東公廨，那裏有閒房。」

大東只有一號房子了，他們搬進去之後，才發見牠的缺點。牠是兩房，細而長，隔爲兩個區域。前部濕霉，後部有個窗戶，臨着二門外的廁所。因爲牠在二門外，無形中成了隆福寺半道街的公用廁所。窗戶雖然不開，那臭氣不會跑到屋裡。晚間與清晨，牠毫無限制的收容人才，那門的開闔聲，連續不絕。這是內的壓迫。街上書舖的夥計，來來往往，差不多都與老夫子認識，他恐怕他們發見他的秘密，終天心裏不安，這是外的壓迫。

公廨不包火，他給依蘭月錢，讓她叫着吃。她每天上午去吳家過癮，下午帶着丸藥。有一天老夫子看見她的襯衫的路肘窩的地方，有兩片黑垢。他起了不應該的恐慌，他覺得是從汗毛孔裡排洩出來的烟毒，說道

「依蘭，大烟是必須戒啦，你看那烟毒都浸漬到衣服上了，那還了得。」

依蘭拿起衣服一看，氣夾雜着笑，說道：

「自己不懂，還要多嘴。要是那樣，我不早就死了？那是外邊衣服掉色染的了。」

老夫子很羞愧。她到臨睡時，先吞一大把藥丸，老夫子看着直皺眉咋舌。她說：

「你不要看這麼多，裏邊沒有多少烟。天涼快了，我把牠一齊搯了！」

她的月錢不到半月就花完啦，不吃飯，每頓只吃一個老玉米。老夫子發見了，給錢存到皂盥，讓她叫着吃。怕牠吃不飽，老夫子特意另外叫些好的，說是自己吃，暗地是津貼她。

依蘭到底年輕，她把住客們所說的閒話向老夫子說了：

「咱們有錢啦，咱們也包一個。」

他很生氣，就一憤而把房子退了。在沒有另外找到房子的時候，依蘭仍回到母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真是想不到的事：

老夫子常常早晨去把依蘭接出來，晚間把她送回去。因為他們倆的住宅，只隔一條胡同，來往非常便利。但他自與她母親鬧氣之後，從未登過她們的家門，每晚只給他送到門口，看着她叫開門，他才回自己的家。這樣子來來往往便惹起周圍的注意。她的對門是一個姓劉的人家。老爺在外省作稅局局長，少爺跟着在外省上中學。暑假，他回來看他的母親；他看見老夫子與依蘭的行跡，覺得奇怪。有一天依蘭坐車往吳家，他坐着自用車跟到門前，依蘭把他罵了一頓。後來他單獨跑到吳家，要求介紹，吳大小子貪圖錢，就把依蘭請去了。她看見他時，向吳大小子說：

「我們是街坊，你們不要多管閒事。」

吳大小子說道：

「是街坊，那就很好說了。明天到北海變虹榭划船去。」依蘭覺得没法推辭，點點頭。第二天劉少爺帶着吳家二位小子，還有一位流氓叫鐵機張，到變虹榭等候。等了半天，依蘭沒有去。那些流氓們，足足吃了一頓，玩了一陣，劉少爺花了不少冤枉錢。

第三天，老夫子與依蘭到般若台的單間裡商量戒烟的事情，劉少爺帶着那些流氓們像散兵線一樣包

圍到周圍。他們始終找不到在那里，劉少爺帶着鐵棧張，坐在般若香茶座上等候，吳家兩位小子立在假山下海之東瞭望。依蘭有點覺察，不敢向老夫子說出。老夫子像在鼓裡裝着，絲毫不知道。他從單間裡出來，下得山去，給醫院打電話，正被他們看見。待老夫子回去剛坐下喘息，忽聽外邊有人問道：

「這邊有姓張的沒有？」

老夫子掀開簾子一看，不認識，向依蘭說道：

「外邊一個人，問姓張的，似乎是找我，可是不認識。又像你的對門姓劉的那孩子，他決不會找我呀！」

依蘭從簾子縫兒往外一看，很驚惶的說道：

「可不是他麼！他大概看見你與我來往，有點不憤，來尋釁鬧氣來啦！」

老夫子笑道：

「那就奇怪啦。難道說他是袁良的乾兒子，要替他維持風化？」

話尙未說完，那位劉少爺在外罵起大街來了。

「終天就知道玩女人……」

依蘭催着走，老夫子心裡也不安，會了鈔往外走，那小子看見他們出來，罵得更兇。老夫子還罵道：

「黃毛未退的小孩子，你懂得什麼？你是要論文論武？」他扭回頭去，要去打他。依蘭攔着老夫子

，那小子在椅子上坐着不敢動。老夫子拐着依蘭慢慢的下山，表示着毫無懼怕的態度。那小子只緩緩的遠遠的在後邊懶着，流氓們始終未敢露頭，完全代表出來北京的流氓式。

依蘭要過癮，又說與吳大媽鬧翻啦，沒地方去，這可使老夫子作了難。他歎息一聲道：

「咳，爲了你，我什麼事都得作！走吧，上大森里看孟太太搬家啦沒有？」

孟太太非常歡迎，說道：

「張先生，你可好久沒有來了！這位是誰？你的朋友吧？我們這個地方清靜的很，來這裏說個話陪的，可方便。」

老夫子很不好意思的說道：

「這是李小姐。他有口兒癮，來你這裏借用一下家伙，不知方便不方便？」

「方便，方便，我剛煮成的好烟土。來，來，你們來裡邊。」

她把他們讓到套間裡，又說道：

「把門一關，誰也不能進來，誰也不知道。」

老夫子笑道：

「這套間算租給我啦，從今天起租。」

「那還不好說，我們都是老朋友。」

她又扭回頭向依蘭說道：

「張先生可是好人，我可花不少他的錢，只是他的眼光太高，我們的姑娘，他都看不上眼。李小姐想來這里玩，儘管來，我好補補他的情義。」

他笑道：

「孟太太，還得勞你的大架，她不會燒。」

孟太太給他燒着烟，給她焊上，讓她抽着，瞪眼瞅着她的臉說道：

「小臉怎麼長的，越看越耐端詳。怪不道張先生不愛桂蘭和桂芳！她們倆真難比得上。」

老夫子問道：

「桂蘭有消息麼？」

他搖搖頭。他又問道：

「桂芬呢？」

「那孩子可是有福氣的，剛生個白胖小子，丈夫可喜歡啦。」

依蘭抽畢，孟太太又接着抽，兩個人都抽足了，話匣子便打開了。孟太太誇獎依蘭道：

「小人兒，不惟長得好看，也真有眼珠子。汪太太那里有那麼多的闊客人，你怎麼會看着張先生有  
好心眼兒？真不容易呀！現在的客人，都是隨便玩玩，那有像張先生這樣有情義？得啦，天涼快了，把  
烟一戒，與張先生過快樂日子吧！」

她這幾句說得不惟依蘭喜笑顏開，而且使老夫子連連點頭。老夫子說道：

「孟太太到天涼快啦，也戒除得啦。」

「是呀，我就是想要戒的。張太太先戒，給我趕趕路，我也非戒除不可。這東西可不是東西啦，人越抽越多，身體越來越不成。人都說牠是黑美人，真是不錯。誰都得愛牠。」

「我才不信的，我就不愛牠。」

「你沒有沾染過牠，你怎麼會愛牠？張先生，你姑且試一口兒，看看牠有多大勁兒！」

他果然抽了一小口兒，說道：

「下不爲例！」

他與依蘭出了大森里，依蘭餓得很，因爲天已快黑了，尙未吃午飯。他們跑到餛飩周，吃了一頓烤羊肉。依蘭說道：

「我和你同在一塊吃飯，特別覺得香，不由的吃得就多了。」

「也真奇怪，我今天吃得也特別多。我們出去溜溜吧！」

他們走到勸業場，樓上樓下逛個遍。出來之後，都不願意坐車，又走到天安門。月色很佳，趁着月在那裡走了十來個來回。

「奇怪，我今天怎麼一點也不感覺累呢？」

依蘭咯咯笑起來，拍拍他的背說道：

「先生，你現在就知道黑美人的妙處了！」

老夫子這才恍然大悟。繼而說道：

「要是這樣，我以後再不領教了。一個白美人纏着，再加一個黑美人，那還了得？」

「白美人？你抽過白麵兒？」

「我說的不是那白美人，而是說你。」

她向他的臂上擰了一下，說道：

「平良心說，誰纏誰？」

老夫子不願說出較真兒的話，而且要給對方留地步，說道：

「都有點！」

老夫子的朋友新詩人要去英國留學，從北京路過，見了依蘭，問老夫子道：

「那女人沒有別的朋友麼？」

「許沒有，不過最近——」

他接着就把劉少爺到北海擠他們的事說了一遍。詩人思索一會兒，說道：

「設若沒有關係，他怎麼會去辦那事呢？」

老夫子一聽這話，心中立時起了一層雲霧。他疑心依蘭不讓他往吳家去，裡邊必有別的秘密。他拿

定主意要去偵察一下。

「張先生呀，你可來了。到處找不着你，大小子上你家裡找你一躺，也沒找着。可不要戴綠帽子了

，二姑娘現在與劉家那小子戀上了。她也不來我們這里了，她又抽上白麵兒。」

吳大媽看見老夫子，唧唧呱呱說了這一套。他覺得這裡邊有矛盾，也有漏洞。依蘭與劉家小子相戀，她怎麼會知道？依蘭近幾天過癮，都是在孟家，他自己親眼看見，怎麼說她又抽上白麵兒？他故意不把這矛盾與漏洞明白揭出，漫然的說道：

「反正我們不是結髮夫妻，她愛戀誰，由她。但是她怎麼會與劉家小子認識呢？」

吳大小子說道：

「劉家小子來我們這里找她，我們給你試試她的心，說劉少爺人不錯，二姑娘就與她做個朋友吧。她假裝正經，故意推辭，誰知她暗地與他可上北海玩去啦。」

「既然是暗地的，你們怎麼會知道？」

吳二小子說道：

「那天你在北海，劉少爺也去啦，我在海東沿着呢，你沒看見我。」

他們不打自招的供出他們在其中的干係，老夫子在心中非常憤恨。他們太不願交情了，他想。同時又想到自己與他們有什麼交情？他們不過是想藉着依蘭敲自己的錢。既然如此，他們就可以藉着她去敲劉少爺的錢。他認清了對方的人格，便想對付的方法，問道：

「大少爺去找我，是不是就以報告給我這些事情？」

吳大媽接住說道：



「不光爲這個，我們想給你提一門親事。有一個姑娘才十五歲，什麼都不要，就想要你這樣可靠的人。張先生，你娶個住家主兒的姑娘，好好過日子，何必天天像鬥猴一樣，與姑娘廝纏呢？」

老夫子素來抱着不再沾污處女的心事，今天爲着玩弄吳家，便毅然答道：

「好極了，什麼時候可以見見呢？」

「明天下午兩點鐘吧，請隔壁任家通知她。」

他辭別他們，出得門來，在心中微笑道：

「我也測你們一次，報復報復。」

第二天老夫子按時到吳家之後，他們讓他立在門後，一面通知鄰家，打發那個小姑娘出門打醬油。他看見那個姑娘端着醬油碗出來了。頭上留個小髮辮，小小的尖臉左顧右盼的過去了。吳大媽問道：

「看清楚啦吧？你看多好！」

老夫子搖搖頭，說道：

「好是好，只是太小。」

吳大媽的一團熱望，被這一句話打下去。大小子二小子的臉上也現出寂寞的神色。正在相對無話的時候，依蘭找上前來。吳家一家立時又現出活潑景象，他們的意思，覺得財神又上門了。不料依蘭剛坐定，她的母親在門前罵道：

「不要臉的東西，不讓你往這里來，偏來，這邊有野菓子。」

四鄰出來看熱鬧，老夫子很無光彩的跑出來，依蘭在後邊追，她媽也跟着追。走過一條胡同，她媽叫道：

「張先生，你慢走，我和你說句話。」

老夫子說道：

「大街上多麼不雅觀，我在東來順等着你們。」

他坐上車跑到市場，到東來順挑一個僻靜的房間。他坐定之後，喘了一口氣，抽上烟，獨言獨語的說道：

「這一羣魔鬼，我真鬥不了！」

她們到時，老夫子點了幾樣菜。他與依蘭的母親好多天沒說話，所以特別表示客氣。誰知這位老太太一點東西也不吃，只唧唧喳喳的說話。她說：

「吳家那一家子，可不是人啦，挑三豁四的！他們哄着二姑娘抽大煙，好在中間取利。什麼姓周的，姓劉的，我們認識是誰，他們左拉拉，右扯扯。那大小子，還怪不錯的，竟然找到門上，叫我一頓把他罵出來了。張先生，我知道你是好人，前次我可不是真心罵你，是讓鄰居聽。你好好再找一處房，天已涼快了，把她的烟戒戒，就算積德了。」

老夫子姑妄聽之，姑妄應之，吃了飯，與她們告別回家。

北河沿一帶的空氣很緊張，洋車夫們都想從李依蘭身上賺些錢，他們一面去劉少爺跟前向殷勤，一

面來老夫子面前報告消息。老夫子這時真如墜落在五里雲霧，不是坐這個車子去東城追跡，就是坐那個車子去西城打聽，車夫們所報告依蘭與劉少爺在某處幽會的消息層出不窮，可是連一次也沒找到。他最怕依蘭領着劉少爺去他們所遊過的地方，他覺得這於他是最不體面的事，他到公園北海的各地地方去巡查，一點影踪也查不到。

他忽然覺悟了，依蘭的周圍有一羣魔鬼？這些魔鬼都張着血瓢子大嘴，想喝依蘭的血。到結果，無非是把她壓到萬劫不復的地獄之下。他發憤了，他要和魔鬼爭鬥，他要和魔鬼拚命，他要去那魔鬼鮮紅的像簸箕一樣的手掌中奪出快要死的活人。他相信他能戰勝一切，魔鬼，鴉片，和白麵兒。

他鼓着勇氣，先去找劉少爺。在一個夜裏，他看見了劉少爺在門前汽車旁邊立着，他向前說道：

「你貴姓劉吧？我想和你說幾句話，可以麼？」

他彷彿有點畏縮，他的老人家替他應聲道：

「可以的。」

老人家已知道前次的風波，很怕老夫子告訴他的老主人，所以心想藉這機會轉圜兒。劉少爺跟着老夫子走了一箭遠，他們立定了。老夫子說道：

「我現在要和你討論的，是關於李依蘭的事。你要是愛她，請你負完全責任。我先問你是否可以和她結婚？你是否可以把她嗜好戒除了？她是被人遺棄的女子，以她的老實，不應該再有第二次不幸。」

劉少爺說道：

「我是個中學未畢業的孩子，社會的一切，我都不明白。上次在北海的事，都是那些流氓起端，我回來很後悔。我怕爸爸知道，我母親還病着。我還沒有結婚，我那能胡作亂爲？我只和二姑娘說過兩次話，並沒發生關係。她真是好人，她未曾花過我的錢，給她，她也不要。你放心吧，我母親病好了，我就走了。開學好多時啦。」

老夫子沒有料到能得到這樣的答覆，回到家裏長出了一口氣。

## 十六

老夫子一禮拜未去找依蘭，誠心的要折磨折磨她。他以爲讓她着些急，受點罪，她也許會有戒除嗜好的決心。在一天下午，他正睡午覺的時候，覺得有人推他一下，睜開眼睛一看，原是依蘭亭亭的立在床前。她說道：

「你起來，我說，你聽我說。」

老夫子揉着眼睛，坐到床沿上，又打了一個哈欠，問道：

「我聽你說什麼？」

「有個醫生，是老太太認識的。他會配一種最妙的戒烟藥，吃下去，折騰幾個鐘頭就好了。好了以後，想再抽大烟也不能了，聞着煙氣就要嘔吐。」

「既然那麼妙，你何不就吃的呢？」

「那藥得現配，醫生說得先拿錢來。」

「多少錢呢？」

「一共四十元，先拿出一半。」

「你老太太可以給你拿出來了。」

「她麼，關於我的事，讓她拿出一個銅子兒，她也不肯。」

「你大姐呢？」

「人家更不管啦。」

「那麼怎麼辦呢？」

「醫生讓我請你去，他要和你談一談。」

老夫子笑一笑，沒有言語。她看着他漠不關心的神氣，問道：

「怎麼，你不願意去麼？」

「對啦！」

她的淚立時流出來，滴在鼻子的兩旁，眼睛裡還含着未會滴下來的。她的可憐，她的純真，她的美麗，在這一剎那之間都顯現出來。老夫子嘆了一口氣，說道：

「唉，我和你去一趟吧！」

他彎腰提上他的鞋，她從衣架上取下大衫，用兩手撐着，等着他穿。

「那醫生在什麼地方呢？」

「北新橋，小三條。」

老夫子聽着這個地名，腦子裏像接電一樣明亮了一下，他彷彿記得吳大媽說過，在東安堂附近住的賣白麵兒的趙林，新近搬家到小三條，依蘭是他的老主顧。他在心裡微笑，想着又能偵探着她的一個巢穴了。

在一個細長而荒涼的院子裡，有北房三間，南房一間，兩處房距離總有三丈多遠，在其間有自生的野草，有人種的菊花，更有拖着長秧的倭瓜。靠着東牆下有竹編就的樊籬，裏邊有兩三對鷄子。這就是醫生的家。

醫生沒有在家，醫生婆出來招待，是個年約三十歲的女人，擦一臉不調和的紅粉，裹着不大周正的兩隻小腳，她的衣服和舉動，讓人看着，總會想到她是個二等窰姐兒。老夫子表示客氣，就坐在當院的茶几旁的椅子上，掏出紙煙抽。依蘭和醫生婆聳在屋裡，唧唧咕咕不知說些什麼。

遲了一會兒，進來一個男子，穿着汗衫，拉着拖鞋，滿臉的煙灰色圍着一雙深陷而不正經的眼睛。

老夫子很快的聯想到趙林，所以也沒起座與他周旋。他指指菊花葉，又去伸伸倭瓜秧，最後立在鷄籠旁「卜卜」叫了兩聲。他的眼睛並不介意他所作的事情，時時向老夫子身上窺視。老夫子更疑心他是趙林。他摸索一會兒，他走了。

醫生回來了，走到老夫子跟前倒了一杯茶，表示客氣，坐下與他談話。依蘭與醫生婆方從屋裡出來立在旁邊。醫生年約五十歲，大而方的臉上流露着俗氣，但不是北平的貧，而是鄉間的粗。他向老夫子發表大煙與白麵兒之害的議論。老夫子很想笑而不敢笑，笑他彷彿向自己勸戒大煙或白麵兒，最後他才提到依蘭的身上，說道：

「年輕人很好戒，一料藥就行。你既然關心她，你趕緊找下房子，戒烟可必須有安靜的地方。她那媽呀，嘴裡說着疼孩子，實在不會疼孩子。你可憐可憐吧。你把房子找成，我給藥就配好了。」

老夫子雖然不信任他，當面只有答應，敷衍一會兒，告別出來了。依蘭跟在後，問道：

「咱們上那里？」

他她知道她的意思，她一方面怕過癮，一方面想吃。他實在可憐她，於是帶她到那一處吃飯之後，又同她到孟太太的家。天下雨了，孟太太留他們住在那個套間裡。夜間孟太太給她燒着烟，一面勸他戒烟，一面又勸老夫子早些租房子。他笑道：

「這套間就可以，我不能照顧她，孟太太天天給她燒着，不是就戒好啦麼？」

孟太太苦笑着說道：

「張先生怎麼啦？把我也連帶上！我也非爭爭氣不可。」

依蘭興奮了，聽着孟太太的話，說道：

「對啦，孟太太，我們一齊戒了，氣氣他，看他還瞧不起人不？」

抽大烟的人，只要過足了癮，什麼爭氣的話都會說出來。她們這時眼淚也沒有了，面皮也伸展，說出許多有希望的話，老夫隨着她們這話也立時在心裏燃燒着希望的火燄。他們互相祝賀，好象缺乏兒女的富人，聽到太太的喜信，預先爲未降生的胎兒，大開酒筵。

第二天十二點鐘，他和依蘭辭別孟太太，到都一處用了午餐，方各回各家。老夫子疼依蘭，交給她幾十塊錢，讓她零用。他到家時，車夫老朱報告他房子已經找好，問他什麼時候搬進。他聽得這消息，便預立時報告依蘭。天還下着小雨，他胡亂吃了點晚飯，穿上雨衣，換上橡皮鞋，打着傘，跑到依蘭的家。她老太太說道：

「沒法辦，剛回來，又跑出去了！」

這很使老夫子心涼，憤慨，而且惑疑。惑疑之中，心裡忽然打了一陣電閃，他斷定她又是去小三條了。他冒着雨，踏着泥，走到小三條。他先到醫生家裡一問，醫生婆答道，她剛才來了一次，走了。他由這話測想，她必定就在近處。他疑心他不是抽白麵兒就是作下賤事，他就在泥濘的小胡同裡走走立立，要等候她，看從那一家出。忽然在醫生的斜對門的一家，出來一個女人，他就燈光下看見那是趙二太太，並不知道她是趙二什麼的太太，可是彷彿聽說她是在東安堂附近住的。他馬上想到吳大媽



所說的趙林，新從東安堂搬到小三條。她認識他，他上前與她答話。她問道：

「你來這里幹什麼？」

「我來找二姑娘，在你們這里吧？」

「她剛走；你進來坐坐吧！」

他雖然有點害怕，但他却鼓着勇氣進去了。他在心裡盤算的很清楚，反正錢是花定了，她男人即令出來打麻煩，決無性命的危險，不過是多花幾個錢。老夫子由這一年的經驗很知道下級社會的心裡，不講名譽，不談道德，只講錢，錢一到手，什麼氣都沒有了。他隨她進到屋裏，她讓他坐下，給他倒了一杯茶。屋子實在寬大，却特別空虛。他故意的低聲向她說道：

「怎麼着，咱們開個鋪吧？」

這是一種禮節，你看見賣淫的女子，不說這話，便是瞧不起她。她笑一笑，說道：

「賤骨頭，在汪太太那里，你花了錢拿架子，你今天怎麼啦？換一換地方，就成好的啦？火氣自己洩一洩吧，今天是不行的。你要有意，我明天到汪太太那里等你。在這里，我怕他的太太和孩子瞧不起我！」

老夫子很惑疑的問道：

「怎麼，他還有太太？你不是他的太太？」

她笑得差一點出了聲，說道：

「是的，人家是有太太的，我只是跨邊兒。」

老夫子這時才知道汪太太素所替她吹噓的「趙二太太」的高稱，並不是她丈夫的排行之二，而是姨太太之二。實在說來，她連姨太太也不是，她只是趙林的姘頭。他吃着她，折磨着她，她却拿着賣肉體的錢，回去討他的喜悅。她罵人，愛說賤骨頭，實在她是個言不二價的道地賤骨頭。

他坐了一會兒，按着在汪太太那里的規矩，給她留下兩元錢。她給他送出門來之後，「咕咚」一聲上了門，天已不早了。老夫子彷彿探險出險一樣，立在胡同中間獨笑了一陣。天已不下，道路仍然泥濘。走了幾步，碰見一個賣糖的，他爲着要和賣糖的搭話，故意買了幾塊糖，問道：

「你知道那一家是幹什麼的，姓什麼？」

他裝着不知道樣子。賣糖的說：

「不知道是幹什麼的，新搬來，只知道他姓佟。」

原來他爲販賣白麵兒犯了案，到這里把姓名都改了。

第二天下午，老夫子到依爾家裡問時，老太太說道：

「昨天很晚的回來，今天早早的又走了。她非把你給她那幾塊錢糟踏完了，不會安心的。」

「她恐怕又去趙林那里抽白麵兒啦吧？」

「不會的，趙林搬家啦，她不知道住處。」

「老太太，你別糊塗啦！連我都知道住處啦，他住在北新橋小三條。」

「是麼？不要臉的東西，我非去罵他們不可。把我的姑娘引逗壞，可不是東西啦。你看我能不能把他們罵得狗血噴頭？」

「罵管什麼用！」

他說了一句，出來又跑到小三條。他拍門，趙二太太出來開門。他問道：

「二姑娘在這裡吧？」

未等答覆，他直接跑到屋裡。這時候他才看見趙林，正是他在醫生家所看見的那個人。他對於這個不速之客，尚無惡容，老夫子更膽大了，便說道：

「二姑娘在你們這裏的，我來找她。」

「她今天沒來。」

「來了，她老太太說，在你們這裏的。」

依爾聽得老夫子的話很肯定，很沒光彩的從套間出來，接着是那個醫生跟出來。老夫子更大膽的扒着套間門往裡邊一看，見那炕上放着的茶盤裡有兩小包，抓住塞到衣袋裡，說道：

「好吧，你在這裏吧，我走了。」

趙林怕老夫子去叫警察，故意裝着很兇的樣子去攔住他，說道：

「你走？你往那里走？我只問你怎麼進來了？」

老夫子一聽他這話，剎那間畏懼侵襲到他的心裏。他與主人並未通過姓名，他闖進來也沒有得他的許可

。設若他一翻臉，把這位來客繩網索綁報告給警察，什麼賊可都能栽。老夫子不由的把氣沉下去了，說道：

「對不起，我來打攪你們了。但我是與依蘭鬧氣，與你們無關！」

「無關？你說的可怪輕巧。對你說吧，這胡糕八糕的經驗，可比你多的多！」

「多的多，該把我怎樣？」

老夫子的氣又提在胸口，到了緊急關頭，他會不顧一切的。在這狼吃牛犢兩頭害怕，又不肯示弱的空氣之下，醫生說道：

「有話坐下說。二姑娘要抽，讓趙先生給她買，他不好意思拒絕，給她買了兩包。剛拿來，我就來了。我正在那裡勸她，說：「你最容易把白的換成黑的，豈可再反回來？你要是這樣：我可不給你配藥了。」她還未抽的，你給她帶走，找個地方過過癮吧！」

趙林聽着醫生的話，有趁坡就下之意，說道：

「是啊，你來找她，你把她帶走完畢。我不能讓她因為在我這里把衣飯碗打破了。她媽我可惹不起」老夫子從衣袋把兩包白麵兒掏出來，放在桌子上，以去主人的疑心。他知道主人怕報告，因為他的笑還未了結。這樣表示讓步的辦法，是老夫子向有經驗的混鬼抖聰明，並且表示大方，說道：

「這留給趙二太太抽吧。」

二太太笑了一笑，主人也笑了。老夫子笑夾雜着氣出來，依蘭在後邊跟着說道：

「謝謝你，要不是你來，我就把那兩包抽下去了。我不抽，他們要讓我抽，他們真壞！」

他哼哼笑了兩聲，一言不發，等到孟太太家，才發暴性。孟太太把他們迎進到套間裡，說道：

「我知道你們今天會來的，所以把套間給你們留下了。」

她一看老夫子撇着嘴，依蘭含着淚，問道：

「怎麼啦，惹氣啦？這是怎麼說的？今天是鬧氣的日子？外邊也有一對，在那里擷嘴的，我勸好半天哪！」

老夫子說道：

「你問她！爲着她讓我和流氓差一點打起架來。」

她給依蘭燒了烟，依蘭抽了幾口之後，方把前事說了一遍。她說道：

「小人兒，你可得有主意。白麵再抽上，可不是玩的，抽上白麵兒，人格就沒有了，什麼事都會辦出來。招搖撞騙，無事不幹。以前這里有個盤山大娘們，不是給人家的東西拐走了？張先生還見過那娘們，怪好看的人，兩隻很周正的小腳。白麵兒可比不上大烟，大煙都是有體面的人抽的。」

老夫子笑道：

「既是體面，那就不用戒了。衙門裏可以擺上烟燈，大官和小官一齊抽；教室裡可以擺烟燈，先生和學生互相讓着抽。」

「張先生，你的氣還沒下去的，你這樣搶白我，是幹什麼？不理你們啦，你們的氣，你們自己去和解吧。」她把烟燈端起來，往外間走了。依蘭躺在老夫子懷裡，說道：

「我說，你聽我說，人家年紀小，有錯處，你也得原諒。從今後，我再看看白麵兒，不是人。你看著吧，我要讓你看看。」

套間門開了，老夫子吃一驚，抬起頭來一看，是個方臉，低鼻窪的女人。孟太太跟着她也進來，說道：「你看看，張太太的小模樣兒多麼好看。我給你們介紹介紹。這是張先生，好心眼兒的人，那是他的太太，我們看見也會發迷。不知道怎樣看見她，就疼她？孫太太，你說是不是？」

那女人點點頭，面上露羨妬意思，說道：

「是的，張先生應該格外疼她，不要惹人家生氣了。你不比我們那一位，他比我的生月小，所以我得哄他。你就該好好的哄張太太。」

老夫子道：

「孫先生怎麼先走了？」

「他家裡有太太，通不過。光和我鬧會行？他去給人收拾電燈了，一會兒還來。」

這一夜那里留下兩對似夫妻而非夫妻的住客。孟太太自然很高興，老夫子却感著那一對與自己對照起來，是一種諷刺。

第二日他到家時，車夫老朱問道：

「那房子我已代繳下定錢好幾天了，要不住，那定錢就算吹了。」

老夫子怕下人說自己說話不算話，於是乎搬進去幾樣簡單的傢具，主要的是一個爐子與一個水缸。

這處房子是一個雜院的東屋。北房住的是東北籍帶家眷的學生，西屋住的是金丸案王某的少爺。據說金丸案之破獲，是他少爺的告發；而主使告發者，是他的不正式的少奶奶。這少奶奶就是石頭胡同雲和班的蘭亭姑娘。她現在與王少爺同居在西屋，另外有一個少女，說是王少爺的妹妹，很受蘭亭的氣，一切操作都是她。房東住在二門外，據說是高麗人。

老夫子搬進去之後，才看見蘭亭。他認識她，因為高東林上過她的盤子，他曾跟着去過兩次。他很贊成妓女從良，可是看見那位少爺真有點癡呆，蘭亭視之如奴僕。他的臉發白，毫無血色。房東的兒子欺負他，有一天把他按在地上，差一點打死，依蘭去把他們拉開。

依蘭真想學好，把醫生給她所配的幾丸藥拿出讓老夫子看，是金色的，比黃豆大不多，圓就就的，非常好看。他很擔心，怕這藥與西屋的住客有關係。依蘭說這藥吃下去，有翻腸倒胃的現象，心裡發燒非常愛吃涼的，但一吃涼的，那藥就被解了，完全無效。

那藥放在桌子上，幾天沒有吃，老夫子對於這藥本不大信任，他覺得除上醫院之外，沒有別的好辦法，所以也不積極的催促她。在一個下午，他微微的說道：

「這藥彷彿是丟了一丸，還吃不？」

她拿起來，把灰塵吹一吹，倒了一杯開水，說道：

「我吃吧？」

她瞪眼看着他的臉，又問道：

「我吃吧？」

她那爲難的神情，彷彿要吃自殺的毒藥。老夫子心裏起了鄙夷和憐憫，答道：

「在你自己。」

她嘆了一口氣，說道：

「噫，我吃下去了。都是爲你！」

她把藥吞到嘴裡，接着喝了一杯水。她吃罷藥，後，隨即躺在床上，蓋上被子睡了。他守候了一個鐘頭，不見有什麼反應，就出門辦別的事了。遲了一會兒，回來，看見地上嘔吐了許多，桌上放了未吃完的半個梨，驚問道：

「怎麼，你吃涼的啦麼？」

「我心裡煩燥的很，所以吃了一點。」

一夜沒有別的現象，他知道那藥是白吃了，說道：

「那藥力恐怕是被生冷所解了，不見你有什么難過麼？」

「還能把我折騰死？難過不難過，我自己知道。」

老夫子早晨有課，到學校門口，向車夫說道：

「你回去把那火生着，她戒煙了。要什麼，你給她買，到十點鐘再來接我。」

下課之後，老夫子坐上車，問道：



「你回去生火啦麼？」

「門鎖上啦，走啦。」

他回到門前，看見她從外邊也回來了，她說：

「那藥真妙，心裡連想都不想了。」

幾天之內，她也沒有張羅着上孟太太那里過癮，他知道裡邊有玄虛，但不明白說出。他上廁所，看見糞坑周圍有許多洋火把兒，留心去牆縫裏，磚頭下找尋，也沒有什麼形跡。他故意向她說道：

「你怎麼把那東西放在那里了！哈，哈！」

「你看見啦？」

「哈，哈，……」

她的腦子畢竟簡單，跑到廁所，把她所藏的兩小包拿出來。他又氣又笑的說：

「我還沒見過這東西的，讓我賞鑑賞鑑。」

他就燈打開一看，是比世人所吃的白麵稍微發黃；問道：

「這是多少錢買的？」

「兩包一塊錢。」

「這怎麼抽的呢？」

「我抽你請！」

她取出來一個小紙片，把牠圍繞到紙煙的一端，成個小圓筒的模樣，這就相當抽入煙者所用的煙槍和煙斗。她又把洋火盒撕破，取其一片作小錐，這就相當大煙籤子。她把工具預備好了，然後以小錐取白麵兒少許，置於小筒裡邊，這好像煙泡焊在煙斗上了。她躺在床上，微個精神的口含紙煙之一端，刺着洋火，燃燒那放置白麵兒的地方。白麵兒變成火籤，她趕緊抽，像行深呼吸運動一樣，那煙的主要部分，便由口中達到肺腑，殘餘從鼻子裏冒出來。她趕忙的把紙煙搖上幾搖，又給小筒周圍抹上吐沫，怕的是把工具燒毀。這樣的連續着抽，一會兒把第一包抽完了，又拆開第二包。她說道：

「你看，我把煙都噴出了，才好戒哩。你抽不抽？」

老夫子很鄙夷她的無耻，冷笑道：

「我麼，至死也不抽！」

那氣味實在有難以形容的難聞，勉強說，好像火葬場裡所冒出來的燒骨頭的氣味。洋火頭時常落在床單上，把床單燒成一點一點的小黃斑。老夫子這時才懂得這些連續之所由來。他的心火衝到胸口以上，又自行擦下去。她呢，第二包也抽完了，她麻木了，她陶醉了，合着眼躺在床上，好像一隻死過的小鹿。他叫着她的名子問道：

「依蘭，你還有明天麼？」

「沒有！」

「那麼，我就怕了。我現在好像守着沒有靈魂的一隻死屍。」

第二天，房東婆私自開了房間進去取東西，被老夫子發見了。惡氣正沒地方發作，於是把她大罵一頓。他回得家去，他的未滿十歲的小孩子說道：

「我剛才看見一個人，跟着一個穿白鞋的男人，往北去了。」

這話是暗示着依蘭和劉少爺在一起，因為劉少爺新遭母喪。老夫子的怨氣，如火益熱，跑回去，開了屋門，獨坐在那里等候。一會兒，依蘭回來了。他罵道：

「我把你這不要臉的東西。」

一巴掌扯在她的臉上。她沒有反抗，也沒言語，展開包單，把刷牙缸及幾本演義小說，兜在裏邊，掂起走了。西屋的王少爺來安慰老夫子好半天，彷彿是同病相憐。但他的災難有時盡，遲了不久，蘭亭便和他散了，回到雲和班，又掛上牌子。老夫子的災難呢，還有長的，長的時間。

## 十七

依蘭回她自己的家了，費老夫子的朋友們至少對於這事有三個意見。理知強的人，以為從此可以一刀兩斷。感情盛的人，以為應該破斧沉舟的給她戒白麵兒。另外還有一種模稜兩可的意見，是讓她隨便

的抽，自己對於她應該持一種不即不離的主意。在一個傍晚，大家正在榮寶齋裏喝咖啡，依蘭到了。總的來，也許是巧遇吧？老夫子待客不理的對待她，她喝了一杯咖啡走了。胖博士說道：

「費大哥，我看神情，你們是離不開的。你，你的太太，依蘭，三個人，都太好了，沒有一個狠的。你的太太要有辦法，依蘭想纏你也纏不上，這時候正是她的好機會。依蘭要有狠心，她馬上離開你，連個面兒都不照。大哥呢，我沒法說你，你是女性的。你不見依蘭，你彷彿很有決斷；依蘭只要往你身旁一坐或往你懷裏一躺，「我說，你聽我說，」你什麼氣都沒有了，從今天晚上的一刹那，我覺得那個娘們還要歸於你。」

費老夫子搖搖頭，說道：

「那倒不一定。」

「不一定？十分九厘是一定的。你敢和我打賭？」

「打賭就打賭。」

老夫子回到家裡要實行感情移注法，他在他的房間裏大聲叫了他太太一聲，他太太不理。大少爺和老媽子擁着她往他的屋裏擁，勉強進去了，三言兩語，弄得不歡而散。他一夜沒睡着，到天亮，他剛合上眼，忽然一個夢景把他驚醒了。

花開着，鳥叫着，他在攬翠軒坐着，依蘭從山陰往上走。她走幾步，停一會兒，她的急切面容，她的無力的腿，她的往前傾的胸，一個楞裏掉倒的姿勢，給老夫子一個美麗的意識的復現。

他決定了，要破斧沉舟的給她戒白麵兒。在景山傍，他們租下一處房子，南屋三間作書房，北屋三間作臥室，西屋兩小間作下房，東屋兩小間是堆煤的地方和廁所。他把自己所需用的書籍和器具，一齊搬到新居。從此他和他的太太算離了居，大少爺搬到公廨裡。東林說道：

「我們那位大嫂呀，可算失了主意了。她即令不能攬你，也應該留下大姪子呀。孩子是該跟母親的！」

他們雇下一個老媽子，姓王，除做飯之外，還會買白麵兒。老夫子心裡雖然不願意，但也無法，反正是拿定主意了，發薪水即把依蘭送到醫院去。

到晚間，老夫子躺在床裡邊看書，依蘭躺在外邊抽白麵兒。他的嗅覺最靈，聞得那氣味，實在受不了。氣上來，擦下去，擦下去，又上來。他歎息一聲，說道：

「依蘭哪，請你少抽一點吧，我的頭疼。這樣子下去，我也非聞上癮不可。」

她說道：

「我去外邊抽。」

她赤身起來，躺在外間的沙發上抽。外間雖然有爐子，但赤身總會有點冷的，老夫子又有點不忍了，才上來賭氣不管她，終於自己屈服了。他歎道：

「咳，彼亦人子也。」

他用兩臂把她抱回到床上。在她抽足的時候，把老夫子的肩膀一擦，說道：

「扭過臉兒，我走這一經！」

老夫子心裏想道：

「這不是讓我和白麵兒打仗麼？咳，姑且忍受一時吧。」

終於把她送到醫院了。在送醫院之前夜，她足足的抽，好像要離別她的知交，表示無限的纏綿。所以醫生的藥劑驟然拿不穩。她穿一身很髒的襯衣，醫生說不衛生，老夫子趕緊去買新的，給她換上。醫院的飯食，她吃不飽，老夫子每天給她送點心。素來粗率性情的他，現在耐下心去伺候她。

有一天早晨，王媽向老夫子說道：

「夜間棚上直響，我實在害怕。」

老夫子強裝着骨氣說道：

「有什麼，那是老鼠。」

他實在也害怕，因為搬進去之後，賣糖葫蘆的即報告給他們在北屋出過兇殺案，老爺太太和老媽子血肉模糊的躺在北屋的磚地上。他是個無鬼論者，然而夜間在廁所大便時不敢抬頭，彷彿面前立了一個人；回到屋裡，不由的往地上看，彷彿那里有一片一片的血跡。

「外老太太也不來，我這病……」

「有什麼病？」

「那能夠你們大老爺兒們說？」

「不過是月經吧，幾天就好了。」

老夫子看她有點憨憨傻傻，所以故意說出這不客氣的話。她實在病了，推薦一個老陳媽來作替工。老陳媽實在會伺候，一聽老夫子說要吃麵條，她用剪子把報紙裁成寬的窄的條子讓他看樣子。一天早晨，她跪在地上，把老夫子嚇一跳，原來她把茶壺蓋打破了。因此，老夫子特別信任她，吩咐道：

「太太三兩天回來了，你給我看住些，別讓她再抽白麵兒，我特別賞你錢！」

過了十天，醫生通知說可以出院了。老夫子特別叫了汽車去接她，要特別給她一個再生的印像。她也很高興，在夜間圍着爐子方報告出她的全部的歷史。

她的父親，是昌黎人，斷絃之後，才與她現在的母親結了婚。她母親也是後婚，前夫是個生員，能寫一筆好字還會畫。她母親帶來一個姑娘，就是她現在的大姐。她母親又生了一個兒子和兩個姑娘，依蘭是中間的一個。她說道：

「我們是很好的家庭，都讓我大姐挑壞了。她嫁給一個讀書人，非常的好。她嫌人家腳臭，非和人家離婚不可。那人說道：「好吧，咱們到二等窩子裡見面吧！」果然她下窩子了。那人故意去點名，看見她之後，吐一口鮮血，回家就死了。她得了腥紅熱，我母親爲她把房子也賣了。她還要叫我下窩子，父親和哥哥都不贊成。後來才拜師父學大鼓。」

老夫子到此時才證實汪太太和高東林說的都是實話。說道：

「你真利害，竟然瞞我這麼久！怪不得高先生那樣說？」

她笑道：

「高先生，他也是瞎說，他那里會知道？他說那個大像片，其實並不是說大鼓時照的。那是王府井照像館偷洗的，掛着當照牌，被老醜看見了，把他們罵了一頓，摘回去了。」

她一提到她說大鼓的事情，特別有精神，因為這是她生命史中最有精彩的一段。她說：

「那時我在南城遊藝園可叫座了。劉寶全見我，就摸我的頭，向我的老師說：『可要看得住呀，你的衣飯碗可都在她身上。』陸軍大學的一個教授，給我買了許多東西，都被老師扣走了。老醜呢，他在軍醫學校還未出學。他打聽着我的住址，就託人來求婚。那時我們就住在遊藝園的西邊的小樓上。父親很願意，他說：『大學生是有出息的。』老醜那時也真有希望，始終沒有出過前三名。鋼筆字寫得好着的，可比你寫得好。鋪着都會寫。老太太一看見老醜，也很喜歡，因為老醜長得好看。我說，你聽我說，你猜他像誰？簡直像老莫，臉色也是紅中套白的。老師反對，因為合同還未滿，我還沒有出師。老太太去和人家要潑婦，老師生氣說道：『好罷，你們總有後悔的時候。』老太太當然非死爭不可，因為老醜給她立得有養老送終的字據。」

老夫子聽她說到這里，插嘴道：

「你的幸福，就斷送到這一張字據上。」

「可不是麼？從此，她可抓得緊緊的，死不放手啦，她終天提防着老醜把我帶跑，那時我年歲小，只有聽她的話。老醜出了學，在保定當軍醫，把我和孩子帶去了。她追上去，和老醜鬧，拿着錢袋子攔



到人家的臉上，把他的臉打得烏藍青。隨僮看不上，打她一個耳巴子。她抱着孩子就跑，我因為愛孩子，也追回來了。從此他無聊，便抽上白麪兒鬆。我起初還上白麪兒房子和他打架，後來他把我也慣上了。我們起初的日子可快樂着哩，他一方面拿着薪水，家裡還給他寄錢。柳三，我的大姐夫，她那時還開着汽車，老醜可瞧不起他啦，總說他是臭開車的。他因為運煙土遭了事兒，還躲到我們家裏。誰知人家運氣好，運煙土發了大財，現在居然當經理了。老醜不愛巴結人，不如他的同學都當着院長了，他判結果連事也沒有了。他不回家，家裏也不寄錢了，窮得我們在家頂着被子。老太太罵着他叫他走。他走之前，她還強着他立下字據，說三年不寄錢不回來，人就不算他的。他向我說：「我在那字據上畫了一把刀。」我也不知道那刀是怎麼畫的。我把他送到車站，我穿着小綿襖，凍得直發抖。他暗地裡交給我兩個白麪兒。車開了，我追着火車跑，大聲叫着他說：「你可不要忘記啊！」

老夫子聽到這裡，身上起一陣麻沙，立時想起復活電影中那女主脚扒住火車窗門去拉她男子的情狀，與依蘭正相似，不由的流下同情之淚，她擦擦淚說道：

「他也真壞，不到兩個月，寄來一筆款，剛好履行那字據中的話。從此以後，便沒消息了。」

「你的父親呢？」

「與老太太惹氣，跑到關外裡，被鬍子打死啦。」

「你的哥哥呢？」

「柳三要讓他自己開車，閻錫山在北京時，在汽車上掉下來，摔死啦！」

「你的小孩呢？」

「去年也死了，就在初見你的時候。」

「可憐！現在你的老太太怎麼過活？指望你麼？」

「柳三津貼她。三妹妹跟着他們幫忙。」

「妳怎麼會跑到汪太太那兒呢？」

「噯，這也是該着，該我丟人。柳三找不下房子，麻麻胡胡的搬進到一個院子裡。那院子裡的南屋，就是汪太太的妹妹住的地方。北平住家，雖然在一個院子，誰也不知道誰是幹什麼的。晚間，我因為剛戒白煙兒睡不着覺兒，看見她在南屋直划洋火，我知道她也是個抽白煙兒的。和她說話，她讓我抽，她後來給我買。又後來她就把我引進到她的姐姐那兒了。我傻，起初也不知道她們是幹什麼的。汪太太對我可客氣，初見我，還給我鞠了一個躬。」

老夫子聽了她全部的歷史，嘆道：

「一個人好壞，都是家庭與社會的影響。罷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你要努力做人。如果真想老廉呢，我替你給他寫封信。如果他戒白煙兒，他還要你，我希望你們能團圓。」

「我也希望你的家庭能再和睦。」

依蘭睡着了，老夫子思前想後睡不着。他看見她忽然發一陣拘攣，他以為她做惡夢，叫了一聲，她也沒有答應。此後，隔了十來分鐘總有一次，他這才明白那是毒質的潛力在那里作祟。沒有堵好的人聽

覺得戒烟是容易的事吧？老夫子才知道這裡邊的痛苦是眞眞實實的。依蘭在醫院回來時，說背上時時覺得有蟲子在那里爬，他以為是裝着玩兒，到現在他看見這種情形，不由的想到自己的殘酷。一連三夜，她總是這種現象，到第四夜才止。

她的食量增加了，臉也滋潤起來，胖起來。她的老太太起初小膽，怕有差錯，不敢露面，到此時也來誇獎老夫子心眼兒好，有魄力了。臘八早晨，她親自送來一盆臘八粥，接着她入姐也送來。依蘭說道：

「誰希罕她們送這東西？我在醫院受那樣的苦，她們連個面兒都不露。」

老夫子很得意的說道：

「我很希罕，這是我第一次嘗着北京人所熬的臘八粥。地道得很，眞美。材料這麼多，恐怕有十幾樣了。」

「我要再抽上白麪兒，你這臘八粥就吃不成了。」

「我想，你不會因爲怕我吃你二親和你姐姐的臘八粥，就甘心再去受痛苦吧？」

祭竈日到了，老夫子爲湊趣，在傍晚去後門買糖，回來時，看見依蘭在屋裡擻着嘴，說陳媽惹她生氣了。陳媽接着進來辭工。老夫子說道：

「那何必的，拌點小嘴，算什麼？好好的作下去吧，我很喜歡吃你做的飯，快年下了。」

老陳媽的老奸巨滑態度，這時發露出來了，裝着惶恐的樣子，却又帶一些堅決，說道：

「不介，即令太太不和我鬧氣，我也非走不可！」

「那是爲什麼？」

「我担不起這責任。」

「你担什麼責任？」

「老爺還有不聖明的！」

老夫子跟着她到廚房追問底細，她仍是不說。他很疑心是依蘭的母親看着依蘭把白麪兒戒好了，想給她另找主兒，引進什麼朋友來，很着急的說道：

「你說呀，到底爲什麼？」

「老爺讓我看太太，我怎麼能看得住。她讓老朱給她買，老朱不願意，只給她買一次，那賣白麪的什麼小三條的，每天騎車往這送，送來就放在門上的信櫃子裡。現在我這鋪底下，還有兩包呢！」

這是老夫子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去掀開櫃子一看，果然有兩包。他的手發顫了，嘴也發顫了，說道：

「陳媽，你真對不起我，我怎麼囑咐你了？」

「老爺是那樣的說，我是那樣應，這都在自己。下人能管太太麼？老爺還有不聖明的？」

「你爲什麼不早向我說呢？」

「早說，就是不幹，所以我現在說了。」

老夫子氣得發抖，眼也發黑了，一進上屋門，被門限絆了一下，暈倒在地。陳媽與依蘭把他扶到

沙發上，遲了好大一會，他呱得一聲叫出來。陳媽說道：

「讓他哭哭吧，氣鬆鬆就好了。」

他放大聲哭着說道：

「人心是壞了，沒有一個忠實人。社會是黑暗的，人心是黑暗。北京人，我算領了教兒了！」

第二天，他起來去把大少爺叫來看門，隨後辭了陳媽。陳媽走後，老朱來了，問是否出門。他說道：

「老朱，我怎樣待你，我自己上飯館子，也要給你飯錢。你竟然背着我去給太太買白麪兒。算了吧，我以後不坐車了。」

老朱實在不想走。因為每月十八元工錢之外，還有許多次的車飯錢，實在是優缺，但也無法。

依蘭覺得面子下不來，到晚上說也要走，老夫子也不強留她。她掂着包袱出了門，老夫子囑咐大少爺：「她溜了半點鐘街頭兒，又拐回來拍門，老夫子開門，她說道：

「老太太明兒來了，你千萬可別對她說我又抽了。」

這明明是藉故回來求宿。老夫子很懂她這心理，實在可憐她，夜已十二點了，讓她往那里？說道：

「你回到裡邊才說吧！」

「我不回去。」

老夫子上去拉住她的手，說道：

「這麼晚了，你上那里？」

他的聲音發沙，他的眼淚流下來。她隨着他回到屋裡，她坐到他的旁邊，拿出手巾給他擦淚，她自己的眼淚也流下來了。

「我說，你聽我說。出院嫌早一點兒啦，背上直發麻，像蟲子一樣爬。我受不了，所以我又抽一點兒。癮小的多了，每天只一點兒。你要願意，我每天吃一點藥，不上一個月就好了。你不信，你看我今次晚上抽不抽？這在未進醫院之前，那會行？」

「老爺還有不聖明的？」陳媽這句話只有在此時給老夫子下註腳。他從對方出院之後的幾個夜裡，會見她在不知覺之中發拘攣，深深知道她的痛苦。悲天憫人，慈悲爲懷的老夫子，在此時有什麼理由，不再容納她這點意見？」

第二天，又叫來一個老媽子，三十餘歲，姓邢，看着很忠實的，一知道這種情形，說道：

「老爺省點心吧！你把太太交給我，藥也交給我，我總能護她一天比一天吃的少。我才不信不能戒哩。該買什麼的，買什麼，好好過年，誰也不要把這事放在心。」

他們果然去買過年的東西，回來的晚了，邢媽嚇得發抖，因爲她聽說這房子不乾淨。老夫子問道：

「怎麼，邢媽害怕嗎？」

她的嘴唇拘攣着說道：

「不，不，作事的能說那個？」

老夫子笑道：

「必有什麼！房東爲人不好，街上的人瞎造謠。你看我都不怕。」

其實他在這一晚上嚇得不敢單獨上廁所，却藉辭天黑，攀着依蘭給他拿着蠟燭。依蘭像小鳥依依的，拿着蠟燭，立在面前說着話，等候他大便完畢。

## 十八

老夫子說着不管，那能不管？他跑到醫院裡報告這種情形，醫生說道：

「如是那樣，我不能再管了，再管，還是弄個沒趣。」

說畢，送他一本雜誌。那裡邊有篇文章是講抽白煙和抽入煙的心理的。老夫子回家一看，才知道依蘭在過去怎樣欺騙他和怎樣的藏匿透兒的方法。他問她，她一切都承認了。他聽說李百揆的針很好，帶着連去打了四五針。她說行啦，老夫子還不放心。那媽說道：

「我看老爺不必再去浪費錢啦，太太現在完全是癮。每天只吃七八丸綠豆大的藥，那裡邊會有多少

煙？留着打針錢，吃好的吧！」

「明天再打一針，以後就不打了。」

這是他的脾氣，什裏事都願過一點，不願讓不及。最後的一針打畢，那媽又給她抽去五丸藥。依蘭心煩了，想出門去遊逛，那媽便說道：

「等午後老爺回來了，你們一齊出去。一個人有什麼逛頭兒，來來，你到廚房，看我給你做好吃的。」

到了立夏的時候，那媽把那有許多灰塵藥匣子拿出來，連藥帶匣扔到糞坑裡，說道：

「存這個還有什麼用？」

老夫子很得意，故意和依蘭開玩笑道：

「依蘭看這個！」

他用兩隻手扯住他自己的兩腮，表示依蘭吃得胖。依蘭笑着要去打他。那媽也笑了，說道：

「你應該謝謝老爺，他可在你身上用心啦，勞神啦。咳，真不容易呀！」

老夫子含着淚道：

「都是那媽的功！」

依蘭在旁邊咯咯的笑着說道：

「你看，哭了，哭了，眼兒流尿了。怪不得孫猴說：『大成哥有三多，屎多，尿多，淚也多』？哭



的怪好看的，我的乖乖，再哭一個！一個，一個，只一個！」

「不如不給你戒煙！戒好，就這樣流皮！」

「誰叫你給我戒的？主賤麼！」

「依蘭，我和你說真話，我給你戒煙，我真後悔。你一戒煙，可沒有以前秀氣啦。俊俏的美人，現在變成胖婆娘啦。你那臉適於瘦不適於胖。你照鏡子，看你那一臉橫肉！」

「像瘦猴一樣好看麼？看誰像瘦猴！猴！答應我。」

那媽看一看老夫子的臉，說道：

「說真話，老爺可瘦的不少！咳，不容易呀！」

「朕雖瘦而太太肥矣！」

老夫子得意忘形的，把酸的文氣發洩出來了。

門前過來一個算命的，依蘭把他叫進來，讓她自己算。算命的問她什麼時候結婚，她說十五歲。問她丈夫的屬相，她說屬蛇的。老夫子在旁邊笑着撇撇嘴，又用指頭在臉上劃一劃，羞她。她伸一伸舌頭，女擺一擺手。那瞎子說道：

「這命，從立夏已經好轉啦，到後年運氣最好。不過，我要直說啦，必須有同床姊妹。不然，這屬蛇的和屬龍的可有點犯相。」

依蘭一聽這個，便說道：

「給這屬蛇的算算吧，四月生。」

「什麼日子？」

依蘭扭回頭問道：

「是初五不是？」

老夫子說道：

「先生不必費事啦，你聽我給你念吧：癸巳，丁巳，丁巳，丁未。」

「噢，火太多啦。這位先生命太硬，我愛直說，可是尅妻宮。按八字推算，妻已經尅過啦。」

依蘭問道：

「還尅不尅啦？」

「有同床姊妹就不尅啦。這位先生心眼兒太熱，仗義疏財，可是他自己是不存財的。他曾救活兩個人，他自己不知道。他到五十五，就行着最好的運氣，下半輩子吃喝不窮。看他的八字最好作武官。」

瞎子走了，依蘭說道：

「說你救活兩個人，你救活誰啦？我算數不算數？」

「瞎子當然說瞎話啦，理他呢？」

「不是瞎說，十個瞎子九個說我應該有同床姊妹。難道說我的命真該如此麼？」

那媽家中有事，告了兩禮拜假。有一天上午，依蘭給老夫子燒一種菜，是獅子頭。這是她頂拿手的

菜，燒法與餛飩不同。老夫子最愛吃那獅子頭周圍所繞的幾個大蓋藍菜葉，他說那獅子頭的好味道都浸潤到蔬菜裡邊了。吃着飯，依蘭提議道：

「我看不如讓你的孩子娘和孩子們一齊搬來。大人不說，孩子們怪可憐的。」

「我看處不好。」

「那有什麼處不好，我去叫他們。」

「是那樣子，就與我的一妻一夫的主義有違了，依蘭，你可知道，我自與你同居後，早晚是在你眼前的……」

「什麼主義不主義，主義能抵得過命運麼？」

她是信了瞎子的話了。她果然去讓他們搬來，她自己跑了幾趟，替他們拿東西。

費老夫子的夫人用了一個從家帶來的老媽子，她不惟瞧不起依蘭而且瞧不起老夫子，第二天問題便發生了。依蘭賭着氣說道：

「人家都說你們的家，是我給你們挑零散了，現在我把你們團聚到一塊兒的，我算盡心了。我走啦，你們好好過吧！」

老夫子疑心這是依蘭的手段，她看她的嗜好戒除了，用不着他了，所以用這金蟬脫殼之計，他很氣憤。一方面他又想從此脫離關係，自己守着自己的孩子老婆過日子，倒也是個適可而止，兩全其美的好辦法。

依蘭走了，留下一個小貓，孩子們很愛牠，鬥着牠玩。他們的母親看見這貓，眼淚發紅了。那貓還小，看見孩子們鬥牠，牠害怕，跑到房上，會上不會下，餓得直叫喚，眼看天快要黑了，還沒有吃東西。老夫子很憐惜牠。

『餓死了，怪可憐的！』

一連說了幾遍，沒有人應聲。他自己去房東那里借來梯子，上到房上去把牠够下來，說道：

『傻孩子，會上不會下，何必逞這能？餓死了，怨誰？』

太太很氣憤，總覺老夫子不能忘情，對貓如是，而況人乎？實在說，老夫子對於任何人，任何物，都不願意看着他死。萬牲園的樹上夾着一個貓，他還替牠着急，他知道牠的主人是誰麼？

第二天，她打發老媽子把貓給依蘭送去，報告給老夫子說道：

『這邊可沒有牠的一點東西了，牠可沒有什麼留戀啦。』

她心傷心，却没有言語。送醬油的來要錢，老夫子預備好，讓老媽子交給他。誰知道她竟交給另一個賣醬油的，讓他騙走了。前一個來要錢，她說交給他了，說他欺騙，激得賣醬油的在門前大罵。這也足以使老夫子心痛。

第三天，家鄉的小姐背着祖母來找老夫子了。老夫子離開家鄉時，她還在懷抱，她母親死了，寄養在乳母家。老夫子一猛看見，很心痛，因為她是沒娘孩子。她是個鄉間孩子，不由的說出後娘兩個字。於是太太便放聲大哭起來。房子臨着大街，老夫子怕人聽見，她越哭越熱鬧。於是老夫子說道：

『不願在這里，你從搬走。』

『搬走就搬走！』

要說他們夫妻倆有什麼深仇大恨，那是沒有的。根本的毛病，就在於各人要求對方原諒，誰也不原諒誰。各人都抱了一肚子冤屈，一有所觸，便發出不可收拾的言語和舉動。在太太哭時，老夫子要能諒解她，來一個「將謂偷閒學拜年」式的陪情，管包就沒什麼事了。老夫子發脾氣時，太太來一個地痞式的歉性的話，說：「我搬走？你想的！」他連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可是這一對夫婦，雙方各以人格自重，那能辨出這樣失人格的事？

依蘭負氣出去，找着邢媽，同跑到北海的假山上談心。她在那里可以看見她與老夫子所住的房子，她說道：

『邢媽，你看，那就是我們的房子。』

邢媽說道：

『你後悔麼？你爲什麼作那傻事情？什麼地方都能讓，這可不能讓；什麼地方都講仁義，這個地方不能講仁義。你把人家引進你的老窩子裡，人家的姑娘小子一大群，你當然是受不了的。你當初何不想想？』

『難道說我真把我忘記啦麼？』

邢媽沉思了一會兒，說道：

「我沒見過他的那一位，不知她能幹不能？如果真有本領，她這一會兒便能緊緊的抓住，那可就沒有你的份了。」

依蘭說道：

「是個打死別手。」

「那麼，就不必憂慮了。不上一個月，你就又回去了。」

「他不會找別的麼？」

「他會找誰？他那急暴性子，只有你能收拾住他。」

依蘭笑了，說道：

「我有什麼法子收拾他呢？」

「你沒有別的法子，只有一個軟對付。你只用躺在他懷裡說道：『我說，你聽我說，』他的眼淚會爲你而自己流出來。你說是不是？」

依蘭笑着說道：

「那媽，你又胡說起來，我打你。」

她拿着小碧桃枝去打那媽，那媽歪歪頭，躲到遠處，攀着碧桃樹枝，說道：

「我說，你聽我說，你安是着急的時候，找一個人說合說合。要不着急，你就等着他們自己惹氣。」

依蘭把那小樹枝丟在地上，擺擺手，說道：

「你來，我問你，他們會再惹氣麼？」

「會惹頭一次氣，就會有第二次。要是他那一位會籠絡他，像你一樣會服軟兒，「我說，你聽我說，」那就沒有你的份了，因為他們馬上會和好。你說她是個別扭人，你的機會就要到了。男子們，你要知道，是不能和他們打別的，你要先服個軟，倒過來你就叫他給你叩頭，他也幹出來。」

依蘭點點頭，彷彿別有會心。她們走到北海後門，臨別時，邢媽又囑咐道：

「可別讓你的老太太露面啊！」

老夫子在家裡坐不住，跑到東林家裡，此時他們已從平安公寓搬出來，東林太太道：

「昨天依蘭來了，說有個什麼孟太太要戒大煙，請你介紹醫院。」

「她沒說別的？」

「沒有！」

老夫子跑到太森里，孟太太已搬到永安四卷了。他又跑到那里，孟太太很歡迎的說道：

「張先生，你來看我的新房子好吧？」

「啊，孟太太發財啦，租這麼多的房子。」

「特意爲你預備三間哪！」

他笑一笑，知道她的意思。他剛坐下，依蘭便來了。他故意拿着開玩笑的態度，說道：

「李小姐，近來可好吧？」

她很羞慚的應聲道：

『不錯！』

孟太太插嘴道：

『公母倆處得很好的，怎麼又離開了？這是怎麼說的？我這裡現在有的是房子，你們可以隨便來說說話唔的……』

孟太太說着把煙燈端到眼前了，她說道：

『這黑美人真好，叫人冬暖夏涼。公母倆抽一口兒殺殺汗。我給你們燒。』  
她讓老夫子，他故意要使依蘭發饞，於是躺在那里抽着說道：

『真好，今天這煙真香……』

孟太太又燒上一口，向依蘭說道：

『來，來，你來抽個尖兒，不要緊的！』

『謝謝你，孟太太，我不敢啦。』

孟太太說道：

『真戒好啦，真有出息兒啦，真不容易呀，張先生的功勞可真不小，等一等，我也戒……』

『哼，孟太太，我可勸你戒啦，你戒了煙，還認識我麼？』  
依蘭知道是諷刺她，說道：



「誰不認識你？你們一家子欺負我，連老媽子……」

「自找呀，自找。跟我玩這手段，讓我受這罪！」

依蘭一聽到受罪兩字，覺得有機可乘，便問：

「怎樣啦？不是怪好的麼？」

他便把家鄉小姐來到之後的情形說了一遍，依蘭說道：

「小孩子家，一句話半句話應該原諒。」

吃中飯的時候到了，孟太太請他們到餡餅周吃了一頓飯。

「我說，你聽我說，」

這種聲音又達到老夫子的耳朵裡了。

他回家之後，見院子裡亂七八糟，小姑娘在院裡坐着，孤悽悽的撇着嘴，知道他們已竟搬走了。他嘆了一口氣，說道：

「也好，我給你找一個新媽照顧你。」

第二天，他把她帶到太廟裡與依蘭見面，依蘭表示疼她，解下自己的襪帶給她網上，老夫子流了幾滴淚。

第三天依蘭又搬回來，那媽不能來，另叫了一位老媽子。大少爺看見他妹妹來，每日從公寓回來給她補習數學。

秋天到了，上學的上學，教書的教書，老夫子看着生活漸上軌道，這少麼續他的專門研究。有一天下午，一個朋友來，向老夫子要稿子，因為他新任報館副刊編輯。老夫子說道：

「當然得給老朋友幫忙，不過普通文章我久矣不作了。」

那編輯說道：

「作罷，你的稿費，我特別給你提高。」

依蘭在旁邊問道：

「費村給雜誌作文章，是五塊錢一千字，你能給多少呢？」

那編輯答道：

「雜誌的文章得費大力，副刊的文章容易作。他只要隨便寫出來，我就給他登。別人的文章以兩元計算，他的給他三元。」

「那你給四元吧？要是四元，你問我要文章，我管住他，讓他寫。」

費村笑道：

「你能讓我寫麼？你的腦子是我的腦子，你的手是我的手麼？」

「你的腦子，你的手，是我管着的，敢不寫！」

「對啦，讓他寫，管住他寫，寫到年底，你的金鐲子就帶上啦。」

老夫子很得意的笑道：

「好麼！朋友要購買，太太要出賣，我的腦子簡直成貨物了！」編輯說道：

「這也是一件韻事！張太太，我走了，改天我就來問你要稿子。」

從此依蘭每日午後給老夫子磨洗硯，催促他寫文章，寫成之後，她一個字一個字數上幾遍。他爲着加強她戒除嗜好的決心，特意爲她寫了兩篇關於鴉片及白麪兒的小說。他笑道：

「來，我念你聽！」

「我念過了！」

「你念過了？會念？你會把「怪童」念成怪重，實在不輕；孟蘭大會念成孟蘭大會，程艷秋的真娥刺虎的「曉論文」念成「小論文」。」

她拿起稿子照他頭上打一下，說道：

「就會揭人短！那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懂意思就得了。要講正確，誰有你們專家正確？前些時，你那位朋友不是也說是孟蘭大會麼？」

老夫子很首肯她的不正確的議論正確。他知道中國的字音難念，他又知道中國有許多讀小說人，不全認識那裏邊的字而能知道裡邊的意思。第一批稿費來了，她着實買了一個戒指；第二批，請藍伍二位教授到家吃飯，飯後又讓依蘭出來謝客。老夫子的用意，是要把她的人格胚養起來，讓她有羞恥心，讓她懂得高等階級的儀態。他向藍伍二位先生說道：

「女主人出來謝謝二位先生，二位先生肯賞光。」

「我們應該謝謝主人。」

伍教授說道：

「你的小姐問你這位太太叫什麼？」

藍教授說道：

「我早聽得他們的老媽子在院裡說了，新媽。」

伍說道：

「費村真奇怪，我沒聽得他稱過太太，早晚說着，總是說「我那一位」。」

老夫子笑道：

「名不正則言不順，在此未正名之前，我以為應該像水滸所稱的「我那人」。今天你們也應該向我說：「看看你那人」。」

老夫子自嘲的話，惹得二位客人大笑。

第三批稿費通知單送到時，依蘭說道：

「我也跟去看看稿費怎樣領。拿着稿費，咱們去吃小館。」

老夫子點頭說道：

「多天我們沒看見孟太太了。她雖然操賤業，心眼可是不壞。她還向我說過，她想靠個主兒，洗刷

洗刷名譽。人是有幸有不幸的，噯！」

依蘭笑道：

「你那熱心腸兒，真沒地方用啦。無怪乎胖博士罵你說：『半掩門都是你的朋友！』」

「我覺得心眼好的半掩門比那督軍省長以及高雅階級的人還強得多。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我說是：『七十二行，行行有好人。』無論高職賤業，都能表現出人的心。」

孟太太真戒煙了，這是受依蘭的影響。他洩了三天肚，臉皮黃得不像樣子，氣也喘不上。老夫子一半憐她，一半開玩笑，說道：

「你們戒了，我要抽上啦。孟太太給我燒口煙。」

孟太太給他燒成，他只把煙嘴兒一噙，說道：

「好了，孟太太抽吧！」

「我戒了三天啦。」

「噯，抽一點兒，受那罪幹什麼？」

他拿着煙槍往她嘴上放。她孜孜笑。

「一點，一點點兒。」

他故意開玩笑似的讓。她把煙嘴兒放在嘴裡，又拿出來，孜孜笑出兩眼淚。

「抽吧，不要客氣，我們不笑你，抽吧，抽吧！」

「怪不好意思的。」

她笑着把那煙抽下去了。第二口，連笑也不笑，很快的抽下去。氣也不喘了，眼睛也有精神了，說道：

「滾，白受幾天罪！」

依蘭跟着老夫子到餡餅周，問道：

「你爲什麼死氣白賴的讓孟太太抽呢？不是裝壞麼？」

「她那樣的環境，早晚還得抽上，何必讓她白受罪呢？牠戒煙，也不過是爭口氣，氣爭了，就算達到目的了。她並沒真心戒。她正想抽的，可是臉子下不來，我不過是給她一個台階兒。」

臘八之前夜，依蘭熬了一夜粥。第二天，她也給她母親和大姊送，老夫子笑她們是換粥吃。年節過得很熱鬧，康媽很能幹，蒸了許多很好看的饅頭，又做許多年菜，大小爺也回來過年。

## 十九

「你那些朋友因爲砲響都跑了，我看你怪寂寞的。」

依蘭傍着爐子，兩手烤着火，有意無意的向着書桌後邊的老夫子說了這一句話。他聽得她這話，扭回頭來說道：

「寂寞也沒辦法，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前程。可笑的是胖博士，前幾月還吹噓餓死不離平主義，現在也不知往那里去了？」

依蘭接着說道：

「我倒怪想他的。在春天他來我們家吃黃花魚，你看吃得多有滋味。吃罷，又說又唱的，一直到夜十二點鐘才走。他真能破人寂寞。」

「那是因爲發薪的前夕，他袋子裡沒錢了，所以才來我們這里吃飯，談天，消磨時間。真可天，從早十二點到夜十二點，只有他說的話。他吃黃花魚，也真吃得高興。依蘭，提起來黃花魚，我饞得慌。你燒得是好，火口到而且不碎，恐怕是你的特別技術。噯，時間過得好快呀，大少爺也走了好幾個月了。吃黃花魚時，我記得他不是也回來吃啦麼？父子與朋友一樣，聚散也是無常的。」

老夫子有點傷感。依蘭抬起頭來，看看他的眼睛，說道：

「你現在想念起來了，他臨走時，我看你毫無一點顧惜，站在那小東院的北屋門前，還說些很有勁兒的話。什麼爲人不要自私啦，什麼不要光以賺錢爲目的啦，什麼要爲大家犧牲，什麼該結婚就結婚，那是他的幸福啦，囉囉嗦嗦一大套。現在後悔啦吧？」

「笑話，那會後悔？我的字典裡邊就沒有悔字。兒子一方面是社會上的一份子，一方面他是他自己，有他的自己的人格。我可不能像你的老太太一樣，爲着自己的私利，把兒女的幸福犧牲了。你想想吧，她要不是爲着「養老送終」四字所誤，你會受那麼多的折磨？」

依蘭聽着老夫子的話，一時氣上心頭，說道：

「可不是麼？她就會欺負我。你前天不是看見啦麼？你看柳三和大姐對她那樣態度，她連一句話也不敢說啦。她就是欺軟怕硬。咳，我想起來了，她看我們現在的房子寬綽，心想把她的東西放這里，讓她放不讓？」

他笑一笑，說道：

「那有什麼關係呢？人都讓放啦。」

第二天依蘭的母親把不用的桌椅送進來說道：

「你們現在的房子寬，我的房子窄，把這些東西先放到這里。」

老夫子笑一笑。她又跑進下房看一看，說道：

「喲，高媽都比我有福氣，都住這麼寬的房子。住到這院，高媽可不害怕啦！高媽，你在那院到底害怕不害怕？」

高媽說道：

「我才不怕呢！我什麼都不怕！」



老夫子笑道：

「高媽比那膽大，她不怕鬼。可是她就怕一樣，就是砲響。景山上兩砲一響，把她的臉都嚇白了。頭碰到門上，還碰個乾穩呢！哈哈……」

「就老爺愛說這個，別說我啦，小貓聽得響聲，都嚇得跑到院裡。那個震勁兒可大了，房子都是搖晃着，玻璃差一點掉下來。」

又隔幾天，外老太太又送一隻花貓，老夫子說道：

「我們正需要一隻貓。這貓真好看，比以前跑那一隻貓高明的多，好好看住，別讓再跑了。高媽，你可在意。」

「放心吧，我最會伺候貓。以前我在過貓劉家，他家養了一百多隻貓，整桌的飯讓貓吃。那些貓都有名子，主人聽見叫聲，就知道是那一個。」

老夫子聽她說貓劉的故事非常感興趣，把那隻小花貓抱到懷裡說道：

「小花兒，你明年給我再下幾隻，多了，我就成貓張啦。」

依爾努努嘴說道：

「看給你美的！實話說，老太太還要的，她不過在這裡放一放。」

老夫子一聽到這話，把那隻小花貓扔到地上，說道：

「又是放一放，我就討厭她這個放字。死的臭子，活的貓，會說話的人，都在這裡放一放。什麼哲

學，什麼邏輯，什麼道德，豈有此理，我真不懂。」

依蘭看他發脾氣，一句話也沒說。他實在生氣，他想着與未婚的女子戀愛，一達到肌膚之親的限度，便成夫婦。現在與依蘭同居兩三年了，她的老太太還常說是在這裡放一放。他認爲說這話的老太婆是太無恥了，對於他是一種侮辱。他本想與他的夫人脫離名義上的關係，可是就因爲她們母女這種不肯定的關係，使他沒有辦法，他與別人說起話來，一聽到什麼「姘頭」或「姨太太」等等的名詞，覺得都是對於他是一種諷刺。

依蘭病了，她母親來看她。她說話之間，說依蘭的病是小姑娘給她氣得啦。老夫子說道：

「這一切的錯，都是外老太太的錯。你說你的姑娘是在這裡放着的，不惟孩子看不起，就是我也沒法管。」

「你管，你管什麼？」

「我管什麼？每一家都有規矩，譬如說依蘭常出門，她要再去抽白面兒，我拿什麼資格去管她？」

「她不抽啦，我知道！」

「她既然不抽啦，她出去幹什麼！」

「她不是你的姨奶奶，你只有閉眼！」

老夫子一聽「閉眼」二字，覺得對方的無恥，實在是不可理喻，說道：

「既然如此，我的姑娘，惹依蘭生氣，我也只有閉眼了。」

「你那臭鴉頭，想欺負我的姑娘是不行的！」

「你混帳，你這臭太婆！你要想怎樣，我不能因爲你，把我的姑娘除了。你是人麼？你把你的姑娘弄到這樣淒慘的地方，我把她從死人堆裏拉起來，我怎樣對不起你？我可不是老醜，你想怎麼欺負就怎樣欺負！你怕你姑娘受欺負，帶走，我一點也不攬。你心想轄制我，我是不受的。」

「跟我走，依蘭！」

她去拉依蘭的袖子，依蘭掙開她的手往後退，說道：

「您是怎麼啦！」

「不爭氣的鴉頭，要把我氣死了。」

她往後一仰，躺在屋地上，瞥住了氣。老夫子仍在院中跳着罵：

「你死，活該，我至多給你償命！前三年我已死了，死到北海啦，我怕什麼！」

依蘭抱着她的頭，哭着娘呀娘呀叫。高媽跑出去把車夫老楊夫婦叫來，他們找了包烟紙點着像蠶繭的一樣向她的鼻子薰。呱得一聲，還回氣來。她清醒過來之後，立起身來，向老楊說道：

「勞你們的駕了，再見。」

她打一打身上的土走了。老夫子看着她的黔驢之技完了，想笑却仍裝着氣。依蘭把他拉到沙發上，說道：

「我說，你聽我說，你何必與那老糊塗一般見識的。她塗糊，人家夫妻間的事，她何必管呢？你沒

看見她招柳三的沒趣麼！」

外老太太從此不上門，小貓隨着也跑了。

轉眼又到夏天，氣候熱，人們睡得很晚。景山西街的街道寬，大家都搬出來小橈子坐在街旁乘涼。

鐘太太走到老夫子與依蘭面前說道：

「張太太，聽老楊說，你戒得很好。你是在那醫院戒的？」

依蘭起來和她答話，老夫子躲開她們，獨步走到街南頭。待拐回頭時，依蘭已迎上前來。他問道：

「那是誰？」

「鐘太太。男人死了，守着兩個孩子。男孩子十餘歲了，叫小獅子。女的叫小銀子，也有十來歲了。」

。」

「怎麼過日子？」

「丈夫留下的有錢！」

從此以後，不隔三夜不見她。漸漸她與老夫子熟了，也搭起話來。她問道：

「張先生，你愛貓麼？我送你一隻。」

「那好極了。鐘太太，你戒煙麼？」

「正吃着藥的，晚上睡不着覺，所以出來坐坐。你認認解大樛子麼？」

「很熟，不識見面。」

「他是我的表弟，自從雲青死後，他連照顧一下都不。他只會說：「表嫂子有錢，用不着照顧。」可是我的淘氣的孩子，不聽話，他也該替我教訓一下。」

老夫子想着她既然是解大傻子的表嫂，當然也是有根基的人家，不由的對她起了敬意，說道：

「解大傻子很忙，小獅子念書有不會的時候，可以隨便來問我。哦，鐘太太，我實在佩服你，拉弄兩個孩子真不容易。也快，我離父親時，才三歲，現在我已快成老頭兒了。」

第二天，她果然送來一隻小貓。牠生得不大好看，是黃白色的。依蘭給牠起個名子叫小白。老夫子向依蘭說道：

「剛才鐘太太來送貓，我看胖起來了。又有一個戒大烟的，我很高興，她是受你的影響。一個人只要有別人受自己的好影響，即令是一點點兒，也算沒有白活着。她更應該戒煙，她有兒女，一個人無論如何不應該謬第二代之人受自己的累。」

依蘭笑道：

「也有人受我的影響了！你要爲着這高興，你的高興事兒可多了。前天那個日本人，說讀你作的書，讀過七遍了。你該高興到什麼程度？笑了，笑了！乖乖，別笑，綑住嘴。他們讀着你的書的時候，不知道他們也會知道我會給你校對麼？」

「他們會知道的，他們一聞口兒，就知道了。因爲那里邊有點生煙泡兒和白麪兒氣味。物質是不滅的！」

依蘭打他一下，說道：

「你光會揭人的短處。喂，我看你與初認識我時是不同了。嘴子愈來愈刻薄。」

老夫子說道：

「長歌之悲，甚於痛苦。我現在也覺得嘴子刻薄了。」

有一天，他見鐘太太問道：

「鐘太太，你家裡有書籍麼？」

「不多了，以前賣了好些。你閒的時候，你可以去看看。」

他在一個下午同着依蘭到她家了。他想要在書裏邊發見出來他自己所研究的專門書籍，從床底下拉出半箱子，又從廁所後邊拉出半箱子。他翻了幾個鐘頭，並無所得，最後見到一本日記，是她丈夫所寫的。他看了一遍，心裡非常難過。因為那裡邊所記得種種情形，俱是生活艱難的表現。

「今天我見着解表弟，他勸我要振作。我是得振作了。不然，我何以對得起我的芙蓉呢？」

老夫子這時才知道鐘太太的名子叫芙蓉，並歎惜死者對於他的太太的真誠。

「午後，帶着小獅子抱着小銀子去逛隆福寺……」

這是死者對於兒女的愛的表現。

「倒霉得很！生活艱難到這地步，借了一塊錢，到前門還丟了。」

「今天青又犯了。背腰又疼起來了。這次可比不上前一次。前次有錢，這次拿什麼醫治呢？」

「背腰痛得很，我看是要大倒霉了。」

此後便無所記，大概自此之後的兩禮拜，這位記日記的人就死了。老夫子看到這裏，對於鐘太太有一種的新的認識：她簡直是個辣毒的婦人，自己藏着錢不給丈夫治病，硬等着他死。這種女人真要不得。他回到家裡向依蘭說道：

「鐘太太真利害！」

「怎麼啦？」

他把日記中的情形告給她一遍。

「我可沒有她狠！那有放着錢不給男人治病的！」

他忽然又有一個新的想法，是饒恕鐘太太；又向依蘭道：

「虧她是那樣辦！不然，小獅子和小銀子怎樣活着？看她丈夫，生前也是個不會存財的人，她是得狠一點。依蘭，你也學狠一點吧？不然，你將是沒法辦的。」

「我狠不下去。」

年節又到了，有幾個同事來打牌。貓叫得聒耳。房子上是貓，牆頭上是貓，院中也是貓，小白算是被許多男貓包圍起來了。牠彷彿膽怯，出門叫幾聲，那些男貓們追下來，牠趕緊跑回屋裡，男貓走了，牠忍不住情，又立在屋門叫。最後一隻又肥又大的花貓，追到屋裏，竟然跑到牌桌底下，攪那些打牌人的腿。老夫子恨將起來，抓住小白扔在當院裏，只見那隻大花貓跑上前來，咬住小白的耳朵，把牠按在

地上。小白唧呱叫了一聲，慘不忍聞，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兒。牠身上有許多泥，臉和耳朵也都是泥。他趕緊去把牠抱到屋裏，心裡起一陣酸痛。打牌的走了，他向依蘭敘述這種情形，依蘭說道：

「你爲什麼那麼狠？」

「一切都是冒險。」

「你要知道牠還小着的。」

「既然小着的，就不該去叫着引誘人家！一切的一切，都得有個決斷。作或不作，自己應該有個斷然的態度。我最討厭依違兩可。依蘭，這便是人生的教訓。」

「怎麼，你又拉扯到我身上啦吧？我在你家住着，還算沒有決斷麼？」

「你是在我家放着的。我不是罵你，我是罵你那位老太太。」

## 二十

次年春天，小白要下小貓了，老夫子很高興。不料因爲難產幾乎喪了命。他催着依蘭給牠請老娘婆



，花了幾塊錢，三條小貓沒有一個活的。依蘭說：

「怪喪氣的！這都怨你。人家說貓的配合，是不讓人見的！」

他聽着這話，內心非常慚愧，却没有言語。可巧房子被房東賣了，新房主沒有到期就搬進來，像駝進帳的故事所說的，一步一步的逼。新房主有個小姑娘，才五六歲，眼錯不見，跑到老夫子的書案上給學生的作文上畫個亂七八糟。她母親給她打了一頓，但那有什麼用呢？他歎息道：

「終天講退讓主義，早晚是吃退讓的虧。也罷，還是退讓吧。」

他們搬進另外新租的房子，南房三間，廚房一間。洋灰地還沒乾，他說道：

「我由經驗，我住南房就得病，這地又是那麼濕。」

到暑假，他果然病了。他住了幾天醫院，病尚未好。回到家裡，他愛發脾氣，依蘭處處湊合他。她爲安慰他，常把四個手指放在耳朵後邊說道：

「費村，你看這個！」

這四個手指表示着費村後半身的新職務的薪金數目。醫藥費沒法措辦，她背着他去借她大姐的錢。她大姐現在非常信任她，因爲她的嗜好戒除了。她又說道：

「有好運，沒好轉，這句話真是不錯。」

暑假後開學了，老夫子的病也好了。依蘭買了一個大撲滿，未及兩個月，把裏邊裝得滿滿的。老夫子很歡喜，抱撲滿說道：

「怪童真成怪重了。不許打破，再買一個。年節，好買花衣服，孩子。」

依蘭扯着他脖子後邊的肉，說道：

「給你養肥了好罵人，還要估便宜。問我叫孩子，你能便宜多少？喂，我現在比以前的字眼深一點啦吧？」

「深得多了，至少不把怪童念成怪重了。依蘭，我不是誇獎你，你的字體真好，與褚體很相近。好寫，將來可以成個書家。」

她仰着臉很懇切的問道：

「我能麼？」

「那有什麼不能？你的筆姿太好了，可比我寫得強。將來人家要請我題字，你給我代筆。我又省力，又可以耍漂亮。喂，你的隋唐演義看完啦？」

「快啦，看完，我預備看兩宋。元明清也有吧？我預備把所有的歷史演義都看完。」

「你有記性！現在的大學生把朝代的次序都弄不清楚！」

「我去研墨去，又該寫字了。」

我先生的新夫人請吃喜麪，他們倆都去赴宴了。老夫子不由的喝個薰薰大醉，躺在飯館的一個小間裡大吐，依蘭守着他，削成梨片，一片一片往他嘴裡填。直等到客人散盡的時候，才把他扶上車，伴着他回家。隔幾分鐘要叫他一聲，與前幾年依蘭醉酒時，他扶伺她一樣。

冬天到了，他新添一身皮襖。他自己想着自己太自私了，於是又給她做了一身。他爲懲罰自己的自私，爽性把舊皮襖改造了，送給她在家穿。依蘭又做身皮大衣。她要給他做一身，說道：

『我大姐夫有一身皮筒子，願意讓給你。錢什麼時候還都行。』

『算啦吧，親戚們不可讓人瞧不起。我還得還書賬，同文廿四史的錢，還欠書舖一半哩。』

快到年節時，他們新搬到朋友合組的房子裡邊。這是將軍府邸，他們分住正屋三間，有地板，廚房一間。雇一個新老媽子姓張，極會做餛飩。包餃又快又好吃，小山此時常去吃餃子，說是北京第一。西屋是一個中學校長，後院是兩個體操教員，一個號叫千里，一個號叫持平。

年節過得極熱鬧。老夫子算一算，全院竟然有七桌麻將。

到春天，小白生了三個小貓，其中一個特別強壯，依蘭給他起個名子叫小虎子。有一天，老夫子午飯回去，聽見屋裡笑得非常響，進去一看，原來是依蘭和姑娘鬥小貓。她們把小貓們繫上紅繩，又給小虎子帶上銅鈴。牠們在地板上跑來跑去，有時竄到字紙簍裏把牠扒翻，正好把牠們蓋在底下，牠們頂着簍跑。有時隨着一個小紙團跑來跑去。千里說道：

『這正合你買那放屁詩三十首中所說的小貓鬥紙團的情景。真有趣！』

老夫子因與他喝起酒豁起拳來。此後每天在一塊飲。他的生日到了，朋友們要給他賀壽。他擋不住，男賓女賓到了四五桌。他舉起酒杯敬客，說道：

『諸位朋友來給我賀壽，我是不敢當的。親在不言老，我的母親七十多歲了，在故鄉還沒有做過生

母。不過我今天有幾樣值得紀念的事，報告給諸位來賓：第一，我和女主人同居六年了。第二，我的歲數整整比她大一半兒，這是人生中很難遇的巧合。第三，我新認一個乾姑娘，是持平的小姐。第四，我的著作完成了，下學期就要試印。第五，我的貓生了三個小貓兒。」

次晨，老夫子向依蘭說道：

「昨天胡鬧八鬧，竟然花去那麼多的錢！」

「只要有意思，錢算什麼！好在一年只有一次。」

依蘭這樣說法，每每能使老夫子得到無上的安慰。他好客，只要有朋友來，必定留人飲酒。依蘭呢，只恐怕他沒有朋友來，從來未曾因為客人而生過煩惱。他又說道：

「依蘭，我們往後是得搵門兒一點啦，省幾個錢好養老。是這樣辦吧，我買我愛的書，你也開始買小說，遇着奇怪的舊小說，你儘力的買。我們也建起絲雪樓來。到那時候，中外研究小說的人都來參觀你的書庫，那多麼有趣吧！」

「人家來麼？」

「你只要東西，他們自然就來了。你看，就我那一點專門的書籍，還不斷的有人來討材料呢！」

他們的生活趣味，到此時可以說已進到百尺竿頭，不料到暑假中來了一個最大的打擊。

在生日那一天，鍾太太會送來家存的舊磁碗和瓶子，老夫子不好意思拒絕，就收下了。他爲報答她，也買點東西送她。這是他在市場臨時想起來的，所以來不及讓依蘭知道。鍾太太的床上放個小嬰孩，

她說是替人扶養的。老夫子一看，和小獅子的面貌相似，說道：

「真巧，和小獅子真像弟兄倆。」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鐘太太於是哭了。她說道：

「你是老大哥，我不能背你，你聽我細說……」

原來她丈夫死後，她的生活極窘，丈夫的朋友老劉來照顧她，因之發生了愛情。他極有錢，因之給她立一張一萬塊錢的字據，作爲他的借款。每月他還給她百餘元的利錢，作生活費。

「老大哥，雲青連一點錢也沒給我留，我不是這樣辦，小獅子和小虎子怎麼活着？我完全爲他們……」

多年不生小孩的她，爲着戒除嗜好，身體壯了，於是和老劉生下現在床上所躺的小嬰兒。因爲生孩子，煙癮又勾回來了。

「我給他扶養這孩子，他每月多津貼我一萬塊錢。」

社會上的謠言多，讓你猜不勝其猜。老夫子這時候對於她的尊敬心變成憐憫心。聖經上說過，誰配拿着石頭把個淫婦砸死？老夫子極明白這種道理。她接着說道：

「你知道吧，依蘭的丈夫回來了。」

這也是她遮羞的心理的一種表現，凡辦壞事的人，在無可掩蔽的時候，總愛另拉上一個人作陪襯。他們以爲這樣可以減輕的罪名。

老夫子說道：

「那很好！如果他們能團圓了，我的責任就可以謝去了。實在說，因為愛她，却憂慮到我的身後。你想，我比她大一半兒，將來怎麼辦？」

「可是我勸她說，你要有主意。他能把你的扔下七八年，可見他對你連一點恩情都沒有啦。你還理他幹什麼？張大哥對你可真不錯，好好積蓄點錢，下半輩子算得啦！」

他嘆了一口氣，說道：

「元配的力量是大的。依蘭始終沒有忘記她的元配丈夫。我決不把攔她。反正我對得起她就是了。滾！我這幾年的心也操夠了，罪也受夠了。」

「你回去，可別說是我說的！」

他回到家中，故意帶着笑容，說道：

「依蘭，我看你精神有點不安！」

「我就是要告給說的。老禮回來了。他去找着老太太了，老太太說我在大姐家。他又走了，再遲幾天還回來，老太太不敢作主，讓我和他見一面，由我拿主意。你看怎麼辦？」

「怎麼辦，那就在你自決了。你不要介意我，我希望你們團圓。老太太若是聰明的，讓他把人帶走。不要訛人家的錢，這幾年她並沒養你。老禮要是賠償該來賠償我，哈，哈……」

他狂笑了一陣，笑得依蘭沒主意。

遲了四五天，依蘭的妹妹來了。時光過得很快，她嫁給一個開車的，已經生下孩子。臉上雖有幾個麻子，出脫的倒比初見她時，像樣的多。他初見她時，她還是個黃毛小鴉頭呢！她之來，當是爲着那件事。老夫子故意躲到外間，讓她們談話。遲一會兒，她們出來了。依蘭問道：

「怎麼辦呢？」

她的臉發紅，嘴唇打顫。

「那有什麼！你去見他。鼓起勇氣！已到吃飯的時候了，讓三妹妹也在這里吃飯。吃罷飯，你們好去。」

雖然張媽端進來餃子，誰也沒吃好。依蘭還在那里猶豫，老夫子起來推着她說道：

「去，我現在對待你，和對待小白一樣。你要有勇氣！」

「把衣服故意換成樸素的，鞋也沒有換；怕得是她丈夫疑心。要走時，老夫子說道：

「這一去你千萬不要回來。你的東西，我不會要你的，讓三妹妹來取。你要回來，我這邊可是不留你。這是一種過節。」

在打磨廠的一個小店裡，依蘭和她的丈夫見面了。老太太故意躲在當院裡，讓他們夫妻直接談判。

他直出汗，却沒有說話，到老把白麵兒掏出來了。他讓依蘭，依蘭把牠扔在地上，連哭帶罵道：

「你是人麼？我以爲你變好啦，誰知你還是這樣兒？既然如此，何必又來找我？」

「我找你，就是要見最後的一面兒。我知道你現在跟人啦，你不愛我啦。」

『我愛跟誰，跟誰！你管不着！』

談判算決裂了。依蘭的團圓夢，算從此粉碎了。她不敢回老夫子那裏，先跑到鍾太太家求主意。鍾太太讓她先在家裡住一夜，明天再說，她們睡下了。依蘭睡不着，鍾太太也覺不是辦法。她們又起來穿上衣服，鍾太太把依蘭送到老夫子的門口。依蘭叫門房開了門，慢慢的輕輕的走進屋裡，立在老夫子的床前。

此時已是夜兩點，老夫子還面向裡在那裡看書。他雖有明快的理智，却勝不過火熱的感情。他想像人家的團圓，更感着自己的寂寞。同居五六年了，一夜也未曾分離過，愛聚不愛散的他，豈能忍受了這種情況！他想像着老醜一定是先請她們母女去飯館子吃飯，吃罷飯去看戲。此時他們已經回家安眠了。也罷，只要依蘭能得其所，他要硬抑住感情安心。總算辦一件事，依蘭的嗜好總算戒除了。

『你還沒睡着的！』

他嚇一跳，扭回頭看着依蘭垂首喪氣的立在床前，臉上好像有許多灰塵一樣的沒光彩。他翻身坐在床沿上說道：

『你怎麼回來了？我不是說你不要回來麼？』

依蘭流下淚來說道：

『不成，看他的樣子還有嗜好，我不願跟他了。』

『光看樣子不能算哪！』



依蘭要有魄力而且會事，跪在老夫子面前把實情一端一底的告給他，他一定能很熱烈的把她摟在懷裡說道：

『我的乖乖，你不要傷心，我們好好的過日期吧！』

可惜依蘭沒有這種見識。他從此對於她便失掉趣味，而且疑心她丈夫是個無賴，讓自己的妻子給他自己賺白面兒費。老夫子隨勢又躺在床上看書。

『我說，你聽我說……』

『說什麼！睡覺吧。』

他第二天起身，去找着柳三，約他們夫婦去吃正陽樓。到晚間他帶着依蘭同去了。他的意思，是請柳三夫婦把依蘭領到老龍那里。誰知那一對夫婦連談話都不會，吃罷飯只說了幾句辭不達意的話：

『就那樣吧，老龍那裡不必說啦。』

老夫子本想求個青紅皂白，一聽到他的話，不免失望。從此他雖然與依蘭同居着，那心裡總有說不出的芥蒂，對於她的行動也不大在意。

千里的大哥本來抽大煙，因為賦閒把大煙斷了。煙雖斷了，却每天喝白乾。這是戒大煙者的普通現象，因為身體上的痛苦，藉酒亦可以減去。千里怕他再抽上，把煙具放在自己屋裡。他有時累了，抽一口解乏。這便引起依蘭的注意，她便背着老夫子去抽一口半口的。他爲着校務忙，時常不在家；即在家，他爲着校對自己的書，也無暇往後邊去。偶而也見過一次，他除把依蘭罵一頓之外，拿着取笑的态度

向千里說道：

「千里，立正，咯，咯，咯！」

他故意架着膀臂，瀟着腰，學癡君子叫操。千里畢竟是聰明人，身體也強，隨便抽抽，並沒大妨礙。依蘭本有煙底子，抽幾天，便又上癮了。這事全院的人都知道，只背着老夫子。

在放寒假的時候，他當然在家的時間多。張媽與依蘭弄別扭走了，又叫來一個陳媽。她的手頭沒有張媽快，收拾爐子得費一個鐘頭，老夫子很想作點文章，她把爐子弄得直發響。他不高興，問道：

「太太呢？」

「去後院抽大煙去啦。」

陳媽剛來，不知避諱，所以直說了。老夫子扔下毛筆，去各屋裡問，都說不知道。後院的小花園裡有一間小屋，是持平的老太太的安宿之所。他看見裡邊的電燈備着，去推，推不開，他想着是老太太睡着了，不好意思驚動老人。及到持平的屋子一看，老太太正在那里抱孫孫。他馬上想起那小屋的門推不開，必是依蘭在那里弄玄虛。他趕緊跑到那小屋門前，見那門已大開了。他走到月亮門前邊，在燈光斜照之下，見依蘭正立在月亮門下邊，設若把月亮門比就鏡框了，依蘭就像一個吊死鬼的照片；面目悽慘，給老夫子嚇一跳。她的臉上生了許多黃水瘡，抹着一片黃一片黑的藥，所以在此時特別難看。他沒理她，她也沒言語。到屋裏，他說道：

「你要再跳到火坑裏，可沒人拉你啦！我先向你說。」

「怎麼啦？」

「你知道，我知道。」

老夫子雖這樣說，却沒想着她真又抽上癮了。

除夕之夜，將就寢的時候，依蘭報告給老夫子道：

「錢可花完啦，啊。」

他在初還以爲說笑話，因爲在臘月二十六發變俸時交給她的生活費，按日子算起來，決不會花完的

「瞎說！」

「真的！」

「房租交啦麼？」

「沒有！」

「要是沒交，那錢可差得多了！」

她還不服氣，一筆一筆報着，他一筆一筆的算，無論如何對不住頭。他揪她平素積銅子兒及角錢的匣子，光光的連一個也沒有了；又拿起來床底下的撲滿，兩手一捧，格外的輕。仔細一看，底下有個大窟窿。他真洩氣，於是拿起硃筆在撲滿上寫道：

「上有口，

下有孔，

不待滿而掬，

所以屢空。

嗚呼，此乃我的家庭之象徵。」

寫畢把牠放在茶几上。瓦質的東西上寫紅字，好像死人的墓中所放的墓磚及陰食罐上；被陰陽先生所畫的亂七八糟的符。依蘭要去摔破牠，老夫子厲聲道：

「敢動！」

依蘭退到床上流淚，老夫子不理她。

天未亮，後院鬧蟲蟲的聲音，吵着肉被狗吃了。老夫子所買的肉與千里及持平所買都在一塊放着。他起來去看時，持平的太太說道：

「張先生，我們放的肉都被千里的狗吃得吃，啃的啃，只有你的還是整的，不過被牠拉到後花園裡。」

在他們總覺得老夫子還便宜，而他心裏總想到是不祥之兆，非常的不痛快。

大家都互相拜年。東屋住了一位張太太，是後來撥進來的。她有三十七八歲，丈夫沒在家，有個小姐十幾歲了。張小姐也來給老夫子拜年了。這禮是該還的，但老夫子決無向張太太還禮之理。於是向他自己的小姐說道：

「你去給張太太拜年。」

沒娘的孩子總多少有點執拗性的，說道：

「我不去，姑娘那有去拜年的！」

她平素不大隱起張太太，所以這樣的推辭。他下着氣說道：

「去吧！你想我這麼大的老頭子，能去給比我年輕的婦人還禮麼？」

老夫子氣了，說道：

「爸爸這樣求你，你還不去！」

「我偏不去！」

他拉着她臂，用力一推，她被地板滑得摔在地上，臉上擦了一層皮。他還要打她，她叫起來，千里和持平的太太來拉開。午後，老夫子着實後悔，給她寫了一張字，一方安慰，一方勸勉。這無異乎爸爸給女兒遞的悔過書。她很受感動，所以不恨他父親而恨她的新媽。她知道她這頓打挨的，是替依蘭。

周圍的人都替姑娘抱不平，所以依蘭每天抽多少煙的情形，一五一十的傳到老夫子的耳朵裡。傳話最多的是陳媽。因為起初無意的告密，依蘭曾罵過她一頓。次之，是小姐。再次之，是持平的太太，她完全爲着不平，因為她是個熱情人。

過了燈節，依蘭與老夫子商量要走的條件。她畢竟是好人，說道：

「我前次的戒煙，你也真跟我費心力啦。我這次又抽上，你必知道是老釐回來把我的氣得啦。偏偏千里，又有傢伙，也許是他故意裝壞吧，天天讓我抽，又給我買。我不能傾你，因為你待我太好了。可

是你要知道我也够疼你了。是這樣吧，你給我拿三百塊錢，我去先戒煙。煙戒完了，我有我的主意。」

老夫子說道：

「這可是最後的一次了。三百塊錢雖不多，你知道，平素的薪水都是你管着的，我現在也沒有。好吧，我給你借去。」

持平跑了多少趟，才給老夫子借來三百塊錢，並且說道：

「似乎得立一張脫離關係的字據。」

「不用，她是好人，決無後悔的。」

老夫子不忍離別之情，故意預先躲出去。她把東西收拾之後，給陳媽及小姐罵了一頓，持平的太太哄着她，把她送回她的母家。

晚上老夫子回得家來，越想越難心。陳媽端進飯來，他把酒瓶打開，喝着流着淚。他想着他再造一個人，到老還是失敗；個人的力量，終抵不過社會。小姐把飯吃完了，他還是喝着。陳媽和小姐把酒瓶子拿過去，他就躺在床上睡了。睡醒一覺，實在並沒睡着，可以說躺了一會兒，他覺得別人都睡了。他翻身起來，又打開酒瓶子，把酒倒在茶碗裏喝。後來茶碗不用了，噙着瓶子嘴往喉嚨裏灌。又把四五瓶子酒都打開，喝喝這一瓶，又喝喝那一瓶，喝得鼻子流出血來。他想着電影裡邊酒館把空瓶子滾在地板上，怪有趣，他不管酒喝完沒喝完，就照樣辦起來。他又拿着酒瓶子往床上地板上四處灑。他不勝酒力，摔到地板上，想起起不來，於是放聲大哭起來。小姐聽得哭聲，把門推開去拉他，他想起他的元

配夫人，又悔恨在元旦日不該打沒娘的孩子，叫道：

『設若你的娘在世……我對不起孩子，你是我的孩子……』

他的舌根發硬，別的話說不出來，只會叫：

『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

持平，他的太太，千里，陳媽，都進來把他扶在床上，他哭着昏睡過去了。

周圍的人提倡復辟運動，陳媽和小姐都很熱心，持平的太太與老夫子的續絃夫人是有舊的，極願負幹旋之責。大家和他商量，他說：

『只要她能湊合……噫，也許比以前會湊合了，磨這五六年了。她是個很好的人，就是脾氣……』

持平太太在一個傍晚把他們母子叫來，坐到她的屋中，小山也來了。老夫子從外邊回來，跑進去，看見兒女頗有憐惜之意，向小姑娘說道：

『怎麼瘦了？』

『沒有吃的！』

他的夫人來一個硬釘子。他又向他的小少爺說道：

『頭髮那麼長，也不理一理。』

『沒有錢！』

又是一個釘子。老夫子把氣提在嗓子眼兒，眼看要發作，小山拉着老夫子道：

『到前邊，我有別的話。』

他和小山進到自己的屋裡，小山說道：

『無怪乎！我們的心是白用了。』

遲了。一會兒，他們母子走了，持平的太太進來說道：

『這是怎麼說的！我費了多大心力，她一兩句話，就完全弄完了。孩子真正餓着啦麼？連理髮錢都沒有啦麼？這不是故意給你弄難看麼？況且小山先生是她初見面的朋友！』

老夫子帶氣帶笑的說道：

『她的人格，我是非常佩服的，可惜是男性的，所以從前的朋友給她送個暱號，叫北宋大儒。又有朋友，給她叫冷宮主人。我原諒她，但不能相處。但人家也真有本事，拉弄那兩個孩子，甘願受寂寞。孩子三兩年就入大學啦，姑娘也入初中啦，她等着享兒女的福吧！我雖有好心，也沒辦法啦。我不能像持平孝順你那樣去孝順她。』

『我對持平就是那樣？』

小山在旁邊笑得喘不出氣來。

## 二十一



老夫子怕鐘太太在中間使壞，跑到她那里與她談話。他一進大門，只聽得她說道：

「來啦，來啦。」

及他到屋裡，她說道：

「正說你的，你來啦。你的太太也在這裏的。出來吧，老夫老妻的鬧什麼氣？」

依蘭的臉涼來梢的從裡間出來，好像當年在小三條那種模樣，隨勢坐到他的對面。他也不理她，只和鐘太太說話。

「警住兒幹麼？難道說真能誰也不理誰？」

雙方都沒言語。

「她要上醫院啦，戒好啦，從讓她回你家！」

「戒好了，我也不敢再領教啦！」

他的神氣很堅決。鐘太太說道：

「張先生哪，你太便宜啦！你們男子把女子看得太不值錢啦，幾百塊錢就能打發走一個女人？」

她哭了，因為她正和情人鬧經濟的糾紛。

「你要是真正不要她，她媽說啦，你給他拿一萬塊錢。」他發了脾氣，說道：

「鐘太太，你可不要說這話。她和我的關係，可與你和老劉的關係不一樣。你問她，我們是怎樣結合的！」

他立起身來，說道：

『我走了，錢，我是沒有的，讓她隨便吧。』

隔了幾天，他打聽得知依蘭真入醫院了，想釜底抽薪，又跑到鐘太太那里。鐘太太陪不是，然而還勸老夫子收留她。他拿起筆來寫了幾個條件，說道：

『你讓她把這贍清，寫上她的名子，捺上指紋，她就可以回去了。』

十天之後的一個晚間，老夫子在市場喝了酒，喝得非常多，醉薰薰的跑到鐘太太的家，她的情人正在那里，依蘭出院了，也在那里。她說道。

『進來，進來，不要緊，我給你們介紹介紹。這是劉先生，這是張大哥，是好人。』  
她說了許多盡是勸老夫子和依蘭和好的話。老劉說道：

『你也不必多說了，你把煙戒了，別讓張太太再抽你的煙，一切就都好啦。』

『你要讓我戒，我偏不戒！當初不是你讓我抽上的？』

『我現在戒了，你也應該戒了。兩三年啦，你見我抽過一口麼？』

『你沒有生孩子！有烟底子的女人，一生孩子，就得再抽上！』

她哭着把一切不應說的話都說出來了。老夫子雖然醉着酒，却感着不是味兒，楞楞地跑出來。依蘭隨後追出來，拉着他的袖子說道：

『我媽請你有話說。洋車洋車！』

她把老夫子扶在車上，拉到她的母家。一進門，他因受洋車的顛簸就出酒了。她給他拿水漱口，又給他拿仁丹。老太太說道：

「別鬧了，再開把感情都鬧壞啦！」

此時已是夜兩點，他胡胡塗塗的就睡到那里，天亮了，酒醒了，他很後悔。歸途又跑到鐘太太那里說道：

「你請依蘭把那張字據寫成交給我，不然，我是不讓她回去的。」

字據也沒立，在一個中午老太太她送回來啦。老夫子從學校回來，走到二門，陳媽把嘴一努，說道：

「又回來啦！」

老夫子走到屋裡看見她們母女在屋裡立着。他想着要是讓她們走呢，只有叫警察打官司。他會記得他的先師取笑他說過：

「你與有夫之婦同居，不怕捉將官裡去？噫，沒辦法，你又是個文學家！」

在此時他想到打官司，然而沒有勇氣。於是把惡氣變成好氣說道：

「老太太把你送回啦，我也不能讓你再走。你的烟能戒不能戒，我也不管，隨你的意吧！」

她拿起一瓶子茶色的藥水讓他看，說道：

「你看，這藥吃完了，就好啦。」

老太太說道：

「對——了——你給媽爭氣！」

她把對了的字音拉得非常長，是她說話的習慣。

陳媽當然辭工。老夫子暗地發笑：白麪兒的告密者是老陳媽，鴉片的告密者是小陳媽。依蘭逢着姓陳的就要倒霉。陳媽剛出門，依蘭就發潑大罵起來：

「不要臉的東西，她想把持我的男人。」

她罵得頗有道理，小陳媽在這一個多月裡，伺候老夫子實在盡心盡意，他的襯衫髒了，給他換上；他醉酒了，她遞給生冷，甚而至於他的襯衣領子折疊在裡邊，她會下手去把牠拉出來。她好像醫院的看護婦的殷勤；但看護婦的殷勤，是職務之應當；小陳媽的殷勤，便不免有問鼎之意了。老夫子在內心裏感着這種壓迫，怕再鬧出笑話，所以對於依蘭的回來，也覺得是大不得計的一個小得計。老夫子冷笑道：

「一個姓陳的算是想把持你的男人了，設若再有個姓陳的出來說你把持她的男人，你將怎麼辦？」

「誰讓她放棄權利呢？她把丈夫扔在地上，我把他揀起來，就是我的。」

姑娘得病了，初由大夫診斷，說是大腸發炎；繼而發見是腸結核。老夫子給她送到醫院裡，住了些時，她發脾氣，又回來了。又請中醫看，病愈來愈重。張媽只管下廚房，只得另叫個老媽子伺候。老夫子實在痛心，這時候才知道沒有娘的女孩子的痛苦。大家都覺得她是延挨時候，她終天問老夫子要毒藥

，他沒法辦，硬着心腸，上青島演講了。他把設若不幸發生的事的一切，託給學校的一個極能辦事的夫役。他並不是有意躲避責任，而是躲避情感。

他坐在火車上，時時發癡想，時時蒙自殺之念。幾度立在門口想往下跳。他很想讓火車發生事故，了結他的生命。

到青島之後，距演講的時候尚遠，他每天立在海岸上發癡想而且流淚。有一位女教員在北 聽過他的演講，很佩服他的學問，這時每禮拜兩次來領教。她把他領到很遠的海岸上，那里有許多亂石，潮水打着亂石發出響聲，他想到自身好像亂世之中的一個石，任潮水的衝激。潮水來了，他沉沒了；潮水退了，他露出臉來。他們揀了許多蚌殼捉了許多小螃蟹，還拾了許多小石頭。那女教員的男子是體操教員，她自己教國文。但她的體格和面目，正像教體操的，真不愧為體育教員的太太。他想着人家的遇合，感覺自己的空虛。

歸途，又遇見一個女教員，是在北京教小學的。她的明快，她的和藹，處處使 he 想到他的續絃夫人也教過小學。一出火車站，在已經昏黑的馬路旁，看見那女教員與一個男子拉着手，這是她的情人來接她了。這些對於老夫子都是諷刺。

他的姑姨於陽曆八月逝世了。她在未死之前，把許多文學書收拾到一塊，囑咐放在棺材裡 有幾本是他要用的，他也不留。她的衣服，伺候她的老媽子要要，依蘭不願意，他說道：

『人都不要了，還爭那東西幹麼？』

依蘭氣了，一切不管；那老媽子拉走兩車，把不應該拿走的東西都拿走了。一時頗有人亡家敗之象。二門外有位張太太，是最後搬進來的，年約三十左右，矮矮的身材，小模樣很好看。據說因為抽大煙，丈夫與他離了居。但因為有個男小孩，婆婆還暗地供給她生活費。在老夫子上青島時，依蘭把她領進自己屋裏抽大煙，姑娘病得要死，也沒人管她們。老夫子回來之後，依蘭常跑到她的屋中，因為張太太是年輕女人，他當然不能去看她們作什麼。一天午後，她們倆上街回來之後，她的老媽子送給依蘭兩個烟泡兒，被他瞧見。他向張太太說道：

「張太太，你開大煙館的！」

說畢，賭氣出了門，她大罵道：

「教授！什麼教授！說話能有那樣不留情的？」

從此依蘭不能再向老夫子說她自己已竟不抽了。她的母親又讓依蘭的姨母出來轉圈子。她說：

「你們快搬家，我伺候她，我監督她。」

他說道：

「家我是要搬的。至於戒煙麼，我覺得白費事。」

「再試這一次，費用由她母親拿，戒好，你再還。不必住醫院，每天讓她母親陪她到醫院，回來，我照管。」

好容易找下一處房子，是房東的後院。原有脚門的，老夫子把牠鎖住。每天她母親陪住她上北方醫

院取藥，她姨母住了兩天，便一去不復來。她母親也覺怪麻煩的，後來就讓她獨個去取藥了。折騰幾天，她說她戒了，老夫子冷笑着說道：

「再一輩子吧！」

她的黃水瘡又大發了，滿臉稀溜溜的。老夫子給她錢讓她上醫院，去一兩次便不去了，因為她把醫藥費買成大烟抽了。她在什麼地方抽的，他因忙於校務，也無暇盤問。她弄些中藥在那里敷衍，那藥的氣味非常大，噲得他不能睡覺兒，他的嗅覺是最靈的。他有一上鐘太太那里說及此事，她說：

「她向我賣清高，說她自己不抽了。她與張太太每天上福祥家去抽煙。你還不知道嗎，她讓一個夥計給她燒煙，夥計婆吃了醋，打了她一巴掌！」

老夫子沒有辦法，只有跑到審子去，連夜不回家，讓她自己覺得沒趣。她着急了，去找着小山等一班朋友。朋友們與老夫子在慶和堂吃了晚飯，一齊推着他回家，說是在那里打牌，暗地却是給他們和事。小山這時雖然能走動，但病已很重了。他坐了一會兒，很沒氣力的起來要走。

依蘭說道：

「小山先生，沒事兒來玩啊！」

「我恐怕不能再登你們張府之門了。」

小山回家，果然一病不起。老夫子曾去點過他兩趟，他還說了許多安慰老夫子的話。最後一次，他跑到時，小山已不能言語了。迨大家把他送到德國醫院時，他瞪着無神的兩眼。老夫子說道：

「小山，我是費村。」

他彷彿要點頭。到傍晚，他就逝世了。他的不再登門的話，竟然成了讖語。喪事以畢，老夫子常常有這樣的感想：爲了一個抽大煙女子，連累許多朋友爲自己憂心；這樣的女子是可以槍斃的。因而想到不惟依蘭應該槍斃，鍾太太，張太太以及凡抽大煙的女子都應該槍斃。她們只要抽上，沒有個戒，都是斷斷吸。監督嚴了，她們戒了，稍一鬆懈，便又抽上。犯病，生小孩，都是她們再抽上煙癮的好機會，好理由。世界上沒有硬心的男子，能看着他的女人癮得要死，而不讓她再抽。這時候，任金剛也須低眉，讓她抽一口，救救急吧！你只要讓她救一次急，那急可就連着來了，到結果你只有承認這既成事實。要是有一小孩的話，你更因爲憐愍而惜母。除非你真有錢，把她當成廢物；不然的話，她的一切事，你都替她代勞，而且你還得倒過來去伺候她。男子要必須操持家務，他的學業，他的職業，他的事業可全都完了。她不僅抽乾了你的本身，而且吃斷你的子孫。老夫子在雜誌上看見一篇不大成熟的小說，敘述一個兒子對於他死去的父親埋怨着說：

「父親死了，留下一個野雞，終天躺在床上抽大煙。」

他覺得這是他身後的寫照。

「煙是不能戒的，除非槍斃！」

他走到大街上，只要看見迎面來的女子面黃肌瘦，他嘴裡必定說：

「槍斃！」



他把這「槍斃」二字，一天不知說多少次。在晚間的睡夢裡，他夢見他把依蘭槍斃了，他在法庭上哭著申辯他有殺她的權利：

「這人不是我殺的，殺她的是大烟，殺她的是社會。我從大煙和社會的魔手裡把她奪出來，遲了六年之久，又被那魔手奪回去了。我別無理由，法官，你們要知道詳細，請看我這本供狀。」

他這供狀上所寫的，就是本書上邊所寫的情形。他又說道：

「法官，你們要認爲殺人者死，沒有例外，我伸着脖子等着。但是，你們有力量把這真正的殺人者判決槍斃之罪麼？恐怕沒有那麼大的子彈吧？」

說畢，他伏地大哭。

「你哭什麼？哭我的，夢見我死了？」

依蘭把他叫醒，她還認爲老夫子對她有過去憐憫的恩情。老夫子認爲冥頑不靈，沒有說出原由。

在這樣淒慘的情景裡過了一個正月。到了二月，天氣漸暖了，公園的茶座擺出來了，老夫子在晚飯後把他事變後的唯一朋友文友知會到老亭子飲茶。在涼風習習的夜裏，一直談到十二點鐘，他把經過的全部公開於他的朋友。文友聞之嘆息不止，說道：

「好吧，你想怎樣解決，我候你的信，我一定幫的你忙。」

他於次日又把這種情形告知趙二爺及祝胖子，胖子說道：

「我們都以爲你捨不得，所以在去年你們鬧時，我們都不敢過問。你知道吧，去年小山把律師部給

你請下了。文友和趙二爺說怎麼辦，我願跟隨他們給你幫忙。字據是必須立的，你不要太麻胡了，把人看得太好了。我還沒向你說的，在小山死後的第三夜，我夢見軍隊把小山拉走了，你在後邊說：「我去和他們說理去！」跟你在白天那慷慨激昂的勁兒一樣。可是你一去，也沒有出來。我哭醒了，告知內人，內人說：「你千萬不要向張先生說啊！」所以我警到現在才告你說。」

「那有什麼關係呢？活着也不過多出點洋像！但你這胖子還會做夢，還會替朋友哭，我真想不到。你是能活大歲數的，你作的書有名稱啦麼？我倒替你想個名子叫龜齡集。」

「別胡扯了！我不會哭，就會。」大成哥有三多，屎多，尿多，眼淚多。」哭是你的特權！」

「這是神經衰弱表現。古人說會詔媚的人，會流淚，我不會詔媚，淚倒直往外流。從今後，也許不流啦吧？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遲了幾天的傍晚，老夫子回家等了好久，依蘭方回去，他很嚴肅的說道：

「依蘭，你要是能悔過，我們還和好如初。現在已十點鐘，我還等着你吃飯，你上那里去啦？請你坦白承認。」

依蘭的頭腦畢竟簡單，說道：

「張媽拿的煙灰，讓我去找人賣去啦！」

老夫子立時變了臉說道：

「你什麼事都辦？你要走到街上，被警察搜出來，把你拉到警察所，你丟的是誰的人？」

他拿起茶碗往她臉上摔，她躲到牆角起。他又拿起所有的茶具往四處扔，在楔子裡邊所提到的牡丹花紅茶具，幸而在櫃子裡邊，所以成了僅存的紀念品。他此時像吃了丈夫再造丹一樣的發瘋，拿起鐵通條，隨便亂打，依蘭像猴一樣的跳到院中。他打壞了書櫃上的八塊玻璃，退坐在沙發上喘息而且痛哭，依蘭早往她家跑了。

次日傍晚，她母親把她送回來，說道：

「別鬧了，感情都鬧壞了！你不是怪愛她的麼？」

「感情已經壞了！我要不愛她，不會受這七八年的罪！你來了，我不會當着你的面，發脾氣。我只告你說，我們不能在一塊了。」

老太太這一夜沒有走，老夫子也不大理她，她住到老媽子屋裏，僅隔一道牆。

「我說：你聽我說，扭過臉兒來！」

「你還說什麼？你聽我說，明天我請朋友來替我們解決。」

讀書人全是好人，三位朋友沒有一個不替女子着想。老夫子的意見，是每月津貼她一百元的生活費，以三年為限。趙二爺主張一齊拿出來三千六百元，從此一刀兩斷。他們怕她要得再多，所以先說出二千四百元的數目，預備她爭出來了再添。誰知依蘭並無別的話，趙二爺未免失了望，說道：

「老兄有錢的時候，應該再給人家補一千二百元。」

老夫子說道：

「好吧，我給她預備下棺材錢！」

文友把字據寫成之後，念着讓雙方聽，老夫子便又痛哭起來，說道：

「這感情我是受不了啦。我走了。依蘭，你所需用的東西隨便拿吧！你要是死了，我給你買一口棺材。胖子，請你叫個夫役來看門吧，張媽在上午早走了！這個家由你們處理吧，我不忍再看啦！」

遲了一個月，瀟湘館的小老九的媽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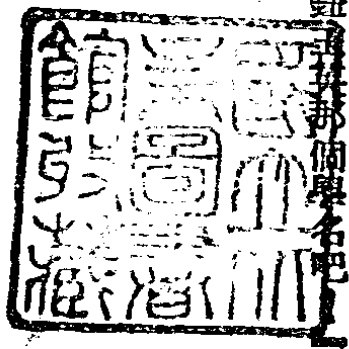
「聽說六爺快結婚啦？六爺真利害呀，我說讓小老九跟你，你說不結婚啦，我們以為是真的，你算把我們騙住了！」

「謝謝你們，我實在打攪你們，你們這里是我的避難所，多謝小老九對我的厚意。」

小老九說道：

「我送六爺點東西，你缺什麼？」

「銀杯吧，一輩子啦，還沒人送過我這東西。我想補這個缺陷。下欸就請用你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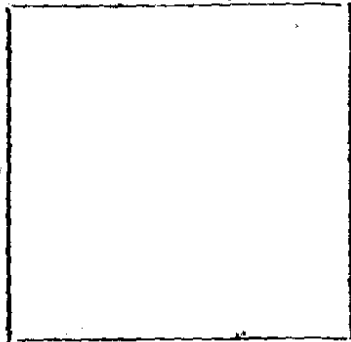
華北文藝叢書之九

影

趙 蔭 棠 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付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一日發行

版 權 所 有



1 ————— 5,000

發行者 北京南池子東華會館內  
編輯者 華北作家協會  
印刷者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聯幣四拾圓

